

快 樂



涵秋主任

第十一期

三羽生

上海世界書局發行
THE MERRY MAGAZINE

通

敬啓者本雜誌銷路爲雜誌界冠採集稿件新舊參半類皆海內名流所撰述趣味濃郁允稱獨步倘蒙一定閱請將下面定單裁下詳細填註連同書款寄費一併惠寄上海四馬路世界書局當卽准照辦理按期寄奉決不擱誤耑此佈告順頤

告

價	零售	每期	實售大洋二角
半	年	十八期	實售三元三角
全	年	卅六期	實售大洋六元
目			
寄			本國每期一分
費			日本每期三分
			外國每期四分
			郵票代送
			十足通用
			以示優待

台綏

上海世界書局快活小說社謹啓

逕覆者頃閱

單書定

貴社通告藉悉新出快活小說趣味濃郁售價低廉甚合鄙意用
特預定 期(自第至第期起) 分悉數寄奉至祈 察收務請按期照寄遞交
收爲荷此請 省

啓月日

上海世界書局
快活小說社

台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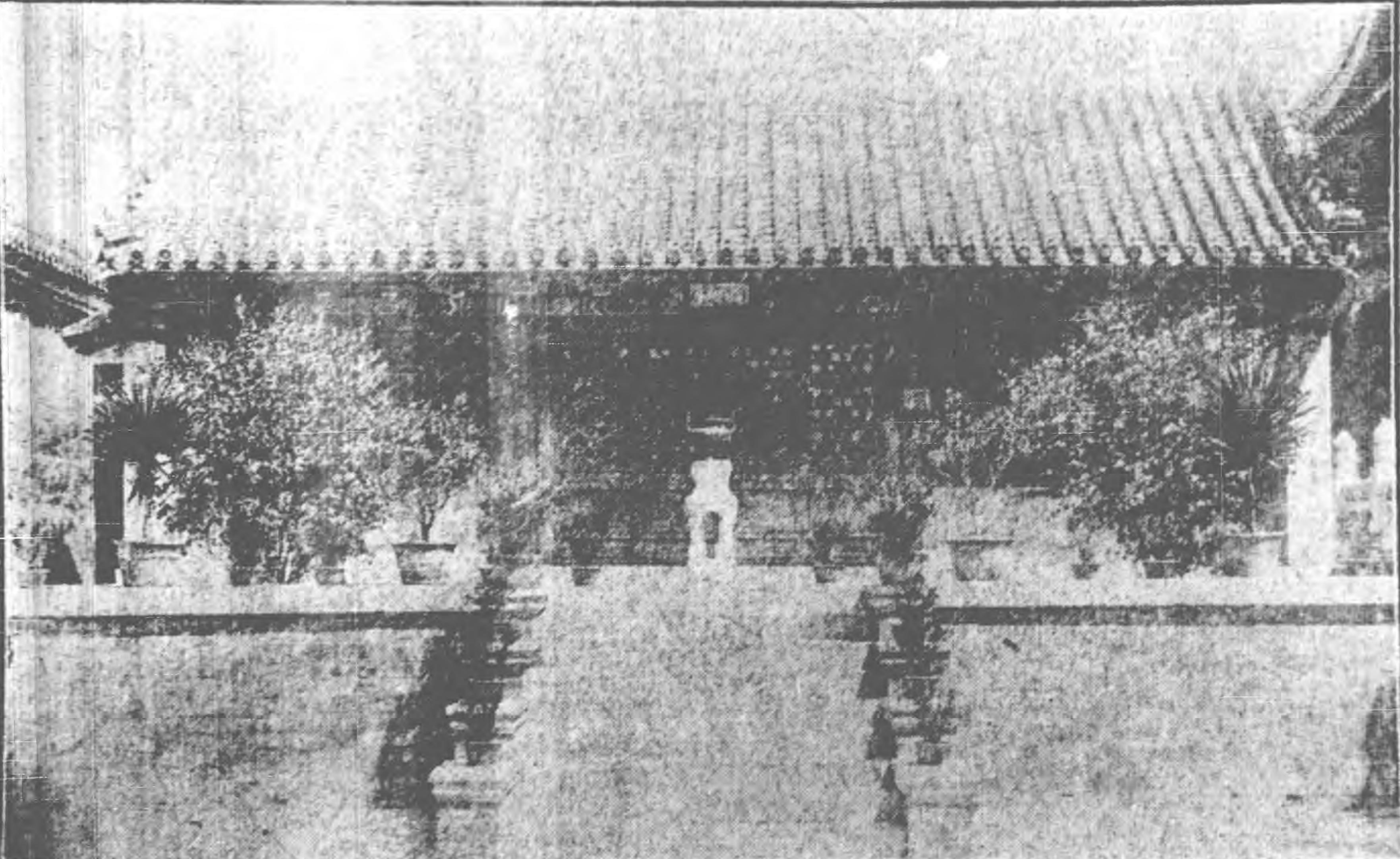
北 京 名 姬 小 凌 波 摄 影



微步凌
波影陳
王感洛
神待將
無盡意
密寄慰
思甄
惜花題



花葬玉黛) 裝化之雲眠趙述撰刊本



清宮浴德堂



(物古宮清) 佛 瓷 健 白 隆 乾

編輯餘瀋

記者

本刊十二期『避暑號』中載六大名著一爲江紅蕉之『園中』情文秀麗不啻新大觀園之一幕二爲沈禹鐘之『瓜棚下』敍鄉村樂趣神態悠然三爲王蘿草之『雪浪春痕』描寫山中勝景含有無限風趣四爲張碧梧之『新婚避暑記』中有製造冷空氣吸收太陽熱之說理想新奇令人稱快五爲程瞻廬之『清涼世界』勝地豔福一時無兩六爲張舍我之『三度避暑』於幾度名山中發覺婚事變遷之隱痛可爲青年求婚者之鍼砭

十二期又載姚民哀之『賣花姊妹』陳蟄庵之『如此良人』述妓女苦況淒涼欲絕如『盜穴尋妻記』『白馬生』『賣錫婦』均爲武俠傑作

十四期爲特刊『新婚號』全載名人著作事跡雖不越新婚範圍而豔情慘劫趣聞諸話諸體悉備咸具妙趣讀者定能滿意

『新婚號』中特載海上說夢人新著『有情眷屬』長篇小說一種哀樂絛變情海生波爲作者最近得意之筆計有二萬餘字一次登完

本刊徵求『偵探號』『滑稽號』『離婚號』『女子解放號』各種名著無任歡迎



目次

□ 快活第十一號目次

◎ 短篇小說

小說題問

東方亞羅

森

盜寶

摩

東方福爾

斯

一個嗣子

羅

蘋奇

案

古

何樸齋

俞慕

古

程小青

海

上

說

夢

人

張舍我

江紅蕉

鄭際雲

華吟

水

的小說

發財

平湖少爺

狂笑

日光彈

小影戲

鄭際雲

華吟

江紅蕉

嚴芙孫

電燈廠



目

次

小債 小社 小社
說探 說會 說會

家庭現形記
老殘新遊記
毒瓶

鄭正秋
楊塵因
張碧梧

金闔情眼.....劉豁公
酒樓.....范烟橋
壁上的畫.....笑佛女士
新婚罪人.....俞印民
再嫁.....吳調梅
誰是愛情的酬報.....章怡巖
◎長篇小說◎

二

活 快

秋涵李都江任主輯編
石雲張山錫輯編事理
者述撰約特

次爲少多畫筆字首以

王蘊章	王井水	天涯過客	江紅蕉
沈禹鐘	李定夷	何海鳴	吳訥之
吳公雄	吳調梅	姚民哀	俞印民
海上 _{說人}	馬二先生	徐枕亞	徐半梅
笑佛女士	孫季康	范烟橋	唐忍庵
張枕綠	張碧梧	張舍我	張敏笙
張慶霖	張子樵	章怡巖	陸聽鶴
陸律西	淑英女士	許指嚴	許廩父
程瞻廬	程小青	惲鐵樵	鳳雲女士
楊塵因	葉小鳳	趙眠雲	趙赤羽
鄭正秋	鄭逸梅	劉豁公	謝豹
嚴獨鶴	嚴芙孫	嚴謗聲	龔餐秋

□ 小說問題：自由戀愛的研究

張舍我

(一) 郭又新是北京一個最著名大學校裏的畢業學士。他學習的是哲學專科於倫理學與社會學兩科。很有深邃的研究於人生哲學的一方面。更有嶄新的思想和獨闢蹊徑的見解。他做學生時往往提着一枝筆作萬言左右的長論。登刊在校中出版的月刊上發表他的主張。不待至他畢業時社會上已公認他是個新文學。但學校裏的教授同學都稱讚恭維。他是新中國新文化的强有力指導者。就是在國民一方面和一般讀者也都稱許。他是個有思想能文章的少年。國內的新聞雜誌也爭相轉載。他的論文他的主張雖引起了許多人的反對。非難。他的聲名卻因此愈弄愈響。遠傳遠了。

大家。他的心裏也自許我認為可以實行的主張。或足以受一部份人的歡迎而逐漸打破社會上的舊習慣。他想我在求學之前原是立志要做著書立言的事業的。現在這希望固然有一部實現了。更應積極做去。所以他卒業受了學位後不去就進款豐厚的位置。卻回到家裏去閉門著書。

但他要閉門著書以前還有一個極重要的問題。必須解決這個大問題就是所謂婚姻問題。了。但他不承認這是婚姻問題。說這是男女戀。

愛的關係罷了。因為他的妻子是在他小時父母替他訂定的。到他二十歲結婚時也完全是。他父母的主意。他自己沒有什麼可否。結婚後他見新娘面貌倒很端正慈祥性情也很溫婉。和易待他也十分體徵細到。伊會對他說我已是你的人了。我必須盡心盡力的愛護你。他雖覺得這句話有些奇怪。卻也不能拒絕伊的好意。也有些不忍去冷淡伊。孤負伊。所以他那時的待伊着實很濃蜜。後來他出門到北京去讀書了。起初他還寫信給伊。說許多別後的話。但

二三個月後他只不過寫信給他的父母信內發快活但是伊的丈夫和伊見面後開口第一也沒有一句提及伊了伊很惶惑伊的公婆也很奇怪暗想他們的兒子在北方一定有了外遇了因寫信去責問他他不但不理且說他未曾娶過妻子伊聽見了氣得幾乎發昏生了二個月的大病郭又新在北京專心求他的學問努力於新文化的事業無論暑假寒假他都不回去四年後纔到家裏父母見了自然格外歡喜他妻子見了他的面怨憤都消了伊暗想我們夫婦的感情或者從此可以恢復了所以益

句便說

我要同你離婚了

伊突受這意外的驚嚇好似伊的背脊上被人澆了一桶冷水頓時汗毛聳然好久開不出口來等了一會伊壯着胆問道你爲什麼要同我離婚我犯了什麼不道德的事或在何處我失了婦人應有的職分使你要離棄我在名聲上我已做了你七年的妻子在實際上也已同過了三年的夫婦生活我的待你愛你秉着良心

說已到了極點了。

伊的丈夫道：你沒有犯什麼不道德的事也沒有失去婦人的驕分。我要同你離婚，因為我們的中間沒有戀愛，就是真的戀愛，我們雖過了三年的共同生活，但是沒有意識的沒有共同的興趣的，卻是勉強的虛偽的。那時我被中國的舊習慣和遺傳的毒性束縛住了，朦蔽住了，所以沒有覺得，但是到了現在呢已經覺悟了。明白了再不能背了我良心上的主張，以致犧牲我的幸福，因為我不愛你，勉強愛你是最沒

意識的舉動。

妻子道：我只知道我終身是你的妻子了。我只曉得我終身跟着你走，愛你到死了纔休。又新道：你果然愛我麼？你爲什麼愛我的呢？伊端容答道：我真心愛你的。我只曉得愛你，不懂什麼不什麼？又新冷笑笑道：你只曉得愛，不知道愛的緣故，可見得你是盲愛了。盲愛的害比不愛爲烈……總言之我不愛你，你雖愛我沒有結爲夫婦的原理在內，因為『單戀』就是一方面的愛是愚夫愚婦的行爲，決不是我們有思想。

的人做的……

妻子道便是你厭惡我不喜見我也不必離婚只要你出去自尋你的『愛者』我只求你仍

許我住在這個家庭裏一天三餐布衣溫暖便

心滿意足了丈夫冷聲道這個更沒意識了更作爲了你必須回到娘家去姓你自己的姓伊悲聲求道你若一定要逼我回去我沒有面目生在世上了他卻哈哈笑道癡了癡了離婚有甚關係呢我爲我的主張和幸福起見不能不逼你回去

伊終被伊的丈夫強迫離婚回家去了伊並不犯罪但社會上的人很攻擊伊譏笑伊伊沒有能力和社會抵抗所以伊只得自盡了

(二)

少年著作家郭又新的名望一天大似一天了他著的新書批評家沒有一個不讚他思想新穎文辭優美的所以那些報章雜誌裏『書報批評』的一欄內幾乎天天登載那些頌揚他的話他接到外面恭維仰慕他的信案頭信籃內也積疊得盈尺其中發信的人老少男女都

有而尤以少年男女為多。他見了這種信只是心花怒開，喜不自勝。兀自不敢怠慢，立即作書答復。那些人得了回音，也有來和他面晤互通殷勤的。因此便結成了朋友。而在這些朋友中，他覺得一見如故的要算是一個娥黛夫人了。娥黛夫人也是個極有新思想的新女子。伊很竭力於新文化的運動，竭力打破社會上輕視和壓服女子的惡根性。凡是婦女的結社集會，總有伊的姓名在內。而且公認伊是中堅分子。有力分子伊很研究雄辯學，極有演說的能力。

伊的筆墨雖不十分通暢，卻也極喜歡「操觚」一作文長篇累牘的發表。伊的主張所以伊很想在言論界上佔一個位置。伊見郭又新的思想和議論和伊很有吻合之處，已承認他是伊的同志。又見他名望日高，受羣衆的讚美頌揚，益發使伊欽佩，羨慕。至於極點。有一次伊曾對伊的丈夫說：郭又新是新文化界上一個功臣，也是著作界中的一顆明星。我佩服他到極點了。伊的丈夫答道：是呀！我也很崇拜他。現在伊和郭又新相見了，自然更崇拜他。不時拿着伊。

的文稿來求他。指正又新覺得在藝術上得着一個摯友實在比得着外面社會上盲式批評的讚揚價值要貴上幾十百倍。所以他竭力的引導伊替伊修改文字校正思想替伊將文章送到報章雜誌裏去登載。有時並且故意在他自己的著作裏引用伊的語句或見解。社會上一見這個大文豪在那裏表揚伊便也漸漸的注重。伊欽佩伊讚美伊半年後伊也果然得了羣衆的一個「女文豪」的稱謂了。

快活以外伊還發生一種祕密的感覺。伊自己雖然不十分明白卻已顯露在伊的舉止言語。容色裏了。大凡人的感覺一經顯露便能變動別人的情和意。郭又新和伊相識後早已起了異感。不過自覺爲期太早不能鹵莽總須審慎。故很遏制他心底下的私見。不料這正面的異感已尋得了反面的吸力。吸力逾大異感逾烈。娥黛夫人心裏的感覺一天顯露一天又新對伊的熱忱也一天利害一天他起初以爲這是不應當的。但是這個思想沒有經歷一分鐘便

被他人生哲學的新觀念打破了。以爲這是尋求真幸福的路途。我如何可以棄着不走呢？他和伊差不多沒有有一天不相見的。有時伊早上便到他的書室裏來了。兩人有時討論。有時談笑。往往到夜深了。伊的丈夫差僕人來催伊去。伊纔回家。有一次伊爲了家裏一件事。一星期沒有來見他。他寫信去詢問。回信說伊實在忙得走不出來。他在這一星期中有六夜沒有安睡。在日裏提筆作文。竟不曉得他腦筋裏要寫的是什麼。晚上一到了床上。兩眼還未闔。便

夢。夢似的覺得伊坐在他的桌旁了。在別人一定。要說他入魔了。但是他是一個澈悟的人。以爲這有什麼罪惡不罪惡呢？這是我真正戀愛的起點。自由戀愛的萌芽。一經萌芽。總可以生長。開花結果的。我何苦要摧殘自己的幸福呢？郭又新自己覺得良心上的主張。並無不適當。後便對娥黛夫人直捷的說了。伊聽了他的話。只是嫣然的微笑。不肯像他的坦白直說。他再誠懇地對伊說道。夫人你不信我的話。歷我的愛。你不是最神聖純潔的嗎？由藝術而生的戀。

愛不是最高上純潔的嗎。你爲什麼要拒絕這

高上純潔的戀愛呢。你不是崇拜我的著作到

極點的嗎。你不是愛我的著作。自說已到了最高點的麼。那麼你一定已觀察到我靈魂中的奧秘了。我靈魂中的奧秘不是充滿着循環而

流的戀愛你的血液嗎呀！娥黛夫……

……我的愛者像你這樣聰明的有思想的女子竟會不明白我的心嗎……又新說到這裏

將手按着胸際作很懇摯的表示。目光凝着直注伊的臉上。三分鐘後他舉手輕拍他的前腦。

道。你竟不曉得我的腦筋是什麼嗎。說畢又呆呆瞧着伊。

但是伊仍現着神祕的微笑。道。要是我不愛你呢。我說我沒有戀愛你呢。又新很快的答道。那麼我要自盡了。

伊仍微笑道。這是不值得的。你何苦爲了『單戀』而死呢。爲『單戀』而死的不是人類中

的至愚嗎。

又新急辯道。我決不是『單戀』的。我曉得你是戀愛我的。你是愛我到二十四分的。我在這

幾個月內仔細觀察你的舉止言語感覺確信。你。是。同。我。走。在。一。條。道。路。上。要。達。到。一。個。共。同。的。目。的。但。伊。也。辯。道。郭。先。生。你。別。弄。錯。了。我。只。欽。慕。你。的。藝。術。也。可。說。我。是。祇。愛。你。的。藝。術。卻。沒。有。戀。愛。你。的。人。：：他。搶。着。說。道。呀！好！你。承。認。你。愛。我。了。爲。甚。還。要。推。諉。她。黛。道。我。不。能。愛。你。我。有。：：他。問。道。你。爲。甚。不。能。愛。我。伊。答。道。『他』還。在。我。不。能。愛。你。『他』愛。我。到。極。點。了。我。良。心。上。不。能。戀。愛。你。

背。『他』又。新。聽。了。很。快。活。的。說。道。你。說。你。對。他。只。有。不。忍。之。心。可。見。你。已。不。愛。他。只。當。他。是。一。個。人。或。一。個。尋。常。的。朋。友。了。你。爲。甚。要。同。一。又。新。笑。道。難。道。戀。愛。要。受。什。麼。拘。束。的。嗎。你。既。

個朋友住在一起。卻加上一個夫婦的名義呢。我的愛者。你別自己欺騙自己了。你快戀愛你所戀愛的罷。說着不待伊的回答。將伊緊緊抱了。好似發了狂一般的亂吻。伊的兩頰。伊也忽然似喝了迷藥的如醉如夢的伏在他懷裏閉着眼。安受他的撫慰。

等一會伊醒過來了。又新對伊說道我們的戀愛已成了結晶體了。伊道你的『單戀』到底被你達到了目的。我不知道以後怎樣。他道有什麼怎樣。我們的戀愛是永久不變的。永不會

改變的。伊微笑道我不愛你了呢。他道這個決不會有的。因為我們的戀愛是根據於靈魂中的最高點就是我們靈魂中的同情和摯誠所發生的。這是人類心靈中最微妙的結合。伊仍作淺笑道要是我的心靈和別人的心靈發生了同情而生戀愛那麼你當怎樣呢。他道自殺的……一定自殺。然而這個決不會的。伊直捷的質問道你剛纔不是說兩姓戀愛分裂了便沒婚姻存在的理由嗎。你爲甚要爲了沒理由的『單戀』而死呢。他想了一會只是無言可答。

那日。娥黛夫人回家立和伊丈夫提起離婚的談判。伊的丈夫驚極了。無異青天白日忽地裏。霹靂一聲把他震個半死。他操着斷續的聲音道我愛……你待……你到極點了。無論精神上肉體上你的自由也到了最高點了。我有甚待虧你。你……你竟……起初伊似乎很感動。但不到一分鐘便消滅了。伊說不出什麼理由來。只答道我不能愛你了。我不愛你了。請你也別念我丈夫。道你能不愛我。你忍棄掉我。但我一身靈魂中所有的愛都灌注在你身上了。你

去了。我的戀愛便沒有了。世間無可戀愛的了。你去後我唯有……一死！伊強笑道。你愛我。我未嘗不明白。你也的確沒有待虧我。但總而言之。我不愛你了。兩性的戀愛分裂了。你的戀愛便和我沒有什麼關係。戀愛是自由的。我去戀我所愛你去愛你所戀。這豈不是最平等的最無奇的一回事嗎。

三天後娥黛的丈夫發了狂了。橫衝直撞的跑到馬路上不提防被汽車撞倒在地上。於是汽車底下的冤鬼又增了一個了。

那時伊正和郭又新並肩坐在沙發上笑談他的發狂事。又新道：「單戀」而發狂真是世間第一等愚人。

(三)

娥黛和郭又新同居後三年內兩人「志同道合」共同的夫婦生活非常有興味。又新著作的名望也日高一日。他的筆墨生涯也一天忙似一天。至第三年後他一天到晚的光陰都在沉思。考慮。握管作文的中間過去不但沒有閒暇。尋樂的功夫就是飲食也要草草了事。他夫

人的著作文字漸漸不及去修改校閱了。伊見他很忙也不敢多去攬擾他。但伊面着他默默瞧着他不說什麼他也只管想他的寫他的。伊漸漸覺得沒有興味了便不時到外面去走動。社會上的人都曉伊是大文豪的妻子女文豪。沒有一個不爭先恐後的逢順伊諂媚伊頌揚。伊伊覺得快活極了。復又東去開會西去演說。有時偶然將伊近狀講給又新聽。他也非常贊同。因此伊益發喜歡到外面去了。

如此約莫一年後有些消息傳到這個大文豪。

的耳管裏了。那些消息便是說他的夫人近來結交了許多男朋友同進同出。儼如夫婦恐怕要於他有些不利。這大文豪聽了只是哈哈而笑。說這輩人不開通之至了便是伊領伊的男朋友到我家裏來我也很歡迎。因為我曉得我和伊的戀愛是不會變的。有人取笑他道：但戀愛是自由的。你那裏縛得住呢？大文豪笑道：如此你更不曉得自由戀愛的真意了。我們是真自由戀愛的。不比那些以肉慾爲戀愛極點的。

『事秦事楚』一隨他們的喜怒別人聽了倒也有些很相信這話的。然而大文豪的話到底不驗了。伊漸漸地一天到晚的在外面了。後來漸漸地竟不回家了。他還是深信伊對於伊這種行爲一點沒有疑心。人家在背後議論伊。他聽見了只是笑。他們的見識不廣。他仍埋首案頭。鎮日價做他著作家的事業。一天午後他正低着頭。一隻手臂支着前額。額上青筋暴漲。顯出他正竭力運用他的腦力。忽聽得面前有輕細的聲音呼道：郭先生。他不覺一怔。忙抬頭看時却是他的妻子娥黛。

伊身旁還立着一個風度翩翩的少年娥黛。不等又新開口便指着少年說道郭先生這是我愛友自今日起我便和他實行戀愛的共同生活了因此我同你的戀愛已經分裂不能再生爲夫婦也不應以戀愛不同的人強住在一起加上夫婦的名義這是你素來所主張的所以今天來對你告別一聲請你不必念我說着整整齊齊的向他鞠了一個躬拉着那少年一同走出去了。

但這著作家郭又新的思想和見解怎樣呢作
者不敢說了他曾對娥黛說伊若棄了他去戀愛別人他要自殺的但他同時又說兩性的戀愛既經分裂了此方面的戀愛雖沒消滅也不應該再去戀愛那對方面了因而斥責那「單戀」的男女就是他的第一個妻子和第二個妻子娥黛的丈夫爲天下之至愚作者既不知他的立誓是出乎至誠的還是感情的也不曉得他的主張和見解是和行爲合一的作者更不明白他是情感熱烈的人或者是主張堅固不變的人所以他現在身歷此難關了究竟他

是否自殺或者竟於娥黛和那少年去後一笑。置之毫不爲意這個問題作者不能解決也不敢解決還要請有思想有腦力的讀者給我一個適當的答案。

◎登韜光寺 海容

靈鷲峯頭寺清幽少俗氛竹深人不見木落鳥成羣海氣蒸紅日山泉瀉白雲我來遊未足莫遣暮鐘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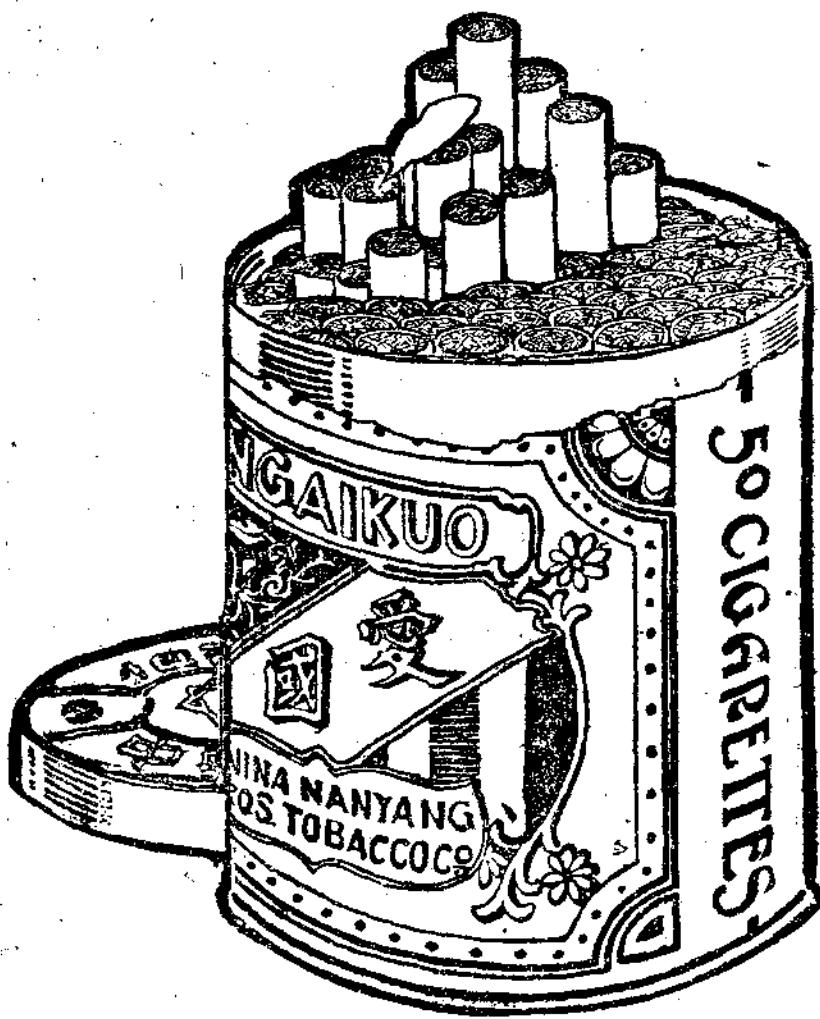
唐名妓薛濤字洪度本長安宦家女父沒流落蜀中遂入樂籍有才名當代士大夫咸重之製箋供吟號薛濤牋今之八行書猶有沿此名者當其八九歲時卽知聲律其父一日指庭梧示之曰庭際一梧桐聳幹入雲中令濤續之濤卽應聲曰枝迎南北鳥葉送往來風父愀然知濤之不獲善終也後果流入樂籍應其迎送之讖矣

謝鄂常

愛國同胞

請吸……

「大愛國」



中 國 南 洋 弟 兄 烟 草 司 公



若要兒孫聰明并快樂

家庭教育不可少

談談故事說說笑笑
「童話大觀」趣味頂好

可以滿足兒童的欲望
可以開發兒童的思想
可以啓迪兒童的智慧

插圖美術
兒童神話
全三六冊

插圖美術
兒童故事
全四八冊

插圖美術
兒童物語
全二四冊

用足洋票一費購埠折售分元洋圖面冊九精全
●通十代郵加寄函外七實八一價插美封彩大裝書

版出新最局書界世 路馬四海上

東方亞森 種蘋奇案 盜寶

何樸齋俞慕古合著

勞白生！快來！這裏出了命案了！那喊的天從大有公司出來叫了一部黃包車。一直拖到康福脫路一百二十八號。他到了家裏晚飯。他從大有公司門口經過。一時高興進去逛逛。也來不及吃了。立刻走到閱報室裏。開了蓋。一看。好一回就欣然拿出二萬四千塊錢。買了一隻頂好的金鋼鑽戒。指說也奇怪。像賣先生這樣的富有却還守着節儉兩個字。不要說汽車。沒有就是馬車。包車也捨不得用的。所以這

的兩響嚇得竇克直跳起來鑽戒也沒有放好就隨手拋在寫字枱上忽忙忙的走出來一看藏書室的門已開在那裏了裏面却黑漆漆的再也看不見什麼竇克原想進去開了電燈調查個明白不料一只腳剛纔跨進去被不知什麼東西絆了一交再一摸時却摸着了一把鬍鬚似的他只當一個老頭子死在地上了所以就大喊起來這時勞白生聽得主人喚他馬上三腳兩步的奔到藏書室裏開了電燈看見主人面色慘白喘吁吁的站在那裏再往地下

一看不禁嘆哧的笑了一聲道竇克先生不過死了一隻忒爾（狗的名字）怎麼就大驚小怪起來竇克勉強道且慢剛纔的槍聲你聽得沒有了勞白生道有什麼不聽得我只道是外面爆裂了車胎再也想不到強盜就在我們家裏呢說時就俯身下去把忒爾的身體翻過來那血兀自流個不住顯然著了槍彈這時竇克忽然想着了一件事就把勞白生用力推開飛也似的跑到閱報室裏去那勞白生正在檢驗忒爾猛不防給竇克一推跌了個倒栽葱他見主人

這樣的慌忙很爲詫異纔想起來忽然聽得閱報室裏啊呀的一聲接着又聽得像重物著地的聲音再往下聽時却靜悄悄的一點聲息都沒有了勞白生大吃一驚

看官們總還記得竇克從閱報室裏出來的時候不是拿鑽戒放在寫字臺上的嗎竇克看勞白生檢驗忒爾的當兒忽地想著了就急急的跑回閱報室裏呵！奇了！抬上別的東西都不會少却偏偏沒了這價值二萬四千塊錢的鑽戒竇克失望之下不由的叫了聲哎呀！心

裏一急立刻倒在椅上氣得閉不出口來那勞白生趕到看見主人瞪著眼睛呆呆的坐在那裏一時摸不著頭腦問道竇克先生爲甚這樣神氣沮喪我是新進來的規矩不大懂得難道有觸犯先生的地方麼竇克倒抽了一口氣慢慢的道你那裏曉得我剛纔回來的時候買了一隻金鋼鑽戒指正在這裏賞玩不料這刁惡的強盜用調虎離山的計策騙開了我他却從容容的將鑽戒偷去了你想這強盜狡猾不狡猾勞白生道原來是這麼一回事看來這

強盜是一路跟來的了。說不定他還親眼看見先生買的呢。賣克道東西已經失掉了。現在也沒有別的法子。我想上海最有名的偵探要算鮑爾文了。不如請他來偵查一下。或者有些眉目。勞白生！你可拿我的卡片去這鮑爾文先生是住在華盛頓路七號半。你懂得麼？勞白生答應了立刻就去。

那賣克等勞白生去後。沒精打彩的坐在椅上。兀自想那隻鑽戒怎樣的發光怎樣的美麗。他這樣的胡思亂想。簡直在那裏做夢呢。忽地門

鈴一陣子亂響。這纔驚醒了他的癡夢。他一步一步的踱出去。開門一面走一面還自語道：「勞白生雖然是賴斯福叫來的替工。却還算得託幹。我叫他去請鮑爾文先生。竟這樣的快。一面已經把門拉開了一看。不覺倒退了幾步。原來不是勞白生是一個十一二歲的小孩子。正要問他。那小孩子就在身邊摸出一件東西來。擲在地上。賣克異常驚訝。急忙拾起來一看。纔曉得是一封信。再要問他。那小孩子早一溜烟跑得無影無踪了。賣克立刻關了門。回到閱報室。

裏。很。忽。忙。的。拆。開。那。封。信。上。面。寫。道。

賓。克。先。生！剛。纔。我。到。你。的。閱。報。室。裏。看。見。
寫。字。桔。上。的。鑽。戒。亮。晶。晶。地。發。光。我。愛。得。什。
麼。似。的。很。想。問。你。借。來。玩。幾。天。後。來。一。想。
不。告。而。取。未。免。不。近。人。情。并。且。你。又。不。在。那。裏。
恐。怕。失。掉。了。所。以。替。你。放。在。抽。屜。裏。的。雪。茄。
烟。匣。裏。想。來。你。總。感。我。的。情。的。還。有一。件。事。
你。留。心。聽。着。我。因。爲。近。來。要。用。一。筆。款。子。想。
問。你。一。借。數。目。也。不。大。只。要。三。千。塊。錢。請。你。
早。日。預。備。我。好。來。領。取。

魯。賓。白。

那。賓。克。看。完。了。這。封。信。苦。笑。了。幾。聲。道。這。強。盜。
心。地。這。樣。的。很。毒。却。偏。會。說。客。氣。話。真。可。算。得。
口。竈。腹。劍。了。後。來。又。轉。語。道。唉！現。在。這。萬。惡。
的。社。會。像。這。樣。的。人。正。多。著。咧。我。又。何。必。專。責。
他。呢。說。時。就。順。手。在。抽。屜。裏。拿。了。烟。匣。慢。慢。的。
開。出。來。一。看。那。閃。光。萬。道。的。鑽。戒。果。然。安。安。穩。
穩。的。放。在。那。裏。這。時。賓。克。心。裏。起。了。兩。種。幻。想。
一。種。是。鑽。戒。並。沒。有。失。掉。似。乎。去。請。鮑。爾。文。來。
未。免。小。題。大。做。一。種。是。魯。賓。這。個。人。不。是。好。惹。
的。他。要。想。着。這。個。人。任。你。怎。樣。防。備。怎。樣。對。付。

他總得弄到了手纔肯罷休看來這三千塊錢

面寫著道

是難保的了想到這裏門鈴響了開了門勞白生進來賣克問他事體怎樣勞白生道鮑爾文先生答應了說明天一清早就來賣克點了點頭道現在你也去歇息一回罷

上海五方雜處原可說是逋逃的淵藪近來又新出了個劇盜名字叫做魯賓更是利害

這魯賓擅長化妝術忽而老頭子忽而少年

一回兒像紳士模樣一回兒又變成個工人

次日早上那時辰鐘剛敲了八下閱報室裏早有一個人拿了愛克林報在那裏很仔細的瞧著這個人不消說得就是賣克了他看見報紙上有一段新聞不覺嚇呆了脫口道這魯賓真利害呀這段新聞的題目是『劇盜之王』一下

從不肯拿真面目給人家看的所以有的人民說魯賓是一個很漂亮的少年有的說魯賓這個人至少也有四五十歲年紀了甚至於還有一種人說這魯賓並不是男子實在是一個很嫋媚的美人兒呢他手下的羽黨很

多他住的地方也沒有一定衙門裏頭的偵探也從不曾探聽得著有的偵探報告說什麼百老匯路呀六百號呀極司非爾路呀南陽橋呀然而派人去調查却總是捕風捉影勞他們的駕罷了上海有了這樣的劇盜社會上差不多陷於恐怖的時代了就像昨天午刻哈齊羅家宴會刦奪哈齊羅夫人的鑽練真可算得神出鬼沒呢哈齊羅是惠豐銀行的經理所以昨天的宴會真個是賓朋如雲他的夫人又是交際界的明星宴會的時

候夫人盛服招待應酬周到最觸人眼簾的就是夫人項裏帶的那條鑽練光彩四射誰不豔羨呢不料入席以後正在歡呼暢飲的當兒席上有一個很華麗的紳士忽然站起身來袖出手槍對夫人說道請你把項上的鑽練借給我夫人正待發作那紳士笑道你別夢想這裏差不多有一大半客人是我的同黨早已佈置妥貼倘然有一個人反抗那就對不起他給他這樣一說衆客都你看著我看著你果然一個也不敢出場那紳士

很從容的拿了鑽練大踏步出去了。事後調查。纔曉得那個紳士就是魯賓。並且只有他一個人。衆客裏面那裏有他的同黨呢。魯賓有這樣的機智。有這樣的膽量。所以橫行海上。沒有一個人敢去捋他的虎鬚。最可怪的。那衙門裏有維持地方安甯的責任。却不聲不響。一點兒沒有動作。這纔教人猜不透呢。

魯克正看得出神。那勞白生送進一張卡片來。賣克接著一看。忙道：我隨後就來。一面把報紙收拾好了。就向會客室走來。遠遠地看見那客。人是三眼鬚紫檀臉。穿著上青哔叽的西裝帶。就是那個粉紅緞子的領結。瞧那客人的衣服。整潔神采飛揚。賣克就欽佩到十二分。踏進了會客室。先招呼道：鮑爾文先生勞駕了。鮑爾文忙與他握手微笑道：我們做這種職業。原不能避勞就逸。大家坐定。鮑爾文纔問道：請你把詳細的緣由告訴我。說罷就凝神靜氣的等賣克開口。賣克就把昨晚怎樣失却鑽戒。怎樣失而復得。怎樣接著魯賓恐嚇的信。一五一十的。

傾吐淨盡。並且拿魯賓的信也給鮑爾文看了。鮑爾文想了半晌。面上露著得意的神氣。似乎心中已經有了把握。就立起身來向賓克道。現在請你領我到閱報室裏去調查一下當時賓克前導兩個人到了閱報室裏。鮑爾文開始偵察。把門窗寫字檯抽屜烟匣。都很留心的檢查。看了一回。再到藏書室裏。看了個仔細。然後一同回到會客室裏。坐定後。賓克道。鮑爾文先生。可曾得著線索嗎？鮑爾文笑道。據我看起來。這件案子還很簡單。我可以把當時的情形猜想出

來。那魯賓在大有公司看見你買了鑽戒。他就。有心跟著一直追踪到你的家裏。你在閱報室裏細玩那鑽戒的時候。他却在藏書室裏。正要想下手的法子。忽然忒爾來了。他這一驚不小。他想忒爾倘若叫起來。那件事就糟了。所以他急不暇擇。開了兩槍。開槍後。急急的跑出了藏書室。你聽得了槍聲。自然要去看個明白。偏巧那隻鑽戒沒有放好。這個時候魯賓的機會來了。他趁這個當兒。就走到閱報室裏。拿了鑽戒。賓克截斷他道。他既然拿得了鑽戒。爲什

壓。仍舊放在烟匣裏呢。鮑爾文正要回答，却見。

勞白生很匆忙的遞進一封信來。竇克接來一看。上面寫著竇克先生收幾個字。竇克拆開來。一看氣得開不出口來。就送給鮑爾文。鮑爾文也不去問他。就接了信念道。

竇克先生！我昨天寫信給你要問你借三千塊錢。你不但是沒有預備，并且去請了大偵探鮑爾文先生來。簡直是和我宣戰了。那是我很歡迎的。你知道你掛在臥室裏的大衣那袋裏的瑞士錶已給我拿了。這錶原

不值什麼。不過懲戒你的頑皮。并且要試試。大偵探鮑爾文的手段呢。魯賓白

鮑爾文看信封上沒有郵局圖章。就問勞白生。道這封信是誰給你的。勞白生道是一個送牛奶的人。他說一個中年婦人教他帶來的。我想或者有什麼要緊的事情。所以趕緊送了進來。竇克揮手教勞白生出去。却蹙着雙眉。道這強盜咄咄逼人。倒很難對付呢。鮑爾文道請你把那隻錶的式樣告訴我。竇克道這錶是六角式的。還有一條梭子式的表練。那表練上還掛著。

一塊羊脂白玉這塊玉是我的朋友韋特楷送給我的鮑爾文並不則聲立刻戴了呢帽拿了手杖向賓克道停一會兒再來報命罷說罷匆匆出門去了。

那天下午一點四十分鐘的時候賓克在閱報室裏踱來踱去忽然立定了腳一回兒又向門外望着似乎心神不定在那裏等什麼消息忽的一陣脚步聲衝進一個人來賓克猛吃一驚定神看時却是鮑爾文正要問他鮑爾文不待他開口先說道捱餓了兩點鐘肚裏轆轤的響

個不住吃了東西再說罷賓克就陪鮑爾文到了膳室立刻招呼廚房預備了一客很豐美的午餐鮑爾文毫不客氣竟大嚼起來賓克一眼看見鮑爾文的左臂上裹了綁帶心裏疑惑暗地想難道他受了什麼創傷嗎不一回吃完了一回到閱報室裏勞白生送進兩杯咖啡來這時鮑爾文纔從容說道這魯賓簡值是勁敵呢他的槍法真不弱今天要不是我恐怕早已送了性命了然而我也吃了個大虧你看這臂上的創傷不是失敗的證據嗎賓克驚訝道這麼

說魯賓竟被他免脫了我失了那隻瑞士錶；鮑爾文截住他道你不要這般心急待我慢慢道來剛纔我從這裏出門以後遠遠的望見有一乘馬車加鞭向東駛去我早已疑心這馬車裏的人當時我四面一看並沒有街車只好眼睜睜的看著他去後來我回過頭來忽然看見一百卅四號門前有一輛信差的腳踏車我也顧不得了就飛身跨上腳踏車加着速率向東趕去經過戈登路赫德路五分鐘以後前面的馬車被我看見了再過了三分鐘愈加近了

這時我的車子同他的車子相距不過二百碼約摸看見車子裏坐著一男一女後來馬車轉了個灣等到我也轉灣就看見那馬車停在家高大房屋的門前我趕到馬車旁邊下車向馬車裏一看不覺大失所望原來馬車裏空空的那裏有什麼人呢竇克道你別看錯了或者不是魯賓坐的車子呢鮑爾文笑道他沒有轉灣的時候我早已認清馬車的號數了所以這車子是魯賓坐的可以說是千真萬當確時我再看那車夫時正在那裏瞌睡我知道他是假

磕睡。但是詢問也無益。我就向那家門首眺望。看他門牌是一四零五號。再看門的裏面是廣場。經過廣場纔是住宅。我正要想越牆而進。不料砰然一聲。我連忙把身子一蹲。就有三個槍彈從我的頭皮上擦過。幸虧沒有受傷。我掉轉身來。要偵察那放槍的人。忽而又是呼的一聲。正要避時。已來不及。左臂上早著了一彈。當時我很灰心。就想跨上腳踏車回來。不料那車墊上。有一件東西。突觸我的眼簾。却正是那隻瑞士錶呢。說罷。就從袋裏拿出來。遞給賓克賓克。

略看了看。笑道。這強盜也會胆怯嗎。接著。問道。後來便怎樣。鮑爾文道。後來我就到麥根醫院裏。好了。創處休息了兩點鐘。纔回到這裏。賓克稱贊鮑爾文的勇敢。并感謝得錶的功勞。鮑爾文也謙遜了幾句。又向賓克要了那隻錶。細看。笑道。這隻錶在八點五十五分已經停了。不知道裏面的機件可壞了。沒有說著。順手拿鑰匙。開了。忽的起身來。驚訝道。你看。這張是什麼。原來錶的裏面却摺着一張靠背紙呢。連忙攤開來。兩人看時。是用鉛筆寫著道。

寶克先生，瑞士錶奉還你請的那個大偵探。鮑爾文先生果然勇敢佩服得很。現在事情急了。請你在今晚七點鐘把三千塊錢的鈔票放在那白來尼蒙馬浪路一千五百十九號門前的榆樹腔中。但是只許你一個人去。倘若你不自量力喚了衙門裏的幫手或是同了鮑爾文先生來那麼你以後要加倍損失却不要怪我哪。

魯寶

他。他要。大。胆。來。了。就。立。刻。逮。捕。他。但。是。這。事。很。危。險。你。絕。對。不。能。去。我。獨。自。一。個。人。去。便。了。寶克道。你早晚要捕他。爲什麼真的要拿三千塊錢去呢。鮑爾文笑道。你那裏知道。要是他拿不到錢在法律上沒有充分的證據。怎麼好逮。捕他呢。橫豎這三千塊錢立刻可以收回的。請你不必疑惑了。寶克這纔明白立刻在保險箱裏點了三千塊錢付給鮑爾文。且道今晚祝你成功。鮑爾文拿了鈔票把手錶看了一看。道我易。你儘管依著他的話去做。他不來就便宜了。

寶克道。這件事到底怎麼辦。鮑爾文道。這很容易。你儘管依著他的話去做。他不來就便宜了。

說罷就與賓克握手道別

就在袋裏摸出那封信來賓克忙搶了過來攤着念道

勞白生！勞白生！有一個人在那裏喊但是任你叫破了喉嚨總沒有人答應那喊的人不覺詫異起來正在躊躇滿懷的當兒驀地有一個人推門進來那喊的人擡頭一看倏的立起身來脫口道賴斯福你叫來的替工勞白生說你的病正在垂危怎麼今天倒來了說時看賴斯福面色慘白唇吻翕張沉吟了半晌緩慢吞吞的道賓克先生我要回答的話很多哩現在你看這封信那前後的事情就可明白了說罷

哈哈！你道我是什麼人我是鮑爾文也就是魯賓我恐怕你的尊紀賴斯福誤我的事所以請他到我家裏來住了三天換了一個我所親信的勞白生這事也很對得起你因爲賴斯福我很優待他至於那勞白生的服務也很勤勞呢你應該曉得鑽戒我早已拿了你那隻贗鼎還不丟掉他做什麼我一禮拜後要同密司芳明結婚了你那隻鑽戒就

是送給我愛作爲定情之券但是還少一笔。結婚費所以要問你借三千塊錢恐怕你不肯爽爽快快的拿出來所以我冒了鮑爾文來使你服服帖帖的信任他那瑞士錶失而復得的一樁事情可算是我很得意的滑稽劇呢不過我太唐突鮑爾文先生了幸虧鮑爾文是我的好朋友想來決不會發生問題的這一回我很感激你的盛意將來或者再圖補報罷再會。

魯賓

康南海至西湖都中盛傳其赴奉謀復辟各報紙喧傳尤甚康在杭州閱之江報不勝憤慨因作書寄其門人何某（何係教育部祕書）中附二絕句云「山孤樹老泊逋仙權把西冷作奉天往聽大休琴一曲瀟湘雲水謗悠然浙水燕京半日飛王喬仙鳥是耶非老夫真有意神足一笑人天俛翠微」案西湖有人天廬

印民

上海
蘇州銀行廣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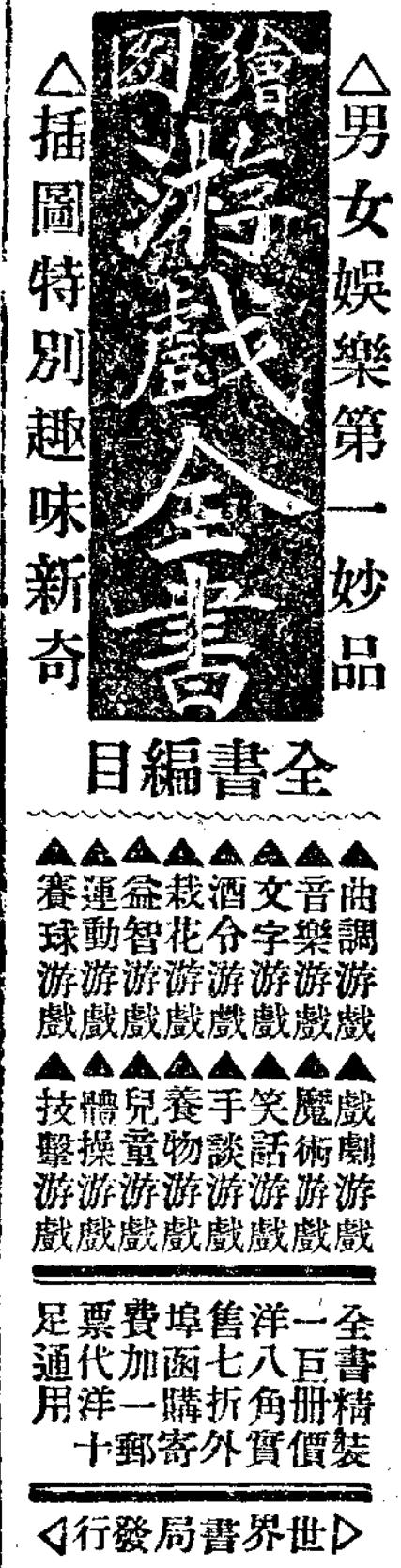
本行資本五十萬元業經呈奉財政部註冊農商部給照分設蘇滬兩行專辦有獎儲蓄及各種儲蓄兼營銀行一切業務章程完美手續迅速開辦迄今信用卓著營業日臻發達茲為優待存戶起見凡與本行有儲蓄者在百元以內匯至蘇州不取匯費以酬盛意

備有詳章函索即寄

經理洪少圃
協理陳筱舟
襄理張洪疇

良晨週報出版廣告

申報自由談取消小說特刊之後，上海沒有專門研究小說的定期刊物了。現在那班自由談小說特刊的撰述諸君，所以組織良晨週報。每逢星期日出版一大張，以承其乏。不過良晨週報的內容，通體白話，偏重短篇小說。主編者就是本旬刊的特約撰述員張枕綠先生。他在該報中，却也每期自己執筆。該報第一期特刊一張半，已於四月二日出版。各賣報人處都有零售的。全年定費一元。匯往上海小南門外青龍橋一號良晨好友社去便了。



□ 東方福爾
摩斯探案 一個嗣子

程小青

在本篇開端的時候下走先得把本案中的一個角兒介紹給列位讀者那人姓韓名承祖是一個商人年紀已有五十開外身上穿一件細夏布長衫非常樸素一手執一柄紙扇一手執一塊紗巾滿面現著驚恐的神色這時他坐在霍桑的對面把那紙扇緊緊握著似乎已忘掉他的功用只把那塊白巾不住的在他額角上

抹拭差不多已絞瀝得出霍桑却仍閒閒的躺在一張藤椅子上口中唧著一枝雪茄手裏執一把蒲扇緩緩的搖著他早已叫施桂取了一杯冰水給來客飲了却還止不住他的喘息駭汗終是說不出話來於是霍桑又向施桂道你去把那電扇開了罷施桂應着便去開電扇的機關原來我們寓中雖然裝設著電扇平時却

絕不應用。這不是吝惜電費。乃是霍桑的怪癖。每逢熱汗的時候。甯可借重他的蒲扇。却不喜欢。享電扇的逸福。他的意思以爲人們應當勞逸得宜。不可太求安暇。在閒居的時候更應注意。若使身體上過於暇逸。絕對沒有勞動的機會。那麼他的精神和思想上。也不免要發生情形。弛的狀態這樣。對於他的事業和生活。都有很大的影響。他抱著這種特殊的觀念。便在他生活上處處實施出來。那蒲扇的應用。不過是他實施上的一種罷了。

一會兒電扇已呼呼的旋著。那韓承祖額角上的汗珠果然也逐漸的減少。霍桑便向他道。韓先生你定心些罷不必這樣着急。據我看來似乎有甚麼非常的事故。和你有切膚的關係。但事變既來急也沒用。還不如耐著性子。把你的事由說一個明白。或者我們可以效一些力也未可知。韓承祖聽了他的驚慌的心上似乎得了許多安慰。這原是人們普通的心理。凡人當遭逢急難的時候。最盼望他人同情。無論實力的援助。即使言語或精神上的同情也可使

遭難人得到若干的安慰。接著韓承祖便答道。
呀先生。你的眼力真不錯。這一次的橫禍實在
可以算得是我的切膚之痛。原來我的兒子志
斬因著我的姪兒惠傑的猝斃竟被偵探們當
做嫌疑兇手。今天早上已捉進去了。我們一聽
大家都面面相覷。心中默忖。諒必這又是一件
疑難的兇案。韓承祖繼續道。先生須知志斬是
我的獨生兒子。如果有半個差池。我這條老命
也斷斷保不住了。萬望先生見憐。把他的冤枉
洗刷明白。兄弟真是感激不淺。霍桑答道。那麼

你先把這事的原委說明。不要這樣沒頭沒腦。
教人無從捉摸。假使令郎果真含冤。少不得要
尋一個水落石出。你請放心罷。韓承祖點了點
頭。纔說道。我要說明這事的原委也得略略提
及我們的家世。我們弟兄三個靠了祖上的餘
蔭。都有些產業。我是長兄。次弟名守祖。三弟名
念祖。雖則彼此分居。感情却也還好。當時因守
祖沒有生育。就把三弟念祖的兒子惠傑繼承
過來。作爲嗣子。這承繼的事。原是次弟婦的意
思。當時他們結婚已經五年。一個都沒有生育。

雖然年紀還輕。但次弟婦恐怕他的丈夫納妾。外寵便急把三房裏的惠傑嗣了過來。這事既經彼此妥洽。大家本沒有話說。不料在立嗣的後一年次弟婦自己也產生了一個。就是現在的一次的生產。他也就得了產後病而故而守祖的師雄。這時原想要發生甚麼糾葛。幸而次弟婦和守祖等非常明諒。他們向親族中宣言。他們雖然自己有子。但仍舊承認惠傑是他們的嗣子。將來的遺產照例彼此均分。這樣過了兩年。大家相安。後來三弟念祖因著在外面胡鬧。結果瘡毒潰發染及三弟婦便相繼而亡。這

時惠傑的父母雖死。然嗣子的地位仍舊安固。那年次弟婦又產生一女。名叫娟寶。然因着這一次的生產。他也得了產後病而故而守祖。雖賦悼忙。却就獨身不娶。只僱了一個乳娘撫養。娟寶直到現在。今年娟寶已十五歲了。師雄也已十七歲。至於那嗣子惠傑却比師雄長四歲。今年已是二十一歲。霍桑閉著眼睛。靜靜的聽他。這時韓承祖略停一停。霍桑便張開眼睛。說道。你的家世的大概我已明白。你方纔不是說那個嗣子惠傑已死了麼。現在請你把他打死。

時的情形說明。使我們可以推究真相。韓承祖道。惠傑本在南京法律學校裏讀書。這一次回來去暑假。本來還有兩個星期。然因著守祖的病勢。垂危。特地打電報叫他回來的。原來守祖自從去年得了咳嗽的病。據醫生診驗。說是肺癆。雖然竭力治療。然而時發時愈。終究沒有斷根。到了本月十一日那天。他忽然又病倒了。請了許多中西醫生。服了許多藥。病勢非但不見輕減。却反一天一天的加重起來。等到前天十四。那天他自知不妙。就打電到南京。叫他的嗣。握說時。又取出守祖臨終時交給他的租摺。田

子惠傑回來。昨日十五日午後。惠傑果然趕回。父子倆見了一面。只談了幾句說話。守祖便於昨日的傍晚身故。自從守祖的死信報出。親戚們大家趕到惠傑一面。請親戚們料理。他繼父的喪事。一面宣布他繼父的口頭遺囑。說他繼父的遺產合計約有二十萬。除了娟寶的奩費二萬以外。餘多十八萬。歸惠傑和師雄二人均分。每人各得九萬。然此時師雄年紀還輕。娟寶也沒有到出閣的時期。一切財產暫歸惠傑掌。握。說時。又取出守祖臨終時交給他的租摺。田

契作爲左證。衆親戚聽了這個口頭遺囑，不無有些詫異。因爲守祖和惠傑生前不甚融洽，何以竟有這樣的遺囑？然當時只注意料理喪務，沒有人發生議論。到了今天十六日早晨，天氣非常炎熱，大家正在給守祖大殮的時候，忽傳

說惠傑患痧，於是忙著去請醫生。不料醫生還沒有到門，惠傑却已經氣絕死了。

霍桑聽到這裏，忽然仰起身來說道：「這樣說來，惠傑是患痧症死的，怎麼又有疑問？」韓承祖忙道：「他不是痧症死的，乃是中毒死的。因爲他死後的狀態十分奇怪，他的嘴唇和指甲都現青黑色，並且口角和鼻孔外面還露著血迹，都是中毒的迹象。」霍桑道：「雖然但中毒的見解究竟有沒有人證實過？須知夏天的病症往往出人意外，若只憑著外象的觀察，便即指爲中毒，似乎靠不住。」罷，韓承祖先生的說話果是，但據官醫和偵探的檢驗，已確信他中毒而死。霍桑道：「可曾有甚麼證據？」韓承祖道：「那偵探在書房裏尋到了一隻茶杯，杯內有一些黑水，便說是一種化學的毒藥水。因此之故，便疑及我的兒。」

子志斬了霍桑道他所以懷疑令郎根據甚麼理由。韓承祖道因為志斬在江南醫學校裏讀書家中諸人只有他研究化學所以就疑他謀害霍桑道呀這種理由似乎太覺荒唐那偵探是誰韓承祖道他喚做蔡長福是捕房裏的一個探目他聽得我家志斬自言曾和死者惠傑同桌而食又在書房內飲茶談話便即疑他但和死者同桌的人除了志斬以外還有守祖的嫡子師雄和守祖的內姪姚荷軒二人那偵探不疑二人却只疑志斬你道可惡不可惡霍桑

道他們四弟兄曾經同桌過麼那時在甚麼時候韓承祖道就是昨天晚上的晚餐霍桑道四人中那一個年紀最長可有人已經娶妻韓承祖道死者惠傑最長荷軒和志斬同年都是二十歲最幼的是師雄今年只有十七歲都還沒有娶妻霍桑道此外可還有甚麼別人韓承祖道我和內人和守祖的內兄等雖都在場然和惠傑沒有接觸的機會似無關係霍桑道那麼據偵探的意見是不是因著令郎同桌的緣故就說他下毒謀害麼韓承祖道偵探的意見注

意。在茶杯中的黑汁。他知道。志斬曾經和死者。在書室中談話。就此疑他。至於同食的關係。乃是官醫的見解。因為死者未死之前。會嘔吐數次。官醫把那吐出來的東西。略驗了一驗。便說。中毒。因此便推想到。和他同桌而食的人。似乎不能無關係了。霍桑道。他也只疑及。令郎。麼。韓承祖道。不。他說。先得把吐出來的物事仔細。驗。視。查明了。甚麼毒質。然後。互相參證。方可。指。定。霍桑點頭道。這話還覺得中聽。但那茶杯中。約黑汁。他也會察驗過麼。韓承祖道。他已分取。

了一半。預備帶回去查驗。究竟是甚麼東西。現在。還沒有知道。霍桑道。那麼那嫡子。師雄。平素。和惠傑的感情。如何。你可知道。韓承祖道。師雄。去年纔進中學。爲人尙稱忠厚。至於弟兄倆的。感情。怎樣。我却沒有深悉。因爲他們異地求學。平時既不常周旋。外人自然也不容易知道了。霍桑道。那惠傑的表弟。姚荷軒。爲人怎樣。韓承祖道。他似乎比較師雄厲害得多。他的父親。姚爾強。是一個律師。所以荷軒也在那裏研究法。律。霍桑道。那姚爾強可就是已故的守祖的妻。

弟。麼。韓。承。祖。道。他。是。次。弟。婦。的。長。兄。乃。是。亡。弟。

依。言。寫。在。紙。上。便。千。謝。萬。謝。的。辭。出。

守。祖。的。內。兄。霍。桑。道。那。麼。荷。軒。和。惠。傑。的。感。情。
又。怎。樣。呢。韓。承。祖。道。他。們。起。先。曾。同。過。學。的。
似。乎。彼。此。很。是。投。機。霍。桑。想。了。一。想。便。立。起。來。
道。這。案。的。情。節。大。概。我。已。了。解。現。在。須。得。向。各。
方。面。調。查。一。下。再。作。計。議。你。請。放。心。不。要。空。自。
憂。急。須。知。事。既。如。此。只。能。一。步。一。步。的。進。行。終。

有。個。水。落。石。出。這。樣。熱。的。天。氣。急。壞。了。反。爲。不。
妙。現。在。請。你。把。那。官。醫。的。姓。名。和。姚。荷。軒。的。住。
址。寫。明。白。了。可。以。安。安。逸。逸。的。回。去。罷。韓。承。祖。

霍。桑。送。了。韓。承。祖。出。去。回。進。辦。事。室。內。便。即。把。
電。扇。關。了。仍。舊。取。了。他。的。蒲。扇。又。燒。著。一。枝。雪。
茄。回。到。藤。椅。上。坐。下。閉。著。眼。睛。且。吸。且。緩。緩。的。
搖。著。蒲。扇。彷。彿。在。那。裏。尋。思。一。會。兒。忽。然。張。開。
眼。來。向。我。道。包。朗。你。可。能。伴。我。走。一。遭。麼。我。應。

道。你。不。是。要。往。長。浜。路。韓。家。裏。去。麼。霍。桑。道。韓。
家。當。然。是。要。去。的。但。此。刻。先。應。得。去。見。見。那。官。
醫。夏。芝。蓀。我。道。這。也。可。以。但。你。對。於。這。件。案。子。
可。有。甚。麼。具。體。的。見。解。霍。桑。道。據。我。想。來。這。

件案子似乎當不得「疑難」二字只是一件尋常的遺產罷了我道果真麼那麼你想那蔡長福的舉動是否合宜霍桑道他的見解怎樣我雖沒有知道但瞧他這樣冒昧的手續已可見他實是在那裏胡鬧了我略一懷疑不即回答霍桑便說道你還不明白麼試思他所以蓄疑志斬據說就因二人曾在書室內飲茶談話的緣故但茶杯中的黑水是否真正毒藥假使是毒惠傑的死是否就因著這毒藥致命這兩個要點他都沒有證明却便貿然將志斬失他的令名所以必須等到全案結束纔肯把

捕去你道不是胡鬧是甚麼我不禁點頭嘆道這原是偵探們的慣技然回想我們共和國人民的身體自由竟這樣一錢不值說來真教人可嘆接著我又問道那麼你的主見怎麼樣可否先說給我聽聽霍桑吐了一口煙道也好這案子既然算不得甚麼疑難奇案不妨破一次例把我的理解預先說一下子我聽了大樂因爲霍桑每探一案總是鄭重其事不肯預先說明他的見解好似一落迹象如果不驗怕要傷失他的令名所以必須等到全案結束纔肯把

悶葫蘆打破此番他居然肯破例起來我自然不由的不喜出望外了霍桑說道這案的情大慨總不外乎遺產問題但在確定之先還有個先決問題就是惠傑的死是否真正中毒假使不是中毒或因長途冒暑或因別的急病而死那不消說這問題根本不能成立不過是空閭一回罷了然如果確係中毒則中毒的緣由十之八九當然和遺產有關因為惠傑是一個嗣子而且又有口頭遺囑的宣布少不得要引起他人的競爭至於競爭問題有直接

嫌疑的人當然是守祖的嫡子師雄和女兒娟寶了我道那麼志蘄荷軒等等可是絕對沒有關係這麼霍桑道他們二人只有間接的嫌疑因為他們對於守祖的遺產本來沒有分的即使毒死了惠傑遺產只能歸師雄獨享斷不會分潤他們但也有通同的可能就是名分上雖沒有承受守祖的遺產的權利暗中也許和師雄通同如果他們中有人把惠傑毒死師雄應給酌若干師雄若使同意那麼那二人也就有謀害的可能除此以外或者志蘄或荷軒平時和

惠傑有隙。這時見惠傑承襲遺產而且獨霸財權。洋洋得意或者因怨生妒心懷不平就此下毒害他也未可知我道除這幾人以外別的都沒有可疑的人麼霍桑道別的人雖多然對於謀產案上沒有充分的根據我們斷不能憑空過是我的臆測在我們沒有勘問之先決不能夠斷定的我一聽霍桑的說話覺得頭頭是道非常中肯暗想這事既給霍桑這樣揣度諒來等輩然決計不是他們主動却可斷言霍桑說到這裏忽然低頭沉吟接著又說道在那僕僕事並不見得困難現在你去查勘也沒有甚麼中間有一人似乎有主謀的可能我急問道那人是誰霍桑道據韓承祖說撫養娟寶的乳娘。

至今還在或者他因著迴護娟寶或小主人師雄起見覺得惠傑這樣聲勢洶洶獨掌遺產深恐小主人他日受禍便即起意加害但這都不過是我的臆測在我們沒有勘問之先決不能夠斷定的我一聽霍桑的說話覺得頭頭是道非常中肯暗想這事既給霍桑這樣揣度諒來事實的真相相差也必不遠因道如此說來這事並非得困難現在你去查勘也沒有甚麼特別手續我這裏還有些未了的筆墨似乎不必同你一塊兒去罷霍桑忽然吐了一口濃煙。

大聲道呀包朗。你真狡猾。你叫我。我把案中的情由。先給你申說一番。現在我既說明。你却反食言起來。我真上了你的當了。我也笑道我不是食言。因為案事既屬尋常。我同你去沒有甚麼用處。故而想免得徒勞往返。霍桑道我知道了。你於這案中的情由。既已有了。一種影子。以爲再去探究。也沒有興味。因此便想在寓裏安息。安息省得到外邊去汙流滿面了。我大笑道。我的心事都被你猜中了。現在你到底要我去不要。我去聽命便了。霍桑從藤椅上起身來。把

手中吸殘的雪茄向痰盂中一丟。說道。罷了。你既然怕熱。貪懶。我也不必勉強讓我一個人去走。一遭罷。說著便放下蒲扇。走向衣架旁去。把衣帽取下。我問道。你此刻不是直接去見夏芝蓀。醫士麼。霍桑點點頭。我道。那麼你問明了。是毒。不是毒。可能先打一個電話。給我免得我猶豫不定。麼。這時霍桑已穿上衣服。應用的物件。也都已備好。便答道。好的。好的。你坐。聽好消息罷。說完便回身出去。

新案繼續著筆寫到緊急的地方覺得危險萬分事後思量猶不禁駭汗淋漓約過了一個鐘頭電話機上的鈴聲琅琅震動我急忙擲筆去接果真是霍桑從夏芝蓀那裏打來的我問道怎麼樣那毒物可會驗出了麼霍桑道驗明白了惠傑的死實因中了砒毒不過毒質很少我知道茶杯中的黑水究竟是不是毒汁可也驗明了麼霍桑道說也笑話那杯中的黑水就是濃茶因為那泡茶的水大概爲著水管生鏽的緣故含著一些鐵質一經茶中的槲皮酸的

化合自然就會變成深黑色的這原是很普通的化學原理可笑那蔡長福竟把他當做兇案的鐵證貿然懷疑人家真是胡鬧我道那麼你可會見過這一位胡鬧的大偵探麼霍桑道我剛纔已打電話給他他聽得茶杯中的黑水不是毒汁却是濃茶似乎也有些自覺鹵莽現在我就要往韓守祖家去了如果查得了真兇那韓志蘄的嫌疑不難立刻洗刷清了說罷便把電線搖斷我也重新著筆約摸又過了兩個鐘頭我覺得有些疲乏便收拾稿件擲筆起座這

時已六點多鐘，殘日衝山，天氣略覺涼爽一些。霍桑却還不見歸來，直到暮色溟濛，街上電燈四盞，纔見霍桑乘車而歸，進得門來。我見他垂頭喪氣的形狀，不禁暗喫一驚，私忖他爲甚麼這樣莫非有甚麼意外事麼？正疑訝間，霍桑忽把頭上的草帽向桌上一丟，又脫下了一件府綢的外衫，倒在他的藤椅子上，向我說道：包朗這一次我真是失敗了！我大驚道：失敗麼？怎麼……話猶沒完，霍桑又道：我已向韓家諸人一個一個都仔細問過，竟尋不出一個真兇，剛

纔我所料的一切情由，已是完全落空了！我道：果真麼？你問過幾人？霍桑道：我不是說過關於謀害惠傑有直接嫌疑的人，就是守祖的嫡生子女師雄和娟寶二人麼？誰知這二人都是天眞未鑿的小兒？女人事尚且不明，那裏會幹這種謀財害命的勾當？此外姚荷軒父子爲人雖然厲害，但於這事談吐之間，很覺公允坦直，況且他的家境還好，而荷軒和惠傑平時又非常莫逆，在勢亦不致出此毒手。我道：那乳娘如何？霍桑道：他是一個喫素奉佛的人，心地似很慈。

祥我究問了一回也沒有可疑之處我道喫素的人未必都是善良你可曾仔細問過霍桑道你的說話果是但我的眼睛對於這樣的事似乎還不會溺職他實說他的意見也覺得惠傑獨霸很替小主們擔憂但這既是老主人臨終的遺言他只是懷疑於心却也無法抵抗至於下毒害命我料定那老婦人斷斷不會幹的我道那麼此外可還有別人譬如傭僕廚子等輩霍桑道也都尋不出甚麼疑迹若疑廚子下毒更覺不近情理試思同食的共有弟兄四人如

果食物裏面有毒何以單單死了惠傑一人其餘三個都完全無恙我道那麼惠傑的死到底是誰毒死的難道他自殺不成或是那被嫌疑的志蘄果真有甚麼可疑處麼霍桑道我雖沒有見他但從情勢上推測和聽各方面的口氣我敢說志蘄也決非殺人的真兇可是我雖然知道他含冤這時尋不到證據却也不能夠給洗刷他使他回復自由但我既受了他父親承祖的囑託又輕許他必可水落石出這時水既不落石也不出我又怎樣對付他呢

霍桑這時神氣喪沮說完了話便低垂著頭把目光注在地席上面一言不發我見他這樣心中也有些憂急因為他探案以來雖也不免有失著之處然終沒有像這一件案子的山窮水盡他起先本以為這是一件尋常案子不難著手成功誰知竟這麼幻祕反使他到了失敗的境域現在怎麼樣辨呢卸了責任不理會罷他已經應允於先食言固然不應而失敗的聲名也當然不能逃避再打算進行罷聽他的說話差不多已是推車上壁無路可通這樣看來真

是進退兩難這一次的失敗似乎免不掉罷我正自反覆尋思忽見霍桑立起身來向書架的頂上取了一隻克蘭奈脫的皮盒接著開了皮盒把那樂器取出向我道包朗這東西我好久沒弄了你可要聽我吹一回麼我驟然聽他說這樣的話真有些出乎意外只向他點了點頭原來霍桑對於音樂的嗜好很深他備著許多中西的樂器每逢公畢或空閒的時候便要取出來吹彈吹彈但他所擅長的只有兩種西洋樂器一種是克蘭奈脫一種是代烏林他對於

本國的樂器却不常撫弄。只置備著給我和幾個熟識的朋友們玩弄。我有時向他取笑爲甚麼只喜歡西洋的樂器。他便說：本國的音樂太單純，並且又偏於緩弱，所以不喜並不是有甚麼西洋的偶像在他的腦中。我覺得他的說話雖然有一些偏可，是音樂是美感的一種人們的審美情緒既然彼此不一嗜好，也當然不能夠強同。所以我也並不多辯。這時他在懊喪失望之中却能好整以暇，玩弄音樂。我真佩服他。鎮靜的精神。他吹了一回，把樂器放下，又取了。

一枝雪茄重新歸座。這時從電燈光中望去，他臉上的神色煥發了許多，已不像起初那麼灰色。喪沮我暗想他常說音樂是精神上的補益劑。照此看來，他的說話真不錯啊！他一面吸著煙，一面閉目靜思。一會兒忽暗自點了點頭。我一見大喜，料想他或者已尋得了甚麼出路。便乘機問道：霍桑，你可是想出了甚麼方法？霍桑道：不是方法，只有了兩種理解，但仍渺茫得很。我喜道：呀，有了理解，終比束手無策的强些。你可能說出來？商酌霍桑道：事既如此，說

給。你。聽。聽。也。好。你。方。纔。疑。惠。傑。或。者。自。己。服。毒。
這。是。情。理。中。必。無。的。事。因。他。既。有。承。襲。遺。產。的。
機。會。前。途。希。望。正。無。窮。盡。而。且。當。他。向。衆。親。戚。
宣。布。遺。囑。的。時。候。還。是。興。高。采。烈。斷。不。致。有。自。
裁。的。可。能。但。因。此。一。語。竟。使。我。想。起。他。從。南。京。
回。來。或。者。未。歸。之。前。有。人。陷。害。等。到。歸。後。毒。發。

同。麼。我。答。道。這。樣。說。來。理。由。果。然。充。足。但。尙。有。
一。層。前。提。就。是。那。惠。傑。生。前。爲。人。怎。樣。是。不。
果。真。有。像。你。所。說。的。仇。家。你。也。應。當。顧。到。的。霍。
桑。點。頭。道。不。錯。這。一。層。我。早。已。想。到。惠。傑。爲。人。
厲。害。親。戚。們。都。衆。口。一。詞。別。的。莫。說。但。思。他。生。
前。弟。兄。中。最。莫。逆。的。就。是。姚。荷。軒。一。人。荷。軒。是。
有。甚。麼。仇。敵。聞。得。他。繼。父。將。死。他。有。承。產。的。希。

一個很精覈的人惠傑和他友善當然是氣味相投因此他生前有沒有怨家已不難推想而知了我道那麼你何不遵著這一條線路進行或者可以成功霍桑道這一條路進行固然還不算難然同時我還有一種理解竟使我無從抉擇我道甚麼理解是不是更加近於事實霍桑道就我的眼光看來似乎近些但著手的方法却真沒有頭緒我到底是怎麼樣的理解霍桑道據我的調查守祖生前和惠傑的感情並不十分融洽但到臨終的時候竟把全權託

他這實是一種出乎意外的事情又聞娟寶的乳娘說守祖在惠傑會面之後和氣絕之前曾有兩封信叫乳娘投入郵筒這也是一件可疑的事我道呀既有這兩封信一定是有關係的你可會設法尋得霍桑搖頭道乳娘不識字不知道寄給誰何我也會到郵局裏去問過但信既沒有掛號又向那裏去根究呢我道你想這信有甚麼作用是否是守祖真正的遺囑或是他有甚麼知心的朋友特地寫信去託孤霍桑道這事真困人的頭腦不容易揣度試思如果

像。你。所。說。的。別。有。遺。囑。那。就。早。早。應。得。備。好。何。
也。不。能。夠。取。證。那。兩。封。信。又。沒。有。著。落。所。以。我。
必。等。到。臨。終。之。前。方。纔。發。落。說。若。託。孤。他。既。已。
把。房。摺。田。契。交。給。惠。傑。明。明。惠。傑。就。是。受。託。的。
人。何。必。另。託。他。人。我。道。那。麼。你。的。理。想。怎。樣。霍。
柔。道。第。一。點。守。祖。平。時。既。然。不。喜。歡。惠。傑。况。惠。
傑。又。不。是。他。自。己。生。的。但。臨。終。時。却。把。財。權。完。
全。交。付。我。認。爲。是。反。常。的。第。二。點。那。兩。封。信。的。
投。遞。乃。在。和。惠。傑。會。晤。以。後。勢。必。別。有。用。意。我。
根。據。這。兩。個。疑。點。便。覺。得。惠。傑。的。死。和。守。祖。本。
身。似。乎。有。些。關。係。可。是。現。在。守。祖。既。已。死。掉。再。

也。不。能。夠。取。證。那。兩。封。信。又。沒。有。著。落。所。以。我。
雖。然。懷。疑。却。沒。有。著。手。的。方。法。這。一。次。的。失。敗。
大。概。免。不。掉。罷。我。聽。了。這。句。一。時。還。不。明。白。他。
的。意。旨。正。待。問。他。忽。聽。得。門。鈴。大。震。我。便。仰。面。
外。瞧。果。見。施。桂。引。進。一。個。人。來。那人。穿。著。西。裝。
行。步。時。狀。態。軒。昂。似。乎。是。上。流。社。會。的。人。物。我。
正。要。上。前。問。姓。霍。柔。忽。直。跳。起。來。歡。迎。他。道。夏。
醫。士。難。得。你。光。顧。莫。非。有。甚。麼。關。於。毒。殺。案。的。
消。息。見。告。鄙。人。麼。我。方。纔。明。白。那。人。大。概。就。是。
官。醫。夏。芝。蓀。了。夏。芝。蓀。向。我。打。了一。個。招。呼。彼。

此坐下。他便笑嘻嘻的答道。正是呢。我剛纔聽霍先生的高論。竭力替被嫌疑的志斬聲辯說。他冤枉謀害的必另有他人。我也十分贊同。並且因此引起了我的好奇心。要想知道他的真相。現在到底那一個是真兇。不知道先生已尋得了。霍桑定了一定神。又向醫士瞅了一眼。笑道。呀。夏醫士。你竟來考試我了。也好。也好。我就被你考一考罷。你不是問我真兇是那一個麼。這也何必。我說你早已知道了。夏芝蓀笑道。不錯。但我還要你先說出來。我一聽却有些替。

霍桑擔憂。因他既沒有把握。又怎麼能夠回答。他呢。霍桑却仍不慌不忙。手中搖著蒲扇。笑著。說道。呀。你這考官真厲害。你既要我先說。我也姑且說一句隱語。我以為那兇人非常狡猾。早已逃出了法律的範圍。你道對不對。夏芝蓀呆了一呆。接著又笑道。這隱語算不得數。還是直說出來的好。霍桑道。這也容易得很。那兇人不出我因著夏芝蓀的影響。彼此都現著驚奇的。

神。色。我。默。察。夏。芝。蓀。的。狀。態。已。從。譏。諷。的。變。而。
爲。敬。佩。的。但。不。知。霍。桑。具。著。甚。麼。神。通。竟。在。片。
刻。之。間。知。道。行。兇。的。就。是。守。祖。這。時。夏。芝。蓀。也。
驚。嘆。道。霍。桑。先。生。你。的。本。領。真。不。小。照。我。看。來。
這。一。件。案。子。實。在。出。乎。尋。常。所。以。特。地。來。試。你。
一。試。不。料。到。底。瞞。不。過。你。但。不。知。你。用。怎。樣。的。
方。法。探。究。出。來。的。可。否。說。給。我。聽。聽。霍。桑。笑。道。
你。還。問。我。麼。老。實。說。罷。我。本。來。也。不。會。確。定。就。
是。你。自。己。告。訴。我的。夏。芝。蓀。疑。訝。道。我。何。曾。說。
過。甚。麼。霍。桑。道。你。雖。沒。有。說。你。的。神。態。却。早。已。

暗。示。我。了。現。在。且。慢。說。別。的。我。既。說。了。你。也。應。
把。你。所。知。道。的。宣。布。出。來。了。夏。芝。蓀。不。答。忽。從。
衣。袋。裏。摸。出。一。張。紙。來。向。霍。桑。道。你。瞧。罷。這。
我。錄。下。來。的。副。本。那。原。紙。是。從。郵。局。寄。給。赫。總。
巡。的。乃。是。韓。守。祖。鉛。筆。寫。的。親。筆。霍。桑。急。忙。起。
立。丟。了。蒲。扇。把。紙。接。過。就。電。燈。光。中。朗。聲。念。道。
『這。信。發。表。的。時。候。我。希。望。我的。嗣。子。惠。傑。也。
已。同。歸。於。盡。須。知。他。的。猝。斃。實。在。是。我。毒。死。的。
因。他。是。一。個。狠。心。的。人。背。後。又。有。人。援。助。我。死。
以。後。不。但。財。權。要。被。他。獨。佔。我。兒。師。雄。年。幼。也。

不免要受他的欺害。我的病現在已經絕望。爲著防患未然。起見使定意犧牲自己。乘機害他。我先發電叫他歸來。歸後用溫語向他託孤。並且將廢棄的契摺取出。預備給他。教他信任。不疑。那時我已預將猛烈的毒砒放入藥裏。當他進來給我的時候。我叫他先嘗一口。試一試藥味。怎樣。他果然很努力的喝了一口。那時他當了我的面。似乎不好意思。吐出只得勉強嚥了下去。回說很苦。我也就把餘藥飲下。又和他談了一回。隨即把契摺給他。他完全不覺得我的。

計謀便高興的下去。這時我自知生機垂盡。急忙草好兩封遺信。一封投給捕房。一封寄給我的知友無錫許義高。預備證明惠傑的死是我下毒和師雄絕沒有關係的。因據勢而論。惠傑死後也許要疑及師雄。那就違反我的本旨。了。我寫到這裏。毒性已漸漸發作。明知遲早之間。惠傑也要和我走一樣的路。可是我不能夠眼見他先死。真是一件恨事。我死之後。一切財產均歸我子師雄和我女娟寶承襲。至於我這一次的舉動。實在是萬不得已。恕我罪我聽

憑公論罷了』

只能按照守祖的遺言處理。於是本篇的紀述也就此結束了。

這一件案子竟有這樣的結果。不但我夢想不到並且也出乎霍桑的預料。因他後來雖然也已推想到這一層可是若沒有這一封死者的親筆信發表。他只憑著空洞的理想終究不能夠結局。那就也免不掉失敗。所以他事後回想覺得這一次的僥倖成功實是非常危險的。那信既經發表又得到許義高的證實志願當然就回復自由。至於守祖的遺產因為惠傑既死又不曾成婚並且他本房中也沒有嗣續在勢。

◎無事忙

芙孫

有一回我要事起得過遲了等到一骨碌的起來急急的找那上晚脫下的襪子越急越找不着後來朝脚上一瞧不禁失笑起來原來那隻襪子還穿在我的脚上。

毘陵周貞女生弟無端受辱於隣媼服燐自潔余題其父徵文事略後云小苑庭前滿落花惱紅偏是錦如霞飛來一紙鵠啼血可奈春痕漬絳紗寒枝梅蕊自幽香祇有逋仙相伴將墓地野鷺穿樹過倩魂不返牗淒涼如此人間不惜磨甘回鑪鍾鑄瑞戈他生倘墮前塵刦殲盡妖奴斫盡魔吟綺和之云傳來片紙味辛酸况值東風沁骨寒玉碎珠沈長飲恨冤禽墳海古來難青年遭刦實堪傷死博千秋姓氏香料得精誠凝結處冲霄慧劍吐光芒吟綺天才卓越行文不假思索振筆如飛居恆尤耽吟詠脫口而出故自不凡觀右二詩可窺豹一斑真不愧後起之秀

惜花

新時代文化大學觀

本局應世界之潮流
• 謂教育之發展 •
特聘名人 • 編輯新
時代文學大觀一書
• 用新時代之眼光
編選歷代詩文之
精華 • 以最精卓之
識力 • 採集當代文
豪之著作 • 文言即
駢散詩歌 • 無體不
備 • 白話即演講小
說 • 有美皆收 • 讀
此一編 • 勝讀文學
書百種 • 購此一編
• 勝購雜誌千帙 •

▲ 欲求腦筋活潑者不可不讀！
▲ 欲求思想出新者不可不讀！
▲ 欲求辦事得法者不可不讀！
▲ 欲求處世勝利者不可不讀！

集用

再版重編當代名人新文選集
再版重編當代名人新書信集
再版重編當代名人新演講集
再版重編當代名人小說集
當代名人新小說集

全十四冊

價洋六角
全書二冊
價洋六角
全書二冊
價洋五角
全書二冊
價洋四角
全書二冊

(用通足十洋代票郵一加費寄購函境外)

書新版出局書界世 路馬四海上

中 國 社 會 ◀

世界書局

▲揭破害人之毒計

新出門

言情小說

新黑幕大觀

出版新書

世風不古。人心險詐。陰謀詭計。層出不窮。滿地荆棘。處世堪虞。本局目擊心傷。惕焉有感。爲特多方徵求人勸世。作懲惡之晨鐘。誅心誅口。當警奸之暮鼓。秉筆直書。窮形盡相。拆穿最黑幕。全國各界利己害人之分。見者心寒。聞者髮指。險詐萬繁。緊湊情節。離奇人手。一編獲益無窮。可以燭奸禦侮。可以免禍保身。消閒解悶。尤其餘事。各界男女。盍速購閱。

情之素
芸蘭日記
芸蘭淚史
蕙芳日記
林黛玉筆記
多情美人
才子風流演義
西廂記演義
琵琶記演義
桃花扇演義
新式紅樓夢傳
唐伯虎全傳

▲以上各書照碼七折外埠寄費加一郵票通用

□發財

海上說夢人

先生阿要發財先生阿要發財說話的人身穿一件黑羽紗長衫頭戴硬草帽眼眶上面架著副黑玻璃眼鏡手中還拿着本正頭貨樣夾看

上去很像一個洋貨跑街似的然而走到人家這人雖然如此不受人家歡迎然而他倒是個商店字號裏面却鬼頭鬼腦東張西望看見人也不先請教尊姓大名客套幾句却開口就問笑說這回我身邊帶的都是好號碼開彩日子

先生可要發財那發財本來是人人喜歡的不近了上次你不是中過幾回末尾嗎此番包你

發財就裁兩條罷。那班不歡迎他的人聽他如此說有些仍舊嚴辭厲色的拒絕他有些却回

遠越容易撈錢呢先生我看你還是每樣裁幾條罷。

過臉來對他說發財人既如此你且拿出來揀揀再說於是那發財人便在身邊摸出一個手巾包打開來盡是五顏六色的花紙看他一張張拿給人看口中說這是利己券號碼二萬幾千不是正在居中嗎還有蕩工券一萬三千多號着過了三回頭彩真最吉利的號碼那自然富券二萬張票少彩多得獎最易手遠券號頭越大越好曾因他票名手遠故而手伸得越

看的人或買或不買或多或少倒也並無一定發財人按着他的程序挨家走去又到一家做棉紗生意的黃記字號中恰值店東黃老板在家貓兒坐鎮鼠子消聲一衆夥計都不敢同他答証發財人也很見機賬房門口轉了一轉看苗頭不對自往茶壺旁邊倒一杯茶喝了正打算出去再跑別處忽然背後有人拖拖他衣裳一角發財人一回頭認得是小茶房阿六原是個

三。小子素來挨不到他說話。大茶房杏生對他眼一瞪，他就嚇得跑一個老遠。現在拉拉發財人發財人雖然上中下三等人物，他都一例看待。然而對於這阿六，他一張臉上再也瞧不起來。皆因他看待別人一例只爲人，雖分着高下，他們身邊的洋錢角子不是個個一例的麼？未必大人物身邊的洋錢八錢三分，小人物身邊的洋錢祇有六錢九分。因此一視同仁，至於這阿六，身邊袋雖有好多隻，然而不知被裁縫司務做的時候，留了什麼贗勝洋錢角子，永遠跑。

不到裏面祇有泡茶時候揩油下來的茶籌，倒常有三四根在他袋中打公館積多了。阿六便要拿到烟紙店中去換香烟吃，所以再也湊不成一個角子。發財人曉得他囊中無錢，心裏雖然要看得起他，眼睛也不肯答應，冷冷的對他說：「是你麼？拉我做什麼？」杏生快要出來了，還不說是。小心着阿六，聞言果然四下望了一望，見沒有人方敢笑向發財人道：「你莫嗔我杏生適才被張先生差出去了，還沒回來呢。你身邊可有發財票？謝謝你賣一條給我。」

發財人聽說忍不住要笑，礙着黃老板就在隔壁。他也不敢失聲笑出來，惹他詰問，祇忍笑問。阿六道：「你當真買發財票嗎？」曉得發財票都要發財人買的，先要拿錢出去買了票子，然後可以得彩。發財倘使你沒有買票子的錢，就使

得了彩也輸你不着呢。阿六聞說，氣鼓着嘴道：「你曉得我沒有錢買票子嗎？給你看，看這是個什麼東西？」說時，伸手在袋中摸出一物，向發財人面前一揚。發財人眼睛最快，只一揚，就看出是一個雙毫銀角，暗說：「阿六的袋今兒交運了。」生吃了去，輪我不着。因此很替我抱不平。今兒

居然有角子摸出，摸進可知，瓦片也有翻身之日呢。當下發財人的臉也換將過來，眼睛見了角子，頓時拿他同別人一例看待，帶笑對他說：「阿六，你當真要買票子嗎？只是兩角小洋，還不可以夠買一條富券呢。」阿六聽說，呆了一呆，囁嚅道：「先生怎麼說？難道沒有錢了？這兩角洋錢還是跑街的王先生因一年到頭替他倒便壺，有好處的地方都被杏生吃了去，輪我不着。因此很替我抱不平。今兒

他。有。個。朋。友。家。辦。喜。事。送。兩。塊。錢。份。子。私。下。打。
發。我。去。不。敷。杏。生。知。道。皆。因。杏。生。逢。着。掃。地。搭。
檯。等。不。出。門。的。適。意。事。都。很。客。氣。讓。我。去。做。那。
跑。馬。路。送。禮。的。苦。差。使。却。搶。着。自。己。做。了。各。有。
各。的。權。限。不。許。相。混。的。呢。我。在。這。上。頭。賺。得。兩。
角。錢。要。多。一。個。也。沒。有。了。先。生。你。可。憐。我。平。日。
沒。有。得。罪。你。來。一。次。倒。一。次。的。茶。也。和。服。事。王。
先。生。一。樣。這。回。王。先。生。照。應。我。賺。了。兩。角。洋。錢。
還。少。幾。個。零。頭。對。不。起。請。你。照。應。了。我。隨。便。什。
麼。票。子。賣。一。條。給。我。倘。使。着。頭。彩。就。是。你。先。生。

的。無。量。功。德。我。阿。六。一。輩。子。忘。你。不。了。呢。
發。財。人。聽。阿。六。說。得。很。可。憐。的。覺。他。平。常。對。
自。己。果。然。十。分。客。氣。這。回。要。兩。角。錢。買。一。條。彩。
票。所。差。也。不。過。大。小。洋。裏。頭。幾。個。貼。水。譬。如。在。
茶。館。中。吃。茶。給。堂。倌。小。賬。也。要。幾。個。銅。子。落。得。
賣。一。個人。情。當。下。便。點。頭。答。應。了。阿。六。喜。不。自。
勝。慌。忙。遞。過。那。個。雙。毫。發。財。人。接。了。打。開。手。巾。
包。揀。出。賣。剩。的。一。條。自。然。富。券。說。這。是。七。千。八。
百。五。三。號。號。頭。很。好。並。且。欺。三。天。就。要。開。獎。
的。便。宜。賣。給。你。自。己。肚。內。明。白。阿。六。接。了。票。

子。千恩萬謝。自不必說。發財人收包將走時。忽然想起了一件事情。忙叫阿六。你適才有句話講錯了。你說服事我和服事王先生一樣。你不是說替王先生倒了一年的茶壺。替我却是倒茶。這兩樁事如何可以混在一起說呢。阿六慌忙陪笑臉道。對不起先生。是我一時口頭不小心。請你當我放屁。饒了我這一遭。大人不計小人之過。宰相肚內好撐船。下次我也決決不敢了。發財人走後。阿六拿着這條彩票看了又看。不知怎樣方好。忽然杏生回來。阿六聽見他咳嗽。

聲音嚇得慌忙將票子藏在短衫袋內。幸虧沒被杏生看見。然而他一進來見地下有好些烟灰紙屑。頓時沉下臉。對阿六眼一瞪。說你呆着做什麼。地下髒了。爲何不拿把箇帚掃掃。少停。老板出來看見了。又要害別人晦氣。這般懶惰。怎好吃人家的飯呢。阿六被罵不敢做聲。只得自去拿掃帚掃地。他口中不言。心內暗想。你不過是個老茶房罷了。對人這般神氣活現。再過三天。自然富券開彩。萬一我那七千八百五十三號竟中了頭獎。我便是二千塊錢財產的富。

着。照。樣。開。一。爿。字。號。像。王。先。生。般。的。跑。街。用。他。
幾。個。若。是。否。生。來。做。茶。房。就。替。我。磕。一。百。二。十。
個。响。頭。我。也。用。不。着。他。倒。夜。壺。呢。阿。六。心。中。轉。
着。念。頭。哪。一。隻。拿。笞。帚。的。手。也。不。知。不。覺。將。垃。
圾。掃。攏。來。又。攤。開。去。被。杏。生。見。了。又。罵。一。個。狗。
血。噴。頭。

到。夜。阿。六。橫。到。床。上。那。裏。再。能。安。睡。平。常。他。辛。
苦。了。一。天。上。床。不。到。一。袋。烟。時。候。就。呼。聲。大。震。
時。常。被。杏。生。因。他。聲。音。太。大。鬧。得。自。己。睡。不。着。
踢。他。起。來。趕。出。去。命。他。別。處。挨。一。會。等。自。己。睡。

着。了。再。來。今。兒。倒。沒。人。干。涉。他。連。阿。六。自。己。也。
不。明。白。這。爲。什。麼。緣。故。髣。髣。那。張。彩。票。在。他。的。
袋。中。躍。躍。欲。試。自。己。心。思。也。就。與。票。子。合。而。
爲。一。想。起。小。時。候。父。母。雙。亡。自。己。子。身。無。依。由。
叔。父。母。撫。養。成。人。送。到。上。海。皮。匠。店。學。業。皆。因。
耐。不。起。師。父。錐。子。的。利。害。逃。走。來。不。敢。回。家。

兩角洋錢向發財人賣得這條自然富券大後天開彩出來倘使得中頭彩馬上就有二千塊錢進款但發財人這條彩票本來要賣兩角大洋他祇兩角小洋賣給了我這裏頭明便宜我好幾十文貼水承他的厚意我那個錢也不能不優給從豐至少須得送他一百塊大洋還有王先生不教我送禮我就賺不到這兩角錢沒兩角錢也買不着彩票怎能得中頭彩他乃是第一個恩人我曉得他經濟很窘就送禮的兩塊錢也是賬房先生那裏借的我發了財也

得送他一百塊錢讓他還還債呢至於杏生這廝沒一天不罵我乃是我的冤家無論如何我連一角小洋也不願意給他況且我所餘祇一千八百塊錢應用之處甚多第一我年已成丁還沒娶親少說說五百元討親費終得預備鄉間祖產原有幾間房屋父母死後聽說已押給別人此番我不免要贖回來與渾家居住這上頭恐非二三百元不了所剩一千元存莊生息就一分利也不過每月十塊錢不夠夫妻倆開消倘然我仍做茶房勾當又恐被女的瞧不起

而且有了這許多家私，再要替人掃地倒便壺，也未免犯不着了。若說拿這一千元做生意開店，又似乎本錢太短，發揮不出大市面。若能再加二千元，便能指揮如意了。這都是自己算小的。不好早些向發財人買了兩條票子，豈不可以多得二千元，要開店也就夠了。但兩條彩票，須要四角大洋，自己祇有兩角，還有那兩角錢，從何出產？這件事又要怪王先生了。他一般送禮，爲何不送了那朋友四塊錢呢？

阿六這一夜的念頭，決非做書的三言兩語所能形容。

可包括。然而他思來想去，顛之倒之，也不過就是這幾個問題，跳不出作者思想範圍之外。次日早上，他正當好睡，但已到工作時間，杏生怎肯容他適意將他喚起來，掃地揩檯，做他的例行公事。阿六想橫豎吃苦也不過一兩天工夫，落得賣賣氣力，所以作事倒非常巴結。拖地板抹帳，桌格外乾淨，杏生見了，心中暗喜。他喜的不爲阿六肯賣力，却爲少停黃老板來店，看見檯上地下乾淨，一定讚美他，做生活勤儉呢。這天發財人又來兜生意，阿六在他未來的時

候。本預備下許多話要問他。但見了面却一句也想不起來。而且有杏生在旁邊。他也不敢開口相問。阿六心中猶以爲發財人看見他一定有許多話要對他講的。所以見他一來自己。慌忙倒茶上去。不意發財人祇對他笑笑。並沒有別的言語。阿六倒大惑不解。再一想。大約彩不會開。他還沒曉得我要中頭彩。所以無言對我。說了那也不能怪他。再過兩天。自有顏色。這都是阿六一個人的念頭。正所謂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這天他不知做

錯了多少事。也不知被杏生大罵了幾次。到晚依樣葫蘆。又抄老文章。瞎念頭轉了一夜。第二天他因兩夜未得好睡。精神十分委頓。但那條彩票是他獨一無二的性命。故他時時刻刻留心着袋內。必須伸手摸到了票子。方能安。心。又因袋中還有好幾根水籌。藏着深恐硬東。西磕破了。彩票故而急向烟紙店中換了枝香烟。回來四顧無人。他便劃根火柴。吸着了。心想現在我雖然吸這黃包車牌。但到兩天之後。我便要吸那三炮台。大前門咧。心中想着得意無

比。然而。身子。倦。極。的。人。一。舒。適。兩。眼。便。想。合。攏。這。也。是。身。體。動。息。上。一。定。的。程。序。阿。六。正。朦。朧。欲。睡。的。當。兒。忽。聞。杏。生。叫。喚。瞌。睡。虫。頓。時。嚇。得。老。遠。的。逃。走。阿。六。答。應。一。聲。忙。把。吸。剩。的。烟。火。頭。捻。熄。藏。在。袋。中。奔。出。來。杏。生。已。等。不。耐。煩。罵。他。在。裏。面。做。什。麼。你。口。中。怎。的。有。烟。可。是。偷。賬。

房。中。的。香。烟。吃。嗎。阿。六。連。說。沒。有。然。而。一。張。臉。已。漲。得。通。紅。幸。虧。杏。生。並。不。追。究。祇。給。他。一。封。信。說。你。快。快。送。往。某。處。須。要。回。音。快。去。快。來。不。得。有。誤。阿。六。領。命。拿。着。信。出。來。走。到。馬。路。上。心。想。這。個。差。使。一。定。是。別。人。打。發。杏。生。做。杏。生。却。差。我。跑。真。可。謂。之。大。懶。差。小。懶。小。懶。差。門。檻。了。一路。走。着。忽。覺。袋。中。熱。烘。烘。的。有。烟。冒。出。阿。六。大。驚。即。忙。伸。手。摸。出。看。時。原。來。是。他。適。才。吸。剩。的。半。段。紙。烟。頭。上。的。火。雖。被。他。捻。熄。然。而。還。有。星。火。餘。燼。到。他。袋。中。忽。然。死。灰。復。燃。起。來。故。而。冒。烟。阿。六。別。的。不。打。緊。却。急。於。要。看。那。一。條。彩。票。曾。否。燒。壞。打。開。來。見。四。圍。還。好。好。的。祇。中。間。號。碼。上。面。正。是。紙。烟。火。搭。着。的。地。方。本。來。號。碼。是。零。柒。捌。伍。叁。現。在。祇。剩。零。柒。捌。三。字。五。叁。兩。

字中西文都已灼去眼見得成了廢紙阿六這一急大約沒有人經歷過皆因丟房子失老婆蝕却開店的本錢幾樁事同時遭逢教他怎的不急所以一口氣回不轉來頓在馬路上暈了過去

事有湊巧他纔一跌下背後恰巧有一部汽車開過葉子板剛帶着他的大腿劃開三寸多長一條口子鮮血流出汽車夫見肇了禍慌忙停機坐車的是位富紳內眷女人們胆子最小看見血就嚇得皺緊了眉頭問汽車夫礙事不礙

那時阿六受着痛也醒了轉來坐在地下拿着那張票子抱頭大哭車上這位太太見了說這人怪可憐的一定爲着汽車碰傷了痛得利害所以哭呢這裏有一百塊錢鈔票你拿去給了他教他回去好生醫治罷汽車夫依言將鈔票給了阿六旁邊雖有巡捕因見阿六所傷甚輕車主人也很講情理故此並不留難讓那汽車開去

好事者將阿六送回黃記號中他雖得了一百塊錢猶捨不得那條彩票哀哀只是痛哭被杏

生臭罵了好幾頓。同事們有些說阿六怪可憐。有些說他造化無端得着了一百塊錢。還有幾個說也許那條彩票當真着了頭彩現在燒却末尾兩字不能作數。豈非是他沒福。衆人議論紛紛。黃老板也知道了。對杏生說阿六這人財迷了心。不能再用你打張船票送他回鄉下。去罷。杏生不敢不依。當天就打發阿六回家。他現在有了一百塊錢。鄉下的叔父母一定很歡喜。迎他。決不致追求他皮匠店內私逃出來的過失了。

但到開彩的第二天。發財人拿着對號單到黃記號中來尋阿六。說他那天買的一條自然富券着了五三兩個字。末尾一賠二有四角錢進款呢。衆人回他不錯。他着了末尾。不過不是今天着的。在兩天前頭早已着了。而且還得到一百塊錢的獎。不待你發財人報告我們早知道。咧。

發財人聽了莫名其妙。



● 豐福

吟秋

甲乙丙三人相聚閒談。甲爲教員。乙爲醫生。丙爲照相者。甲曰：何種人之豔福最佳？乙曰：當然惟我醫生之豔福最佳。美人患病均須延我往醫。或親來就診。嬌姿柔質任我細看。且診脈時玉腕雪臂兩指輕按此種感覺有難以言語形容者。丙曰：君言良是。然未及我照相者之豔福尤佳。君所見之美人多屬病容。嬌軀蓬頭垢面。不若我處之來照相者大都錦衣麗裝含笑帶顰自首至踵由我支配或坐或立與我商量。且可私自添印永留佳話也。甲曰：君等豔福固屬不淺。抑知我教員之豔福爲更佳乎？女校學生濟濟一堂。妙齡芳華秀姿美貌不飾。不俗亦莊亦雅。朝夕相見文字互商甯非人生樂事乎？三人遂相與一笑而散。

閒時尋樂……小說頃好

香齋叢書

式新香齋女叢書（當代女才子著）

吳中美姬・久播芳名・繡閣春深・
都成佳話・本局近覓得蘇闌十姊妹
閨中戲作十種・論其資料・則幽怨
哀豔・無體不備・言其文詞・則溫
柔體貼・無美不全・豈僅香豔大觀
亦是美術祕寶・讀之可以長智識
•增美感・有情人當以先觀爲快也

(下列名書)

書新版出局書界世 路馬四海上

□平湖少爺

趙赤羽

去年秋與張君秋平同遊嘉興之煙雨樓。樓在鴛湖中，往遊者必先以舟余等亦雇一艤舡鼓櫓。而前兩女郎赤足把櫓，年皆十五六，雖亂頭粗服，不施鉛華，而神采妙曼，鬢苧蘿村上女也。方櫓枝左右靡，女郎之柳腰亦擺蕩不已。湖中菱葉猗儼，波汶灑漱，時見水鳥二三掠舟而過。好音悅耳，空翠撲人胸襟，爲之一豁。霎時天忽陰黯，遙望紅樓一角，隱約煙絲雨痕中，幾疑天上宮闕偶現人間。始覺前人命名之妙。余等對茲佳景，不忍登陸，乃命女郎泊舟湖心，取酒縱飲，佐以鮮菱勝懷。霞舉直嗤金谷傳杯，尚非雅人深致不及此間樂也。坐久之，余謂張君曰：如此江山，不可無清談相對，啜飲能不悶損然。人張君莞爾曰：然則其語君以平湖少爺事聊

以下酒可乎余答應曰甚願

張君曰平湖東北門外有一報本寺當數十年
前忽有一行腳僧飛錫到此遂主是寺僧不詳
其法名時人以其爲侏儒僉呼之爲矮子和尚
和尚嘗謂得異人傳授善行繫架誥神拳能爲
雀躍隼飛履簷壁如平地卽以其術在報本寺
授徒所授徒皆聞右子弟嘗謂人曰富貴人學
術但以之陶情悅性解岑寂而已故我授以術
無傷也若貧賤子弟一有所得則無惡不作教
之適足以速其禍故我甯擯而弗錄聞者咸隣

其說以是諸爲和尚徒者皆出名門時人概稱
之爲平湖少爺尊之也少爺無事時常與和尚
走馬放鷹行獵於野鄉人咸望若輩如仙人一
日出獵於茶浦日昃而出日晡未歸止於海濱
衆人皆有飢意和尚戲以石投水尋取之出則
化爲鮮魚盈尺又搏沙泥作餚餚支兩架盛以
瓦片而蒸之須臾魚熟餚亦熟氣蒸騰蓋興
真者無異也和尚曰諸君亦欲得酒乎衆曰固
所願也和尚乃以瓢掬東海水遍飲諸人嘗之
氣味芳冽沁入腸肺勝市沽不止倍蓰於是諸

人咸得醉飽其行事之奇特往往如是和尚嘗以術禁鎖鎖立開復以禁鍵鍵亦立啓後悉以授羣徒久之徒衆亦能禁雖遇重錫着手靡弗立解一夜少爺相約潛入某綢莊試其技以術啓門而進盡以其莊內所列綢緞取而陳於屋頂一錢櫃三人臥其上加鍵焉而亦以術盡運其金錢於屋上瓦鱗中然後綁門揚長而去次日店夥晨出啓門忽覺盡失其貨急視錢櫃黃白物亦不翼而飛大驚走告諸主人主人亦失色正在紛擾間外有市人入告曰汝店屋頂累

累陳列者皆綢緞也出視果然蓋卽昨夜之所失者乃命人梯而取焉檢查之不少缺卽銀錢亦如數在瓦鱗中衆人僉誠詫不已或曰此必平湖少爺惡作劇及問之此中人果然曰聊以相戲耳於是平湖少爺之名益大噪其後和尚他去平湖少爺家道咸中落阮囊羞澀無復當年裘馬輕肥氣概於是不逞之徒以有技可恃不肯強自韜晦向以之游戲者今且持以爲謀生之技矣烏衣巷中人忽一變而爲樑上君子而平湖少爺四字遂無形爲蘇老之別稱時地

方人士往往失竊咸疑平湖少爺所爲而少爺家雖式微門牆猶高不可攀獸環鍍錦型典雅終不敢發其奸而諸少爺術又神通莫能窺伺卽加究詰亦無術足以間執少爺之口也有陸姓少爺者亦隱於盜者也嘗於夏令白日詣一宅竊物入一閨闥頗華麗寶帳四垂隱約有一玉體橫陳其中陸盡以其室中衣飾納之懷中並卽帳中取其所卸上下衣牀中人忽驚覺然以赤裸不能出追但探首視驚呼曰此何酷肖余母舅也陸姓反顧且笑且行曰不圖誤入甥

女室慚愧慚愧然亦竟攜其物而去於是平湖少爺人咸知其確爲鼠竊勾當益鄙夷不屑道平湖少爺四字昔之聞人稱而色喜者今且拂然怒矣嗣後平湖少爺相繼以老病死十餘年前尙餘一人殆萎矣是人嘗飲於茶肆中時當盛夏肆前以竹竿撑破簾用蔭驕陽有好事者謂之曰頗聞老人好身手尙能在破簾上周行三匝耶老人曰是不難言已一躍蹴簾上簾本竊敗已不禁風雨而老人循行其上如履平地無殊枯葉飄墮其上被風引拂微聞屑索聲而

已繼復一躍下啜茗如故神色不變肆中人咸嘆爲神及老人死而平湖少爺遂絕跡不過爲世人增一掌故或用以調侃朋輩已耳至今有呼平湖人爲平湖少爺者其人尙怒目戟指引爲大辱

張君述至此語忽輟余曰平湖少爺之軼事止此耶張君曰爲事尙多惜余不復能憶余曰惜哉一齷之嘗於食爲未快也張君曰無似其語君以關於平湖少爺之一段趣史乎余又亟應曰甚願張君乃復述曰平湖人與海鹽人積不

相能而以文人爲尤甚一年七縣童生會考于嘉興府有數平湖人望見海鹽人來卽揚言曰海鹽烏車（車爲龜之俗音）來矣海鹽人亦反唇相稽曰此平湖少爺也爲人之至賤可勿與較旣而兩平湖人作對口相語狀甲謂乙曰君亦知海鹽人何以名烏車乎乙曰不知請示典故甲作鷺鷺笑曰海鹽人讀「我」作「鳥」一讀一轉來爲「車來」倘一日丈夫晚歸叩其家門其婦應聲出必先問曰擊門者誰其丈夫在門外對曰鳥（我）烏車來哉（我轉

來哉。其婦一聞烏車來三字，則立爲啓門納之而入。此非海鹽人不諱爲烏車處耶？海鹽人大慚，擊平湖人適平湖人多海鹽人，大敗。次日合海鹽之考生擊平湖人平湖不敵。後六縣考生合擊海鹽人海鹽又大創。羣訴諸府令。府令乃召平湖海鹽人而問其故。海鹽人曰：平湖人罵余等爲海鹽鳥車，故怒平湖人曰：海鹽人斥我等爲平湖少爺，以是致憤。府令立斷曰：據爾兩縣所言，則屈在平湖夫烏車惡聲也。聞之而怒，人情之常也。若平湖少爺，則直爲尊稱，赴考。

相值見異。縣人初不知姓名，互相酬酢。遇秀水人，則稱之爲秀水少爺。嘉善人，則稱之爲嘉善少爺。遇平湖人，則稱之爲平湖少爺。庸有傷乎？乃各擊平湖生掌心三十板，以儆而不知平湖。乃各擊平湖生掌心三十板，以儆而不知平湖。實有此一段故實也。冤哉！

◎ 湖上遇雨

海容

霏霏細雨拂長堤十里烟濃樹色迷行盡

竹西亭下路杏花雲落亂鶯啼

罵余等爲海鹽鳥車，故怒平湖人曰：海鹽人斥我等爲平湖少爺，以是致憤。府令立斷曰：據爾兩縣所言，則屈在平湖夫烏車惡聲也。聞之而怒，人情之常也。若平湖少爺，則直爲尊稱，赴考。

□狂笑

江紅蕉

趙健伯在蘇州一向是替富戶人家經營收取。如期繳納這個期限叫做開倉。因為繳納的租田租的一年之中要算九月底十月初的時候。米一定要囤入倉中所以叫開倉。可是近來蘇最忙那些富家收租是立一個棧屨了幾位帳房先生經營此事編造了魚鱗冊佃戶花名冊。租米數目冊依照了田的肥瘠額定了租米的數目。每年填成了一張由紙在霜降節的相近發給佃戶命他照了由紙所開應納租米石數此一年的收入養家活口綽綽有餘在空閑的

時候跑到酒店裏吃吃酒真是逍遙自在。

他的運氣也真壞自從民國元年被辭了館後直到如今也沒找到一個事情吃盡當光家無長物他的妻子邵氏娘家本來狠窮嫁了健伯苦吃儉用也沒有過一天舒服日子這幾年健伯賦閑在家邵氏做些針綫貼補幸而沒生過一男半女夫妻兩人過活却已拮据得不成模樣健伯每天還要喝酒至少也要喝半斤的紹興酒否則就要酒癮發作整天沒力氣好似生病一般他總在一家酒店內倚在櫃上喝

酒別人都有幾盤下酒的小菜蛻壳蝦咧醃鴨蛋咧總排在酒杯的前面健伯却單有一包醃毛荳這一包荳的價值不過五個制錢可是他喝上三四口酒方始吃一粒荳所以非常節省喝完了酒把荳包包好藏在懷裏回去明天來喝酒仍是這一包荳有時別的酒友順便也把筷子夾兩只蝦或者夾一條小烤子魚送他下酒却爲健伯狠健談他肚裏的山海經要算最多一年三百六十天每天總有一只講給酒友們聽從沒雷同過一會他講起來好似書場

裏的說書先生生龍活虎滔滔不絕所以一輩老酒客都狠歡迎他並不因他貧窮而避之。若浼有時自己喝不了的酒就賸給他喝不過問他們借錢是不行的。

那天他又逼着邵氏拿出了八十幾個錢跑到酒店沽了半斤紹興掏出半包的醃毛荳仍倚在櫃上喝着每喝一口總細辨酒味辨了一陣才慢慢的咽下所以他半斤酒喝的時候又多又慢可是他只酒碗却端在手裏不住的向嘴唇邊送着其實他何嘗有多少酒喝到嘴裏不

過嘴唇與碗邊行接吻禮罷了他的酒腸其實狠粗狠長就把半斤酒直灌下去也填不滿肚腸的一角可是他想這半斤酒喝完了第二次的酒錢不知還在那裏今天夫妻兩人從早晨起直到如今一粒米也不曾下肚明天要是弄不到錢慢說飢腸要餓癟酒腸也要乾癟了這便如何是好呢一壁想着一壁便把酒碗放在櫃上連接吻禮也不敢行了對着酒碗出神却又想道照此下去真是不斂之局難道從此以後飯也沒得吃酒也沒得喝了麼那麼今天這

半斤酒就是最後的半斤了。臨別紀念更不能冒冒失失的把半斤酒狼吞虎咽的喝下去。自然而然慢慢的細斟淺酌品他的美味。他想到這裏微微嘆了一口氣。

他隔座的酒友李伯攸與張立三見他與平日神氣不同。平日是有說有笑。狼樂觀派的怎的今天如此頹喪。山海經也沒講立三道。嗰健伯怎的嘆氣。健伯道不瞞你說。今天心裏狠煩惱。酒倒喝不下了。伯攸道你是樂天知命的啊。難道爲了沒有孔方兄便嘆氣了。麼酒在肚裏事

來沈下臉來道。男子漢大丈夫是能屈能伸窮些算什麼一回事。如今我不過謀不到事做罷了。這一半是我的命運。一半也是我傲骨性成。不肯遷就那種奴隸性質的事情罷了。立三道是啊。你是不肯遷就人的好烈性啊。不過天下世界要想吃飯也叫做沒法做奴隸的地方只得做奴隸呢。拿了人家的錢怎可不給人家做。

事難做。做事就是奴隸嗎？要是不做奴隸？如
非家裏有幾百萬家私，就可以不做人家的奴
隸。還可以叫別人做你的奴隸呢！可是做事要
分別出奴隸與非奴隸。那就難了。伯攸冷笑道。
立三：你休得多嘴。當世自然有幾個名士懷着
這良禽擇木而棲的意思哩！健伯狠狠的說道。
你們只管取笑罷。我今天一古腦兒沒喝到四
兩酒。你們便來嚐嘗我的酒。興真是可厭唉。
都是我自己命裏注定要給你們取笑罷了。否
則昨天早晨投河。要是沒人來救。住早已淹死。

今天也不再遇你們的了。立三聽了大驚道：投
河可是真的麼？健伯道：騙你們作甚？我也不想
你們的撫卹金。說什麼當真不當真呢？伯攸却
仍冷笑道：是啊！投河輕生本來不是容易的好
死不如惡活。要不是有烈性的人，誰也不肯死。
的。健伯道：你休得有嘴。說別人沒嘴。說自己。
試設身處地。你換了我。你能不能撇了妻子。狠
烈性的去投河。讓妻子們也凍餓而死。麼？伯攸
道：要是有烈性的男子漢。自殺是很容易的。何
況投河呢？這種烈性人死了他的妻子。自然有

人可憐他出來扶助決不至於凍餓而死說不定因為丈夫死了家裏倒減少了食指還少了一個酒鬼那時的境遇或者竟比沒職業的丈夫在時倒好過日子咧你要是死了何嘗也不如此那時這裏的酒友見你死得可憐妻子生活艱難大家湊一個一文捐立一個摺子給你妻子收取些撫卹金以便存在銀行生息度活日子這倒是一樁意中之事總算不負了一場酒友的情誼并且酬謝你每天講山海經的辛苦立三道是啊你要是投河死了你妻子所

得的撫卹金或者倒可以湊成不少咧這却我們可以担保的可是我門說這句話也是理想之談並非逼迫你去投河而死你真去死了可怨不得我們伯攸道他那裏有烈性去投河叫他沈到酒缸裏去他倒甘心的說得一酒店的人都哄堂大笑健伯不由的大怒捏了拳頭在櫃上一擊那張臉上漲得血紅把碗中的酒一喝而盡

伯攸與立三都是沒得正業的一天到晚拆人家的白過着日子他們兩人暗暗的商議伯攸

道健伯既然如此窘迫我們何不替他想個法子立三道有這心思替他想法子何不自己想想法子呢。伯攸道我有個妙計在此要是照此而行包你大家有酒喝有錢使用立三道什麼妙計呢。快些告訴我可以商議商議。伯攸便附在立三耳上道如此如此這般這般立三聽了不由的拍掌稱妙道是啊健伯無有不贊成的我們快些與他說知可以從速進行了說着就到健伯身旁先向健伯上下身打量了一陣子微笑着道酒委實是好東西可是喝得不殺癮。

怪難受的比不喝還要難受呢。老健你說對不对健伯咽着一口唾沫嘆道可不是。像我每天只喝着半斤酒委實沒殺渴咧。立三笑了一笑便招呼酒保又燙了一壺紹興替他要了一盆拌雪裏紅一盆鹹花生。健伯急道我不吃了。立三道怎的不喝啊。健伯道不瞞你說早晨到如今一粒米也不會下過肚。喝了半斤酒腰裏空癟癟叫我再拿什麼來還這酒鈔呢。立三笑着把胸前拍了一下道老健放心有兄弟在此今天也叫你樂一樂。你只管喝便了說着便在

懷中掏出一只皮夾子叫了酒保過來問他幾個錢酒保還報了一個數目立三便在皮夾子裏取出兩角小洋叫他去付賬餘下的存在你處與趙先生叫一碗大肉麵吃便了說着把皮夾子摺好藏在懷裏健伯快活得非常千恩萬謝笑得口也合不攏了把剛才恨他們的心思完全拋到九霄雲外去了慢慢的喝酒吃麵真是其樂陶陶後來酒既喝完麵也吃罷立三與伯攸便悄悄的拖了他的衣角一同走出店來一路隨便談談走到一個冷僻所在伯攸道老

健啊酒也請你喝了麵也請你吃了你可請些什麼給我們呢健伯睜了兩只圓眼道一身以外沒得什麼了將來手頭寬裕一定加倍奉請如何伯攸道不行不行待你手頭寬裕不知要候到什麼時候頭髮白了怕也沒得吃呢健伯道我現在的境地好似一塊石子你想石子裏怎熬得出油呢立三道我倒有個妙計在此不知你贊成不贊成只消如此這般一來包你有錢買米有錢喝酒健伯起初不肯道此事跡近局騙以後發覺了怎見得人面立三道現在世

界。只要有錢使用顧不得這許多了我們也給你仔細想過了除了這條路不走委實要到討飯的地步了我們也是好心替你計劃出這條妙計用不用隨你以後可不要到我們手裏借錢。你把以前的情形仔細想一想除去我們兩人可有那個朋友借過一個制錢給你我們待人還是歹還是好你也不是三歲的孩童總懂得這個健伯一想果然不錯便回轉心思道那麼依計而行你們務必要幫我的忙才可以見功效啊。伯攸立三同聲道那是自然這個你只

管放心包你馬到功成便了不過你自己也要謹慎不可在人前露出馬腳倒是緊的健伯道這個我理會得立三道不過事成之後怎樣酬謝我們健伯道這個不消說得自然先把借你們的錢如數清償另外重重的酬勞立三道借的錢當然要還不能併作一談酬勞一層也須說明了事後大家才不致反悔空話休去談他伯攸道我想還是如此罷要是得到了錢我們三一三十一均分罷健伯道這個不行我究竟把以後的名譽幸福以及趙健伯三字完全

都犧牲了這樣說起來太不值得了。伯攸道：發覺起來是犯刑事的我與立三都是教唆犯。定起罪來比你定得重。照理說起來三份分派。你還便宜得多呢。健伯道：照此說來我不過做你們的傀儡罷了。立三笑道：豈敢。豈敢。健伯道：既然如此，就是三份開拆罷。

明天晚上伯攸一個人在那家酒店內喝酒。立三忽然穿着一身水淋漓的長衫、袴子、襪子。鞋子也都透濕氣。吁喘喘的奔進來。道不好了。不好了。健伯當真投河死了。說時臉上露出狠。

慌張的顏色顛顛的坐到椅子上去。伯攸聽了跳起來驚道：當真麼？究竟是你跌入河中還是健伯呢？立三又喘着道：當真是健伯。引得店裏的酒客一齊圍過來問他。立三暗暗瞧了一瞧。人數暗喜。今天都是老酒客。并且還有一位做醫生的大慈善家李湘波。也在其內。便又喘着道：我從朋友處回來。走過那邊河口。天色已黑。却又冷僻。走過的人很少。我遠遠聽見河中有水聲。走近時似乎河中有人丟在那裏。那時剛冒起來。我乘着微光仔細一瞧。好像就是健伯。

我才想起這裏是有落水鬼的時常要引人下去。人跌了下去總陷到河底的爛泥裏連尸身也掏不着的。我的心裏非常的怕便要想逃可是想起了見人不救總不是大丈夫想着便奮不顧身的跑下去援他。咳怎知他已吃飽了水身體重重慢慢的下沈竟拖不起他我自己也

波抹了一抹鬚道健伯生時做人還好如今他已死了你怎的還去取笑他呢說着便把自己一杯五茄皮酒遞給立三道你喝着壓壓驚解解冷氣罷立三接了喝了幾大口才放在櫃上湘波道不知他家裏可還有什麼人立三嘆道咳他家裏只不過一個妻子罷了知道了一定要哭得死去活來呢湘波嘆了一口道氣無些險些陷下去所以衣裳都濕了不過健伯却已死了這便如何是好呢說着一手把濕長衫提起來給衆人觀看其中有一個做木匠的笑着道健伯是遊龍宮去的他真有好福氣呢李湘是要報的伯攸說着便自告奮勇到巡警局去

巡警局已經過幾樁案子都是在那裏淹沒找不到尸身的如今被伯攸說得入情入理巡警局也信以為真跑去稍稍勘了一回其實也勘不出什麼東西可是經他一勘似乎鐵案鑄山

健伯確是投河在那裏陷入河底的泥漿裏面去了那大慈善家李湘波就叫石匠鑿了一座如來蓮花柱樹在那河邊算是鎮壓邪氣的落水鬼見了這蓮花柱就不敢作祟行人雖然是迷信的事情却也是宅心仁善自然可敬他另外發起了一個卹寡捐把那酒店中的酒友個

個捐到別處又設法捐了不少一共捐到了三百塊錢存入可靠銀行把存摺就自去交給了邵氏收執邵氏感激萬分叩頭道謝伯攸與立

三暗暗歡喜非常

伯攸與立三又跑到那個冷僻所在有一間小屋那門閉着伯攸輕輕的把手指彈了兩下裏面就有一個人開門出來這人矮矮的身材穿著一件破舊的竹布長衫低低的問道那話兒怎樣了伯攸與立三四面望了見一望沒過路的人就掩了進去那矮人便把門關上又問道

那話兒怎樣了。伯攸道自然馬到功成了。老健啊從今以後你紹興酒可以放量喝了。健伯道當真麼立三道誰與你說笑話。健伯道那麼錢在那裏立三道錢在你老婆手裏。健伯道怎樣便成功了呢。立三便把怎樣裝做救你怎樣報巡警局怎樣慈善家李湘波湊捐卹金一一告訴健伯。健伯快活非常。伯攸道如今錢是來了。三一三十一也要實行了。健伯道這個自然要履行的。可是如今我見不得人面。這便如何立三道。我又有一個妙計在此。健伯忙問道什麼。

妙計快些說出來。立三道你本來是個連頭鬍子。你只須把鬍子剃去再理理髮洗一個浴。換一身白淨衣服買一只新式的呢帽子戴上。包你沒人認識你了。健伯道說話是容易的。可是這些錢從何而來呢。立三道索性由我借給你罷。待到你回去拿錢出來再還我不遲。說着就摸出二十元鈔票遞與健伯。健伯接了更是歡喜。非常伯攸與立三心裏暗想他回去取了存摺自己決不敢到銀行裏去支款的一定要我們去代領。那時權在我們手中多分他幾個錢。

狠。是。容。易。如。今。借。錢。給。他。也。算。是。下。的。本。錢。
健。伯。剃。了。鬍。鬚。理。了。髮。洗。了。浴。又。買。了。一。件。半。
舊。的。湖。繡。長。衫。一。只。灰。色。的。薄。呢。帽。在。洋。貨。店。
內。大。鏡。子。裏。照。了。一。照。覺。得。神。氣。奕。奕。英。俊。非。
常。自。己。也。不。認。識。了。伯。攸。與。立。三。暗。暗。喝。彩。又。
同。他。到。旅。館。中。開。了。一。間。房。間。以。爲。安。身。之。所。
那。首。的。小。屋。原。是。暫。時。向。買。五。香。荳。人。借。的。給。
了。他。一。塊。洋。錢。就。此。解。約。以。後。使。在。旅。館。內。接。
洽。一。切。了。

伯。攸。道。如。今。你。什。麼。都。布。置。好。了。可。以。回。去。拿。
存。摺。出。來。大。家。分。錢。用。了。健。伯。道。可。是。我。突。如。
其。來。的。回。去。我。妻。子。一。定。要。驚。疑。或。者。當。我。是。
活。鬼。出。世。我。想。還。是。你。們。先。到。我。家。裏。去。隨。機。
應。變。暗。暗。爲。我。妻。說。知。然。後。我。再。回。去。否。則。冒。
冒。失。失。一。定。要。鬧。出。禍。來。這。可。不。是。玩。的。立。三。
道。倒。瞧。不。出。你。比。我。們。細。心。咧。既。然。如。此。我。們。
先。去。便。了。你。把。帽。簷。拉。下。揀。靜。些。的。小。巷。慢。
慢。走。來。那。時。我。們。說。妥。了。自。會。迎。上。來。招。呼。你。
的。健。伯。道。那。麼。你。們。去。罷。千。萬。留。神。休。得。失。敗。
伯。攸。道。這。個。我。們。理。會。得。用。不。着。你。嚙。嚙。說。着。

二人自去健伯暗想一個人沒了錢就想出謊騙的法子來騙人家的錢用真是十惡不赦可是我要求他們薦一個事情做做或者問他們借幾個錢用用那就板起了臉抵死也不允的聽見我死了却又哀憐着我湊了錢撫卹我的妻子不知他們的心腸究竟怎樣生的難道我

的才能不能做事麼還是我做了事不老成要舞弊營私麼否則何以一個人也不肯薦我一泣見了他們就立起來迎接請他們坐下又謝個事情做做如今反而至於騙人家投河去領他們的卹金害得妻子哀哭傷心呢獨自想着不免深深嘆了一口氣心裏一酸兩綫熱淚不由掛了下來便把衣袖拭乾了戴上帽子把帽簷拉了下來兩只眼睛都遮住了他在鏡子裏照了一照覺得決沒人瞧得出才叫茶房關房門自己便出了旅館掠小巷走着回去這時天色已慢慢的黑下來了

如此真可憐啊。立氏哭道：咳！如今是幽明路隔，萬不能再會了。邵三道：其實嫂嫂要見一見倒不難。不過他現在的境地真可憐罷了。邵氏道：人鬼怎的可以相見？伯攸輕輕說道：他現在或仍是個人，並非是鬼也。論不定呢！邵氏驚道：先生何以見得？伯攸道：昨天我做一個夢，夢見他好好的還活着，並沒有死。今天說給立三先生聽了，誰知他說：昨天也做一個夢，也是如此。所以我們疑心他還沒有死。邵氏道：這更奇了。昨天我也做一個夢，也是如此，咧！真是奇事了。

立三道：要是他真沒有死，今天便回來，料想嫂子一定快活。邵氏道：不瞞兩位先生，說他活在世上，也沒職業，十年沒掙下一個錢，並且每天要喝酒，家用都是我做手工掙下來的。所以我真恨極他了。可是他死了，却又非常傷心，不禁悲從中來。究竟家裏少一個當家的人，零丁孤苦的苦了。說着，又掩着手帕拭淚。立三勸着道：嫂子啊，死的是死了，哭也無益，還是保重身體，要緊切莫哭壞了身子。這倒不是玩的最好，萬一健伯真沒有死，如了我們的夢境，那就最好了。

伯攸道萬一他真回來了他依然沒有職業倒要分潤你的卹金不知嫂子如何邵氏道他真回來了休說分潤便把全份兒給他也是願的咳他是死了怎能再回來呢伯攸道待我去找我說不定還沒有死要是遇見了我就領他回來便了你想我們三個人的夢境怎的在一夜中相同如此這明明是鬼神托的夢兆這却不能不迷信一下子了

一個人爲來爲去無非是爲的錢可是像我這種情形也少有得狠的此次回去要是被妻子知道不知作何感情咧咳一個人身體的痛苦倒也有限如今我精神的痛苦却是無限從此以後我怎能再在這裏萬一被人知道怕要坐牢獄的了此次拿了錢以後只得別了妻子到別處去生活咳這種生離其實就是死別呢他一路走着一路想着暗暗的垂淚深悔誤聽伯攸立三之言弄得如此以後的命運不知如何一個落水鬼那趙健伯三字早已死了好久了收場這時已走到自己門口見各家都已關門

月色照在大門上。狠亮。他又起了許多傷心的念頭。見門半開着。便輕輕的掩了進去。走到客堂裏。見設着自己的靈座。心裏像刀刺一般的痛慟。又聽見樓上伯攸立三剛在那裏與妻子談話。他又想自己妻子弄得不能見面。反要別人介紹。豈不傷心。

伯攸道。健伯。倘然這時回來。不知嫂子怎樣。邵氏道。那是謝天謝地。伯攸又道。倘然他真死了。不知嫂子又怎樣。邵氏正色道。你們到此究竟。是何意思。伯攸道。我們有一個祕密消息。特地

來告訴嫂子。邵氏道。難道他真沒有死麼。伯攸低聲道。他委實還活着。並沒有死咧。立三也道。這是千真萬確的啊。邵氏驚呼道。他真沒死麼。快叫他回來啊。立三忙搖手道。快低聲些。被人知到了。撫卹金就要討還的。當心被人聽得。邵氏果然低低的說道。那麼煩。你們兩位去接他。回來罷。伯攸道。他回來了。你可要驚麼。邵氏道。果然是我丈夫。自然驚喜快叫他回來罷。伯攸與立三笑了一笑。伯攸便走下扶梯見健伯坐。在那裏垂淚。桌上一盞小燈光又細又暗。見了。

真是淒。幽。非。常。伯。攸。拍。拍。健。伯。道。你。怎。的。發。起。
默。來。了。你。老。婆。盼。望。你。回。去。快。隨。我。上。來。罷。健。
伯。便。拭。乾。了。淚。默。默。的。隨。他。上。樓。他。妻。子。向。他。
呆。看。了。一。會。並。不。作。聲。健。伯。却。低。了。頭。站。在。一。
旁。也。並。不。作。聲。這。時。伯。攸。興。立。三。倒。弄。得。無。法。
可。想。也。是。不。作。一。聲。四。人。默。默。了。好。久。邵。氏。道。
他。怎。的。還。不。來。不。知。住。在。那。裏。立。三。道。嘆。這。不。
是。健。伯。麼。說。着。把。手。指。着。健。伯。邵。氏。又。端。凝。了。
一。會。道。他。何。嘗。是。健。伯。這。事。怎。能。兒。戲。立。三。道。
他。確。是。健。伯。啊。怎。的。你。們。夫。妻。也。不。認。識。了。呢。

不過。他。現。在。剃。了。鬍。子。稍。稍。變。了。一。樣。形。式。罷。
了。邵。氏。怒。道。你。們。究。竟。是。何。居。心。我。是。一。個。婦。
婦。怎。的。領。一。個。面。不。相。識。的。男。子。進。來。冒。充。亡。
夫。這。還。了。得。伯。攸。與。立。三。萬。分。爲。難。便。推。着。健。
伯。上。去。叫。他。自。己。聲。辨。可。是。健。伯。見。妻。子。也。不。
認。識。他。了。心。裏。狠。是。難。受。仍。不。作。聲。邵。氏。見。他。
們。把。健。伯。推。上。來。便。退。後。了。幾。步。大。怒。道。你。們。
難。道。不。知。法。律。麼。這。樣。相。辱。還。像。是。個。人。麼。調。
笑。死。友。的。婦。婦。究。竟。是。何。心。肝。快。給。我。出。去。否。
則。我。就。要。喊。鄰。人。們。來。了。立。三。依。舊。辨。道。這。明。

明是你的丈夫。怎敢調笑你呢？邵氏更怒，就大聲要喊救命。他們三人便腳裏明白，陸續的逃下樓來，奪門而奔。

健伯便抱怨他們不該把鬍子剃去。三人便商量了一陣，只得養長了鬍子再去。可是要養長

量。霸子非一朝一夕之功。伯攸與立三急得像熱石頭上的螞蟻。一般天天跑到旅館裏去瞧他的鬍子。一面又要與健伯墊付房飯金。心裏狠。是懊喪。盛氣問健伯道：「你的鬍子究竟那一

天可以長好？」健伯道：「這個我自己做不得主的。」過了一個月，健伯的鬍子長成了，仍穿上了舊衣服。伯攸與立三都說與從前一樣。這一次尊夫人決不會認錯了。待到晚上，三人興匆匆的跑去。誰知敲了好久的大門，沒人出來。隔壁的一家忽然開了出來，却是個老婦。健伯忙蹤過一旁。那老婦道：「趙家早已在十天以前遷了。

你們敲他的門作甚。立三伯攸不敢說出那話，只得含糊答應。又問道：「可知他們遷到那裏去？」

老婦道：「聽說到北京投奔他哥哥去了。」他臨去的時候並不悲戚，却時常一個人狂笑。呢說着便關門進去了。三人驚奇，非常伯攸道：「這却奇了。怎的並不悲戚，却是狂笑呢？」立三哭喪着臉道：「他明明是笑我們三個笨。伯罷了，如今我們三人酒也喝不成了。」伯攸也哭喪着臉道：「這便怎樣呢？」健伯道：「我是只得去討飯了。」說罷也是一陣狂笑。

這一陣笑過了以後，健伯便成了一個瘋子了。

東坡詩云：「繫悶豈無羅帶水割愁還有劍鋒山。」韓退之詩云：「水作青羅帶山爲碧玉簪。」柳州詩云：「海上羣山若劍鋒，秋來處處割愁腸。」三子異曲同工。

東坡更鎔爲一鑪，允稱佳構。

粵省出荔枝。色潔白如脂玉。味甘質鬆。入口有清香。洵珍品也。省中產荔最多。處在省城西偏荔枝灣。流水一泓。迂迴有致。兩岸偏植荔樹。綠葉纊紛。果實纍纍。四五月之交。扁舟一棹。容與其中。摘荔盈掬。中流細嚼。清風撲面。荔香送鼻。亦人生不可多得之樂事也。荔種極多。最貴之品名曰掛綠。以荔壳上端有細小之綠點。極形美觀。剖而視之。與他種亦無大異。而肉更堅。氣更香。質亦更細嫩。且普通荔枝極易腐爛。惟此則可以收藏至一二日之久。向來爲地方長官貢獻之品。出于增城。全縣只有一樹。今此樹又爲雷殛其半。僅存半樹矣。天心忌滿。至一樹之微。而弗與完其軀體。亦可悵也。

一 厂

□影戲 小說 日光彈

鄭際雲華吟水合譯

紐約有克蘭者。杆杆富人也。設質肆於市窮措。

察其真贗。

大恆駢集於其門。克蘭常據一室。室中飾殊華麗。寫字台之后。圍以玻璃櫈。藏置珠玉鑽石。及一切奇巧希世之物。玲瓏奐衍。幾炫人目焉。櫈中並置千餘倍之顯微鏡。一其下端之受光鏡。常外向被強烈之日光所射。光芒閃閃。然不可逼視。有人以珍寶纖巧之品來質者。輒藉鏡以

克蘭有掌珠。名密麗。綺年而嬾婉。紐約之一般慘緣少年咸思一吻。其玫瑰香頰以爲快。有某甲者。純袴子。亦懶豎小人也。常借克蘭飲。因得識密麗。克蘭涎其厚資。而門第又相當。以爲個兒郎可中雀屏之選。脫吾女有意。便繫紅絲。以了向平之願。顧女心殊落落。雖虛與委蛇。然未

嘗一動其情感

先是。有少年羅璠司者。豐於才。而。嗇於遇。所入。委。委時。慮拮据。常就質於克蘭處。交接既頻。遂與密麗通款曲。恨相見之晚。羅固寒士。慣遭揶揄。今忽得美人垂青。其妍。自喜可知。密麗由憐而生愛。由愛而情苗怒。苗於是花晨月夕時。相過從。克蘭惡貧如仇。屢戒己女勿與交。然密麗萬縷情絲。已若春蠶之自縛。雖陽順父命。而暗裏蹤跡未嘗稍疏也。

憊也。忽聞。怦然一聲。趨出而視。則克蘭胸貫一彈僵倒於椅中。案頭置一舊式手槍。及紙筆墨水等。紙上墨瀋。尙未乾。所書云。何倉猝間無暇。閱辨想當。伏案作書時。被匪人猝擊者。但門闔依然。何從而入。克蘭素渺仇隙。斷無遭害之理。且櫬門亦堅鏑。珍寶未嘗侵暎。然則此無情之黑彈果何爲乎來哉。密麗踴痛。父羅亦勿遽。還歸密麗。白之警察署。吏檢驗。一徧見案上書曰。某某吾友鑒之令郎羅璠司。頻來吾肆。屬垣有耳人言。難堪於兩方名譽。皆有攸關。以後請

囑其母再來此。……吏閱竟笑曰兇豎在此。矣。以彈擊人者其惟羅璠乎。諒克蘭作書適爲羅見故憾而殺之。但不知羅璠司爲何許人。問密麗以不知。對後事聞於某甲。甲與羅固情敵也。且因密麗之不已愛亦深惡之。輩言羅璠司奸渠與密麗有染。麗密竟爲姻繆而戕。乃翁古舊以藥綫導火者案後櫬中光怪陸離目不暇給。羅父察視良久苦不得端倪。既而坐椅上偶撫槍端忽覺手背作奇痛有如刀割。視之乃一線之日光耳。心以爲奇。警見櫬中之顯微鏡。方儻。燐如電。遽恍然大悟。蓋強烈之日光射照喙亦難辨。惟有含冤哽泣而已。無何讞定死刑。已有期。

羅之父固有識者私意采蘭贈芍或所不免至汚人女而戕人父我兒非其類奈何以誣罪坐死。卽詣質肆反覆察凶蹤見案頭置槍一槍式。古舊以藥綫導火者案後櫬中光怪陸離目不暇給。羅父察視良久苦不得端倪。既而坐椅上偶撫槍端忽覺手背作奇痛有如刀割。視之乃一線之日光耳。心以爲奇。警見櫬中之顯微鏡。方儻。燐如電。遽恍然大悟。蓋強烈之日光射照鏡上反射之焦點恰在藥線上線火而彈發此克蘭之所以死歟。遂不服前判而上訴審判官。

詳加審思。謂或有是理。然無證人。不足以徵實。
羅父舐牘情切。幾致發癟。嗟乎。紅顏緣薄。碧血冤沉。此一對可憐蟲。從此不見天日乎。曰。幸未幸。未證人出焉。證人伊誰。送牛乳老嫗也。老嫗嘗送牛乳至克蘭質肆。是日肆門適緊關。乃薄隙窺之。見克蘭獨自一人伏案作書。不轉瞬案頭之槍。砰然一聲。烟縷縷彌騰。始駭而遁。蓋日光著藥線而發彈也。於是羅父之說得徵實。獄始釋。逐訂婚約。比翼鴛鴦。雙棲海燕。緬懷往事。深感彼蒼之有以玉成焉。

黃鶴樓自崔顥題壁後。難爲吟咏矣。余昔主漢口大漢報楚社日刊。嘗與社友渡江。往遊多所酬和。張君理堂作七律警句云。『天風怒鼓長江水。刦火痕留半壁。』
近波濤苦。紅余亦有一聯云。『江風千里碧落日。萬山云山。』人作詩如此者。實不數觀。尤感慨。係眼底之。
印民

□ 電燈廠

嚴芙孫

走到光明路的轉角就看見一片狠大的廠屋。掛着一塊耀新電燈廠的招牌黯淡無光一些。都沒色彩。那大門上交叉着會審公堂十字的封條。板門上貼滿了債權人的賬條。一陣狂風。吹得颼颼的響。人家都歎這大的電燈廠。一旦倒閉。真真可惜。只有看廠屋的老王。平白地失掉飯碗。却口口聲聲埋怨濮總理。

說起這爿廠的歷史。倒也有趣。五年前頭濮頌裘。仗着臉子的漂亮。在游戲場中結識了一個不化本錢的姨太太。最妙不過的。跟他隨身帶來的現銀和珠寶。約摸值兩萬以外。頌裘人財兩得自然。比着了頭彩還要開懷。有時夜闌人靜。他擁着妙人兒調笑。真可算豔福無雙。他最入耳的話。就是他姨太太嚦嚦的珠喉說道：

電燈廠

二

我。是。有。經。歷。的。人。了。揀。來。揀。去。揀。中。了。你。你。的。
年。紀。雖。大。些。良。心。却。最。好。

他。討。着。了。這。位。有。財。有。色。的。姨。太。太。好。算。是。雙。
喜。臨。門。不。上。兩。個。月。耀。新。電。燈。廠。開。幕。他。又。穩。
坐。着。大。總。理。的。一。把。交。椅。了。有。人。曉。得。他。姨。太。
太。的。來。壓。據。說。他。從。前。是。小。東。門。坐。長。板。櫈。唱。
打。牙。牌。的。出。身。後。來。做。了。小。姑。妹。的。黨。魁。專。在。
游。戲。場。廝。混。年。輕。子。弟。入。他。圈。套。弄。得。身。敗。名。
裂。的。着。質。不。少。就。像。黎。象。耕。被。騙。二。萬。元。的。巨。
案。婦。孺。皆。知。這。回。耀。新。電。燈。廠。的。開。辦。多。分。是。

拿。這。筆。巨。款。做。基。本。金。的。說。不。定。其。中。設。有。什。
麼。詭。計。不。想。精。明。強。幹。的。濮。頤。裘。也。會。不。知。不。
覺。的。入。他。殼。中。呢。頤。裘。聽。了。總。說。這。些。話。是。妨。
羨。他。的。人。放。的。謠。言。以。後。再。有。這。些。不。入。耳。的。
話。定。要。聘。請。律。師。追。債。總。理。夫。人。的。名。譽。損。失。
後。來。外。面。的。議。論。越。多。了。他。都。置。之。不。問。安。安。
穩。穩。做。他。天。外。飛。來。的。大。總。理。

釘。書。作。的。小。夥。計。一。變。而。爲。電。燈。廠。的。大。總。理。

那。麼。逛。游。戲。場。的。女。光。棍。自。然。應。該。晉。一。位。做。

他。冠。冕。堂。皇。的。太。太。了。有。一。次。頤。裘。的。女。兒。筱。

田喊了他一聲雪寶的小名。他就破臉大罵說。我如今做了太太不比從前的時候任人亂叫。小名。你不要糊塗。你父親總理的頭銜全是我賞給他的。我要他怎樣。他就怎樣。料他不敢違拗。我不賞他做總理還有誰來叫你漢小姐呢。說罷。睜着一對又圓又大的杏眼。惡狠狠的好像要攫人一樣。小田看了兀自想道我父親討了一位姨太太。倒又多添了一位祖母大人。

有一天星期六的晚上約摸敲過十點鐘共舞台的月樓裏姍姍的來了一位倩粧的玉人打扮得花枝招展逗引全場看客的視線。最最惹眼的就是他胸前綴滿了小電燈的彩球五光十色。一晃一晃的放出異彩來映着他的臉子分外覺得鮮明。那時台上文藍親王扮演貂蟬穿的那套電燈衣。他的光彩彷彿黯淡了許多。老看客問案目根生。這是誰家的眷屬。根生狠起勁的答道。這是耀華電燈廠的漢太太。連包了兩禮拜的月樓專請恆信眼鏡公司的白先生。這時還早。白先生還沒來呢。說罷嘻開一張嘴。露出一排黃銅式的金齒。表示他接着了這

般有面子的閨主顧。

白滔光要是一世蹲在恆信眼鏡公司那就沒有出息了也該他的幸運這回遇着了雪寶雪寶看他的臉子比頌裘還要漂亮本來他嫁給頌裘也沒有明媒正娶要合就合要離就離正合着自由戀愛的新潮流他和頌裘分手的那一天毫沒有一些依依不捨的情態檢齊了幾套出風頭的服裝挺胸凸肚說了一聲再會頭也不掉的走出大門挾着情郎跨上汽車嗚嗚的像飛似的駛去了這晚偏巧大雨如注淅淅

瀝瀝的落個不了一聲聲打到頌裘的心坎聽了好不難受雪寶恩斷義絕的溜了頌裘還兀自的癡想翻來覆去成夜的休想合眼他想雪寶的睡相不好入晚最會踢被總是米給他蓋上的今晚這般的寒冷有誰替他蓋上呢在頌裘想來我這電燈廠全靠他一手創辦的他如今雖和我脫離了關係只是全廠的生財總是手成家呢他走了大約嫌我的脾氣太不溫柔這也是我不善逢迎內務部的罪啊

到了月底清理賬目。雪寶在平欽銀行冒簽五萬元的支條。方才發覺了其餘別的銀行錢莊五百也有。一千也有。五千也有一萬。也有統統結算。足足有十二萬零頌裘。四面受逼急得痰迷心竅。後來幸虧有人出來緩頰。把這事調停下來。眼前不致受窘。從此以後無論風括得怎樣。緊雨落得怎樣。大頌裘一個人擁着寒衾睡得倒也非常酣適。從前和他姨太太蓋被的那幕。影片完全洗滌淨盡。不留一些殘跡。

勞工的代價至多也不過七八塊錢。這兩年米珠新桂生活程度一天高似一天。單說鴿棚式的一間棲身之所就要去掉他們半個月的薪工呢。前回要求酌加工資。維持生計。頌裘擺出資本家鐵青的面孔。既沒加給分文。這回因為債務的關係。他們養家活口。幾文血汗的工錢。反而拖欠兩個多月沒有發給了。起初工人舉了代表向總理陳訴勞工的苦況。請他格外垂頭。雖應允了。他們只是一再的延宕下去。積欠

愈多給發愈難向他理論也逼不出半文錢來到了這年秋節人家喫了團圓的月餅手頭有錢快快樂樂的度中秋只有耀新廠裏的那般工匠別說節稿就是積欠的工錢向他大總理說得唇焦舌敝還一文沒有着落哩就中惱了幾個激烈的份子慾恩同業罷工作爲後盾一唱百和從這晚八點鐘起就停止了工作電機房裏就沒有那軋軋的機聲再灌到耳朵來了還有幾個工人憤恨極了私下割斷了幾根電線這晚中秋節游戲場和戲館正在上市的當

兒笙歌鼎沸好不熱鬧忽然電燈全滅黑暗無光約摸兩小時的光景才慢慢的重放光明恢復原狀他們在營業方面自然損失非小就聯名請了律師追控漢廠長有意作難要他金錢賠償這時頑裘赤手空拳只好由他起訴等到判決一座附設的電料廠完全白貼了

工頭小倪一個月的徒刑這天滿期保釋就有他手下的勞工候在獄門迎接着他這回的入獄只因頑裘受法律上的裁判忍痛割捨了一設的電料廠這股怨氣蘊積胸中就加小倪一附

個爛感罷工的罪名無辜的請他嘗了一個月的鐵窗風味。

就在小倪出獄的這一天頌裘的女兒筱田忽然失蹤廠裏幾位管收支的會計員捲了幾筆零星的款子也各走各的路了廠裏的債主滿屋子擠得黑壓壓的一天到晚可算沒有間斷。那一位才敷衍走了這一位倒又來了還有那銀行錢莊的期款到期也付不出分文。頌裘被逼迫無可推諉急得吐了幾次血委實想不出別的法子平常素有來往的大莊家到了這

時只會落井下石在同行面上說壞話還來不及要求他通融半文却是休想這麼一來頌裘也只好宣告破產廠中的生財以及木器等等能夠值錢的東西拼拼湊湊還不滿八十塊錢。耀新廠關門大吉可憐他再要想做釘書作的小夥計可是沒有那樣的好機會果是有了好機會他如今兀坐在管押所裏債務沒有理清楚只怕一時不能跨出鐵門檻從容就職呢。耀新廠最發達的時候筱田也會儲積了些私財這回忽然失蹤據有人看見的說他跟着小

倪。有一晚在廣東館吃宵夜。他們倆悶着談笑。這明明是跟小倪私奔的了。小倪最甜蜜的。就是他的一張嘴。專在色字上頭用工夫。什麼放白鵝仙人跳那些老圈套。他也會去鑽進的。早年十幾萬的家產。一古腦兒浪用盡了。後來舉目無親。落魄異地。也會擺過幾天的露天測字。只因有時遇着了嫖賭場中的熟友。有些下不了面子。恰巧耀華電燈廠招工。他就換了名姓。混身進去。一個浪蕩逍遙的敗子。倒便宜他。換了一個勞工神聖的頭銜。這回罷工的風潮。雖

沒有他煽惑的證據。不過他平素的確是個不安分的莠民。罷了。筱田被他騙上了手。不到十天就被他遺棄。不問所有。筱田帶出來的私儲。盡數被他騙去。懊恨不及。不由的一陣大哭。引動了四鄰齊來探問。筱田才曉得小倪不是別人。就是那個黎象耕。那黎象耕就是鑽雪寶仙人。跳拿出二萬元資本。間接開電燈廠的大總理。筱田得了這個信息。心下嚇了一跳。暗想父親。場了人家的便宜貨。不想冥冥中就把我當做還債的犧牲品了。唉可怕呀。

筱田。一陣。辛酸。想到失身匪人。好像臉上烙着。一個。狠大的耻字。從此沒有顏面見人。他想這回的事。全是父親開了電燈廠害我到如此地步的。我也得去向他說話。這天晚上就拔起腳來。趕到光明路。可是路燈滅了。黑魃魃的一些。沒有光明。走到廠前才知已被官廳發封看廠。門的老王住在廠外的一角小屋。見了筱田。劈頭就告訴他父親瘦斃獄中一段悲慘的消息。這時黑幕四垂。伸手不見五指。巧白滔光。這時正挾着他的新夫人坐着一輛摩托卡遠遠。

的駛來車前。一對大電燈放出兩道光芒。恰射到筱田的粉臉上。映着電光分外覺得清晰。老王定了定神。才瞧出他的眼光儘向那座電燈廠的大屋子。呆呆的凝望。水汪汪的秋波滴下幾點眼淚來。

——
一星命士爲某甲推算八字。曰得享大年。
有九齡之壽。某甲不信。星命士曰。如予言。
不驗者屆時請批予頤。際雲。

皖之祝家渡人趙某者業醫人延至其家診治病者留之餧輒曰喫三官素恐殺生也如是者有年藉以戒殺人恆以假喫三官素目之一日自某處返乘航船半途經大湖忽聞岸上有人高聲喚假喫三官素速起不然船將翻船上人聞之查何人假喫三官素者或指趙某曰此人是也於是船人促其速登岸毋累他人趙甚窘時船已傍岸不得已乃攜具而登船仍放乎中流未幾風浪大作船竟覆沒無一人免者乃知趙某居恆戒殺得脫此險天之報施可謂神異矣。

□ 金閨情眼

劉豁公

楊春華和楊翠華乃是孿生的妹妹容貌態度都是一般樣的他這兩人的模樣也別提長的多麼好啦大概曼陀柏生等所畫月份牌上的美人還可以得其彷彿要在社會上尋他這樣的人祇怕踏破芒鞋也是無處覓的旁的不講只那一雙蕩漾生波的眼睛就足殼消人的魂了不過春華的身體比較的稍為胖些性情也

是他較為溫淑那翠華就不免精明近於奸猾。一天下午五點鐘前後他們姊妹倆剛從學堂裏下課回來一眼看見他父母正在房裏說話在前說些什麼不得而知祇聽他母親道你看他姊妹兩個都長得這般大了好歹總要給他們尋個人家只管這樣媽糊糊的難道留他在家裏做一輩子姑娘……春華一聽這話

祇羞得滿面通紅連忙三步做兩步趕到自己房裏再也不肯出來那翠華却不捨得走過父母房門便站住了祇聽他父親道你又來了我又不是傻子自家女兒的終身大事那有不當心的不過我看他兩個都是心高氣傲的平常將衣食一切都要比着誰也不願意吃一點虧將來嫁的姑爺萬一有個高下那可不要嘔一生的氣麼所以我常想他兩人是雙胞的姊妹給他們尋的姑爺一定也要雙胞的兄弟才好：他母親道你這話簡直是打哈哈天下那有

這樣的巧事……他父親道怎麼是打哈哈你該記得從前和我同事的那個李伯蘭呀他家兩位少爺不也是雙胞麼翠華聽到這裏不由的心裏跳了幾跳他母親忽然拍着手道不錯不錯他兩個果然也是雙胞他們小的時候我常常看見確是兩個玉雪可愛的孩子後來他家搬到徐家匯（滬南地名）我就老沒見了現在他們長大了相貌變了沒有你總該曉得呀他父親道這個我倒沒有留意不過我看他兩人相貌確是很清秀的你要不相信我可以把他

約來給你順看便給他們（此他們二字是指春華和翠華說的）自己相相免得將來有什麼抱怨他母親點頭稱是翠華覺得旁的話沒有竊聽的必要便也走回房去對着春華笑道姐姐為什麼跑的這樣快法你可曉得兩位老人家所說都是我們的事呢春華拿手指頭在臉上羞了他一下道虧你好意思講這種事情也是你偷聽得的翠華道這有什麼要緊都像你這樣害臊明天女孩兒家還不要出門呢春華被他囁笑了便拿本書看着不理他翠華也

不管他聽不聽就把他父母所說的話原原本本的述了一遍春華只做不知一會兒晚飯好了便陪上吃了飯仍舊回房書看翠華却在那裏無轉了數念頭於夜無話第二天早上春華姊妹例照到學堂裏去聽課他父親却在家裏寫了一封信寄給李伯蘭去大致是說「好多時不見心裏很惦記的聽說兩位老世姪都很長進我也很想和他們談談禮拜日早上請你帶他們到舍下來我們痛痛快快的盤桓一天」他和伯蘭原是多年的老友向來是投契

的。所以。這封信寄去伯蘭。很爲歡喜。到了禮拜那天。一大早就把兩個兒子帶來了。在他們父子未來之前。春華的母親早把兩個女兒叫到面前去道。我告訴你們一件事。今天你父親請李伯伯來吃飯。大概士釗和士銘都要來的。你

春華紅了臉。一聲不作。翠華却低着頭咬着嘴。唇兒鼻子裏哼了一聲。撞巧那時他父親剛剛走來。他母親也就不再說了。春華終有些偏促。面前去道。我告訴你們一件事。今天你父親請李伯伯來吃飯。大概士釗和士銘都要來的。你下有個人叫道綬臣。（春華父親的號）兄快請下來。我把你兩個侄兒都帶來了。綬臣答應。年可沒見過。剛才你父親說他打算要和李家結親。特特的把他約來。讓你倆姊妹自己相看。要有什麼地方不合意。只管老實說。不要害臊。因爲這是你們的終身大事。不能敷隨便來的。房乃是樓下統廂房之一。靠着天井。那邊一律。

是玻璃窗光線非常充足由此處仰望樓上右廂的人固然是一清二自由樓上下覲此間的客更是毫髮畢現綏臣有心要給他們未來的夫婦彼此照一照面特的把李家父子邀到此間可見上人爲兒女設想真是無微不至諸君要曉得樓上靠右手那個統廂正是春華和翠華住的當樓下主客酬酌之時翠華早在窗內斜睨了幾眼隨卽瞓着春華要他同到窗前向下偷看春華起初不肯經不住翠華橫扯豎拉的死也不放春華沒法便趨着走過去張了

一張隨卽走了開去那翠華一雙媚眼却像行星被太陽吸住一動也不能動原來士釗弟兄是生就的一雙美男子要拿眉清目秀齒白唇紅面如冠玉等的成句去讚美他實在不足以盡其所長總而言之人的五官位置怎樣擺法最好看他們弟兄就是怎樣長的翠華只顧盡量的看人却不防自己也被人家看了一個盡興還是春華識得些起倒見他儘站在那裏便下死勁把他一拖道你這丫死頭敢是有些痰氣可知你看見人人家也看見你呢翠華被

他一句話提醒了不由的臉上通紅連忙縮了進去這時綏臣和伯蘭只顧開懷暢飲由着他們小兒女對着西洋景去是日李家父子在楊家足足盤桓了一日入夜方才回去這裏綏臣便叫夫人探問兩個女兒的意趣春華害羞死也不說翠華便拿手巾遮着臉趔趄的道這事當然由父母作主何必問我們呢他說這話分明是襲掩耳盜鈴的故智表明他和阿姊都是很願意的夫人笑了一笑便向綏臣說明綏臣聽了也自歡喜原來他和李伯蘭早有聯姻

之意只不曉得他們小兒女意下何如所以下午時候伯蘭曾經捉空兒問過士釗兄弟知道他兩人都很願意只等春華姊妹承認了便好下聘現在他姊妹既無異言這一件雙料喜事當然是成立的至於下定請客那許多俗套差不多天下皆然我也就不必細說了

再說士釗兄弟確是兩個可愛的青年不特相貌清秀文學優長一切普通科學也都去得當定親的時候他兩人已在專門醫學裏畢過業了說到診斷割治的本領只怕一般大名鼎鼎

的醫學博士也還抵他不上。只因年紀太輕難得一般專講皮相的人們信仰。所以士銘祇在一家私立醫院裏當副醫員。士釗却在紅十字會醫院裏就了一個小小的職務。每月薪水都不過三五十元。要靠他養家活口。一定是很難的好在他家裏大有錢文。便也不在這上面計較。他父親既知他兩人屈在下位。完全是吃了年輕的虧。便叫他兩人暫時忍耐。等到年歲大些再作道理。就說完姻那件事也要稍等幾時。免得斬喪過早。有傷身體。天下老人的見解大

抵相同。所以伯蘭的主張如此。綏臣的主張亦復如此。只苦了兩雙小兒女。彼此望穿秋水。還是不能結婚。直到兩年之後。伯蘭才想替兒子完姻。特託原媒到坤宅請求綏臣的同意。一面遵定吉期。一面假定味蓴園行禮。那一日筵開。玳瑁酒酌。榴花當然也與普通的人家一般。熱鬧不過。一間禮堂裏竟有兩對新人。行交拜禮。確是千百年來未有的創舉。這還不足爲奇。最奇的就是李氏兄弟原本是一模一樣的。於今士銘還是一個面如冠玉的青年。士釗却變成

了印度式臉標看官們你道爲何原來前此一年正趕著大漢光復士銘始終在那私家醫院裏供職形體上當然沒有什麼變更士劍却由那紅十字會醫院派到救護隊裏當醫員成日價隨着軍隊在野外跑來跑去晴天要與赤炭一般的烈日宣戰陰天又要與金風鐵雨爲緣再加救護傷兵刻無暇晷一個人又不是鐵打的久而久之當然要弄得顏色憔悴形容枯槁了於今他（士劍）從那戰地回來還沒多久如何及得他老弟臉上的風光呢幸而楊春華

用情專一並不以此爲嫌翠華却在暗地裏私自慶幸心想吾家士銘幸而在紅十字會裏做事要不然也要變成這般模樣了

諸君該曉得士劍面部的黑色是由烈日暴雨野外風霜等物渲染而成並不是生來這個樣的所以士劍的本來面目暫時雖被他遮住畢竟有個水落石出的日子他回家不過數月因爲起居順適飲食調和又有美妻相伴心境異常愉快那面部的黑斑居然自斷形穢逃得無影無蹤當初李士劍的相貌是怎樣於今還是

怎樣一絲兒沒有更改。士釗夫婦的欣慰自然不消說了。但是天下事互爲消長，往往出人意外。在士釗形容枯槁之時，正是他老弟風光滿面之日。現在他（士釗）的面色幸而返璞歸真。他老弟（士銘）却被天然痘（就是天花）光顧，把一個壓倒潘安的面龐做了老天爺。文稿加了無數的密圈，那副怪相只怕古時號稱奇醜的戚施面龐兒還要比他俊些。我說到這裏，看官們必然疑心道：這士銘又不是鄉下人，難道他娶過老婆，還沒有種過牛痘？況且他

自己又是做醫生的難道這點衛生的道理都不懂得？諸君要曉得士銘小的時候牛痘是種過的，不過他那時只有兩歲，離着此刻將近二十年了，所以雖種等於未種，再說做醫生的對於衛生事項當然比旁人格外注意。不過他所注意的乃是旁人的衛生，對於己身，倒反忽略過去不信。但看一般的醫生遇有患傳染病的人，過去不信，但看一般的醫生遇有患傳染病的人，他必再三囑咐病人的家屬叫他不要和病人接近。自己倒要跑到病人旁邊去替他細細的診察。這也是職業使然，並不是願意這樣的所

以「天然痘」是個最危險的傳染病。大家都
知道這是要謹避的。惟有做醫生的却是迴避。

不來當此病爲害最烈之時。士銘每天診治的

病人差不多十有八九都是患這病的。他（士

銘）只顧着替人家診病，却不防自己也沾上。了。幸得本院院長余先生替他盡心診治，小命兒是保住了。可是那一臉痘癩（就是麻子）。便是華陀復生，也是醫不好的。當下本人心裏的懊惱還在其次。只他那副形容被他愛妻楊翠華一眼看見，只氣得渾身三萬六千根毫毛。

一根根倒豎起來。但在旁人面前又不便說。這才是啞子吃黃連說不出來的苦呢。

◎醉書

趙赤羽

阿儂昔年喜交遊。倉忙書劍走天下。今日訪狗屠。披肝瀝胆真我徒。請看北海樽前客。何如田文門下奴。

□酒樓

范烟橋

春風一陣陣吹動。自有一種說不出的情緒。起在各人的心底。那天我踏青還來覺得狠是疲乏。因着昨天市上新開了酒店便想去嘗試一下。把精神略略振作些到了那裏樓下已座上。

半中忽地聽得隣座有一位少年怒目圓睜對着一位年紀稍長的同席說不是我胆大說一聲要是我販賣烟土招徠博局看誰敢來偷眼相看若是不量力來在太歲上動土保管給他客滿隨着酒保走上樓去那樓上設了五個席面已是坐足了三席我便在靠窗一桌上坐下笑可嘆呢那年紀稍長的聽了并不發生異感要了一斤酒兩碟菜淺斟細酌消遣黃昏飲到

氣餒的話兒我却有些刺激不便入耳仔細看去原來少年是個破落子弟他的父親在世的時候也是排難解紛的鄉紳先生那少年讀書無多意氣却盛雖是不能世襲威勢却也想用些力量打造起局面來幸虧他嘴上練就了許多酬世應用說話無論上中下三等總有幾句定場白可以應付那些地方行政長官爲着他是世家子弟自然另眼看待事事送個春風人情因此狠有幾回掀然大波經着他往來請託居然化得泯然無迹他呢也有些自鳴得意以

爲彈丸之地儘容我掉臂遊行不須顧慮了有時節發生了什麼事情人家不來請教他却要毛遂自薦呢這一席話便是他的防單潤例只怕沒人聽見故意借着三分酒興給人知道他的利害那年長的是開烟紙店時常要去打打寶押押牌希望僥倖得些利市那天有一家擺局爲着警察局裏沒有送過掛號費便給警察官親自出馬人證并獲那烟紙老班幸虧眼快腳快逃出是非之場只是聽得拘留罰金名譽實利兩敗俱傷不免有些免死狐悲因此講給

少年聽不料少年多喝了幾杯便拉拉雜雜的大吹特吹恐怕他自告奮勇出力相助與己不利只得順他的毛羽撫摩着再也不敢挑動他正在一吹一唱的當兒隔座走過一位小學教員來向着二人打過了招呼便挨桌坐下起先說了些無關緊要的寒暄後來漸漸講到那些社會問題了那小學教員說我們鎮上那位警察官也太大派了除掉不得罪巨室一個不二法門以外誰在他的眼裏所以只要有錢無論什麼事兒都肯做你們還沒有知道新近一件

事兒呢那少年便搶着問是什麼一回事小學教員便放低了聲音說了良久我雖是留神聽着却有些模糊後來把斷斷續續的話兒連絡起來似乎明白了那時節喝酒的人漸漸的散去他們三個人爭着會鈔嘈雜了一陣也自走了隔走的時候個個有些激昂的態度似乎有一種奮鬥的約定那時我也下樓還家預備明天晚上再去聽些新聞却巧當夜下了雨便綿綿延延愁雲不展過了五天還沒有停住在家裏狼是沉悶那天放晴了便狠興頭的登上酒

樓。喝個爽快。有一位朋友正在引壺自酌。見我上樓便招着同席喝了三四杯。他說這幾天下了雨。不知道醞釀了幾多事情。你可知警察所立刻要推倒了麼。我忙問所以。他說那個起碼鄉紳大碰頂兒給他們捉到了吸烟的證據。解了縣判罰四十塊錢的罰金。一年的徒刑。足繳了四百塊錢。得着脫身。他平日間狠是威風。如今一些沒有生氣了。我說起碼鄉紳是不足。是時常替人家包辦違警的破落子弟。壓他說。從此起碼鄉紳一敗塗地。破產贖罪。狼狽不堪。

是本地有實力的鄉紳。顧念他父親在目的交情。也應該替他緩頰。怎麼袖手旁觀呢。他說破獲的時候。有五六個同伴。他躺在烟榻上一些。不動彈。見着禁烟委員和警察來了。他非但不肯溜。還是出言不遜的發脾氣。禁烟委員老羞成怒。只得也把他拖拉在內。到了警察所裏。還是直言不諱。不肯示弱。其餘幾個本來可以設法減輕些。如今都只得一例看待。明天解縣的呈文。上邊找上幾句話兒。竟判罰得如此重大。正是我說怎麼。他們都不賣個情面給他呢。就

在理人家應該稱贊。警察所至公無私不畏強。禦了。不料下兩天在一處地方破獲了烟犯。却只有一人。那人開的狠體面的煙紙店。名譽攸關。急急央人說項。幸虧有一位紳商學三界的交際員。從中議定出二百元私休。一百元給禁煙委員。一百元交際員和警察所各分一半。一樁刑事犯仗着金錢能力消滅得風平浪靖。這回事狠是祕密誰知因着有一個警察所得酬賞。未歷其欲便把經過情形漸漸的漏洩出來。可巧給判起碼鄉紳聽見了。心想可以趁此報

復便和一位沿街律師商量。告發做了呈文。送到縣裏看來不出十天。縣裏必定要派員查辦。了。這不是幾天內重大的變化麼。我聽了覺得有無限感想。只是社會醞釀也說不盡許多。我也沒有許多閒氣來太息。借着酒一杯一杯的。把胸中傀儡澆起來。這一夕純乎把新聞舊聞。下酒倒也新鮮。有味。過了幾天照例喝酒去。那起碼鄉紳又在那裏了。看去眉宇軒然生氣勃勃。那種高談闊論的神氣和前月相見差不多。正在驚訝他精神上失意的恢復。便這樣快。却

又聽見他自鳴得意了。他說昨天縣裏派了專員來查辦那案。聽說狠不滿意爲着證據確鑿。輿論沸騰也不敢迴護。大概禁烟委員警察官一齊要倒只有仲裁談判的人或者可以免究。幸而他當時只寫了一張請保暫釋的字條。還可強辭奪理。脫卸干係。這一回豈不是大仇已報了麼。同席的一位酒友說人家道是小學堂裏的先生也送一道催命符到縣裏。因此格外迅速起碼鄉紳說他告發些什麼。那酒友說爲着新年裏家裏聚集了十四五個朋友做些小

輸贏。起初範圍小。後來逐漸擴充。被那些管閒事的報告警察所。所裏不敢怠慢。喚了圩甲。派了便衣警察到他家裏去勸止。在警察官已是顧全體面。只是在先生方面以爲逢場作戲。有什麼要緊。他既然要認真起來。我也不肯相讓。因此一方面停止博局。一方面却逼着警察官隨他去捉賭。警察官只是避面不見。足足藏躲了三個禮拜。經人勸解。纔算和平了結。但是先生心裏還是不舒服。却巧有一天一家大戶爲着做壽受賀。廳廂裏設了兩局博戲。呼吆喝。

六狼是起勁那警察官在廳堂上熟視無覩先生又提起了舊事便向他質問兩下幾乎沒個下場後來主人設席言歡了事在你們舉發那

回事的時候他又把這回事原原本本的上告

中間有幾句警句說是『平民之家逢場作戲視爲違警富貴之家堂皇設局不敢過問豈得謂公何以服衆』這便是前清秀才的手筆了隔座有一位年紀狠大的長者他一面聽一面點頭播腦地細辨後來他說大家也不必起勁官場慣例要是有人控告不能含糊便用那對

調方法換湯弗換藥今日之下也找不出有天良的人呢這一席話說得全樓點首嘆爲確論大家也不再多言了

◎減蘭（春暮）飲山

小闌干外柳眉蘭眼無聊賴慘綠模糊暮靄斜陽欲暉初春風已度春魂淡到難尋處蝶夢惺忪冷抱花梢一點紅

龔鑾石

●村姑

陳孟陶是個小學校的窮教員不知怎樣的娶了一位蔡富豪家的小姐。蔡小姐是把快活日子過慣的自從嫁了孟陶便有些不耐煩起來常常把孟陶當做下飯的小菜兒所以「沒出息的東西」的聲浪每日必有數起送到孟陶的耳來。

孟陶因為錢和勢的關係只得忍耐着。但是孟陶日見其瘦了黃了不幾年蔡小姐也得病死了。

後來孟陶就續了絃娶的却是一個村姑。但是孟陶續弦以後鎮日價喜笑顏開的皮膚也就由黃轉紅了和從前簡直如同兩人一樣。

□ 壁上的畫

笑佛女士

笑佛一天逢着休假的日子無意的走進一個朝上鞠躬的耀武揚威眼珠向下的也有愁眉大殿殿上有一塊橫匾嵌着大大的「朝儀寶不展好似在那裏商議事件的也有愷悌慈祥殿」四個黃金的篆字這殿裏的諸大菩薩多是金光眩目的尊一尊由小而大的排上去。

笑道『咳！可笑的佛咳！真可笑的佛』越到上面金光越足他們的態度和性質也是各人不同十三眼的手的元寶踏在脚底。下見了金子眼珠脫出來的很恭敬在那裏發現了許多怪像思想亂了再也坐不穩就急

急的理清思路。把各種現象一一逐出腦外。身上的各部主要機關就暫罷了。工作多出外去。消散去了。

笑佛一息藐影也就昏昏懂懂的出了大殿。走到了一個別有天國的島。有洞裏這洞的佈置。很新奇。內大外小。洞裏的左右和上面多是刻在石壁上的圖畫。下面是綠油油的青草地。洞裏的左邊有一個水清而多魚的小池子。右邊。有一個奇特可愛的小假山。笑佛一壁看圖。一壁尋路。神清氣爽的曲曲折折走了進去那畫。

也畫的很有趣。

第一圖是一個少年女子。全身罩了黑網脚镣。手鍊鎖在一間四面不通風的房子裏。那女子的態度很沉靜的若無其事。靠在那半開不關的一尺見方的小窗子裏。看外邊的一角自然風景。

第二圖。那女子的腳镣手鍊已經脫去了。小窗子的門也開大了些。這女子伸伸腰。好似有一斤的壓力減了五百斤。一般很開心的在那裏替男子做衣服。

第三圖。那女子身上的網兒也沒有了。小窗子來後頭有一般身穿馬蹄袖袍子頭帶紅綵頂的門開足了。那四面不通風的房子向西的方面忽然裂開了一條縫兒射進一線陽光照在

女子的身上。那慘白素淡的臉上發生無限的快樂和希望來。

第四圖。那不通風的房子裂開的一方面完全沒有了。那女子很活潑的從裏邊跑出來兩手舉得很高拿了一本書向光明的路上求學去了。

第五圖。那女子的書藏在脅下氣急敗壞的跑。

第六圖。那房子沒有板壁的一方面忽然發生許多大門。這女子剛拿了書要去念書。那守門的人又復把門關上。女子恐怕等到關齊了門走不出去就急的向外一撞門也倒了。守門的人也推翻了。

第七圖。那女子立在一個很大而且精緻的臺上。指手畫腳好像演講甚麼似的。臺邊有許多

點點批評伊些甚麼。

多和伊一樣的女子。抖起精神在那裏聽。有怒容滿面的。有慷慨揮淚的。有支頤沉思的。有暴燥如雷的。

第八圖。那女子手裏拿了一面旗子。旗子上面的字迹很模糊。隱隱約約的。祇見……運動的字樣。後頭跟了一班女子。也是每人拿一面旗子。大家走的很快。不知道是到那裏去的。

第十圖。那破殘的舞台已經變成血污池了。舞台向外的方面開放了。門戶外邊匆匆走上幾隻。如狼似虎的惡狗。磨牙舞爪。直撲菩薩們。菩薩們有的想利用狗達到得着稱錘的目的。有的知道勢力不敵。收起法寶。遁雲駕霧的跑了。台上有許多菩薩。因為奪一個黃金的稱錘。那秤架上的男女都驚的跌下來。被狗咬得鮮血淋漓。很狼狽的往空地裏沒命就跑。

第十一圖。有許多囚犯似的人哭哭啼啼在那裏做苦工。那女子也不見了。菩薩們也跑光了。那舞台修理一新並且有許多洋鼓洋琴擺在那裏。第十二圖是在洞底裏。那畫兒比較其餘的大了許多。上面佈置着和小廳似的一間。有一桌子茶几香爐琴書簫笛等陳設品。那女子道裝打扮坐在佛床上。靜養雙目緊閉笑容滿面。笑佛覺得自慚形穢不敢走近想要回去吃了。

微嘆道：「笑佛，笑佛是泥塑木雕的。你笑他。他也不怕羞。你對他說他也不理。你白操心了。你何苦來呢？你還不快快回去盡你的人事。做你的人嗎？」——笑佛聽了好似糊糊灌頂。一驚而覺。

◎月桂 繡雲女史
托植高無際。蟾宮未可攀。秋風新結子。馥郁滿人間。

◎快活小記

徐瓊仙女史

花曉燕昏之時外子課我讀李易安詞快活一
良夜淪茗與外子各話兒時狀況快活又一

外子肌膚瑩潤實勝於我水晶簾下見其自外來快活又一
外子年歲小於我能被我玩弄每於香銷茶熟時坐生紗窗下索其唱歌

曲我聽快活又一

外子夏閨詞云竹牖風扶午夢涼簟紋細細潤紗裳不知何事銷魂甚夢
裏無端喚玉郎玩其詞華探其情景快活又一

□ 新婚罪人

俞印民

「教育是什麼教育。有什麼用處？」這兩句話道。「不讀書。不識字。不要緊。只要有錢。」這以是薛寶和老頭子常常說的。無論他的親戚朋友和他的家族都曉得。他是抱不教育主義的。一個偉人和他極端贊成的便是他的夫人薛老太太了。薛老太的論調與老頭子大同小異。他喜歡念高王經。心經。竈司經。也喜歡製造些錫箔。紙錠。和別的冥器。他念經的時候。隨口說。

南無地藏王觀世音菩薩。」他一面念經。一面就宣布他的宗旨。與他往來的一般老太太婆都說。他是財星福星。他的話簡直和心經高王經一樣。價值差不多都奉行起來。但是他跟前一位女兒却冒昧說道。媽隔壁的楊三姊李二姊。

都到學堂裏去了。聽他們說學堂裏很有味呢。我也想去這句話。幸虧出他女兒之口。要是別人插這個嘴。那薛太太還了得。必須要斬頭殺頭。殺千刀。該死。罵個不休。便是老頭子也要怒氣。沖沖的喝道。放屁。豈有此理。可是他只有一個女兒。這女兒的聲音又是嬌嬈可愛。他便忍着氣。慢慢地答道。鈺英。我的寶貝。你年紀小。懂得什麼。請爹爹講給你聽罷……南無阿彌陀佛。

訓自然要他自己。自己。担任了。他把鬍子抹了一抹。擺出一副爺的面孔。很威嚴的說道。鈺英。你坐在我的旁邊。我告訴你。你曉得我從前的困苦。麼。我十八歲的時候。你的祖父死了。我還在米店裏。學生意。一年只有五千錢。倒尿壺。倒臉水。掃地板。整天忙個不了。我是從小不讀書的。當然認不識一個字。我的先生叫王阿大。他總算學問很好了。但是他寫一封信也須請教別人。的我呢。只管做我的事。一年兩年。三年四年。我牢在這米店裏。當司務。後來王阿大死了。我替

薛老頭子。曉得他老婆念佛忙得很。這一番教。

他的職務便充了這店裏的經手東家也看我。不差年年加我幾百錢薪工我在店裏前後十二年人也熟了手勢也順了我便自己做了些小生意後來又開了幾處烟紙店如今說起米店老班來那個不知道我薛寶和呢我的堂兄你是叫綺和伯伯的他從小讀書一夜到天亮只聽得他啞啞啞的聲音好容易中了個秀才也算補了個廩像他的才學着實不差了如今東就事不成西託人不成你看讀書的好麼至於女子原本是助內的更加用不着識字我

聽李先生說什麼男女同科男女同校簡直毫無道理你下次休說這話我如今每月收千把塊錢的利息也可以吃飯了你又沒有兄弟這財產都是你的我須找個如意兒婿便可享福了你萬不能看隔壁楊三小姊的惡樣薛老頭子說罷把肩膀一聳好像老牧師背聖經很誠實很熟悉很莊重而且很矜誇的樣子似箭般的光陰一年年的過去了薛鈺英姑娘的身材姿勢被光陰先生照顧得似花如玉的一天苗條一天那薛老頭子和薛太太看見他

的女兒便想着他女兒心愛的丈夫薛老太更是起勁似乎這一回他家生命財產都要付他未來的女婿收管他生平嘗傳播的「不讀書

(一) 新郎須具有與女家相等之財產。
(二) 新郎不能有兄弟父母雙亡者更佳。

(三) 結婚後新郎應住在岳家視岳父母如父母。

(四) 新郎之年不能長新婦二歲以上。

夜的研究他女兒的結婚問題自然有許多類似他們的媒人和媒婆說長說短來供給這問題的資料他們倆老夫妻越發拿不定主意朝也開茶話會晚也開飯話會會議的結果總不見十分如意後來他們議定了五種條件便是

(五) 新郎資格宣布出去媒人們都覺有點畏難倒把結婚問題擱淺了好久好久來了個姓王的說起白公館裏的白瑞麟少爺生得俊

秀不凡。他的年紀却和薛姑娘一樣。至於財產。倒比薛府上勝點。只是他有個母親年紀很高了。至於兄弟姊妹却沒有半個。這最是合格的。薛老夫妻聽着好不高興。當下調查白家的財產。果然不差。薛老頭子便滿口答應。薛老太問王先生道：「白少爺結婚以後能夠住在我家的麼？」能夠當我們的兒子麼？」王先生答道：「他只有一個母親。假。」不可。但是我要說這位白少爺却不曾讀過書。薛老頭子忙道：「這怕什麼？」不要緊。薛老太接着說道：「只要有錢。」

萬安旅館的門前掛着一塊紅底金字的直牌。上面寫的是「薛府喜事」四個大字。五色的電燈呢。金的對軸裝飾得旅館花也似的。真是錦簇珠圍。摩托車、馬車、人力車來的來去的。路上行人。都說富貴家庭的婚姻實在有味。這裏面也有幾個好身手。乘着衆人擁擠的時候。預備他們的把戲。做一筆生意。旅館牆壁上特地掛着「當心毒」的牌子。似乎旅館主人預先料及這熱鬧婚事中應該有他們的踪跡。這當中的住客。看客。賀客。和旅館裏辦事人茶房。

都發生一種審美的感想最快樂的要算那薛老頭子和薛太太了薛老頭子回想到他倒尿壺的時候萬不料有今天的光榮薛太太也觸着他從前的結婚何等草草如今他女兒何等熱鬧他覺得世間上的錢真是「神聖」「萬能。」

瑞麟與鈺英果然珠聯璧合了一對少年好夫妻他們倆的愛情比較薛太太愛錢的熱度還覺高些便是薛太太愛他們也似乎錢是死的他們是活的這時候他們的思想簡直把世

間事物看得沒一椿不是很容易的了便如金破倫所用的字典找不出一個「難」字來那兩位老夫妻有時候也想着瑞麟與鈺英用錢的手腕實在太闊但是他們轉側一想究竟錢是留給女兒用的況且女婿自己也有家私年青的人總歡喜「吃」「着」要面子似乎不忍心格外苛責後來瑞麟的用度一天天的擴大了倒是老頭子看不過去有幾句閑話起初瑞麟也不介意那曉得話越說越多瑞麟的脾氣也是嬌養慣的怎經得老頭子再三饒舌這

一來瑞麟和老頭子便不時吵嘴。鈺英呢自然。是丈夫恩愛也幫得丈夫與老頭子反對老頭子。若是罵得很了。鈺英只是哭。瑞麟便整天的不吃飯。薛老太看得心酸也怪着老頭子多說話。這一家米店富翁從此口角不斷遠不如先前的和睦了。

瑞麟有一樁特別嗜好。最是老頭子反對的。因爲白家向來開的錢莊。錢莊裏的夥計們空着沒有事。總是打小牌玩。瑞麟從小喜歡打牌。看見這玩意兒便死命的捨不得走。無論麻雀。

撲克牌九。搖灘。他都喜歡的。他的朋友曉得他有錢也格外奉承樂得和他徵逐。徵逐他的母親也是恭敬兒子像祖宗似的不敢冒犯。所以他的自由權比什麼人都擴大點。這回他到了薛家做女婿。倒被薛老頭子管束起來。把他氣得要死。他起先還是從鈺英的情瞞過老頭子的眼。後來事情拆穿了。他拚出一個吵嘴也不管。三七二十一。偏偏堂而皇之的大賭。特賭他的愛妻。鈺英完全是一副嬌嬾的性質。總覺丈夫所爲不差。漸漸兒感受同化作用。也隨着他。

去同賭了大凡世間上好賭的人輸也要來贏也要來總是不肯罷手的這裏面恍惚有個鬼鬼在冥冥中招呼那一位薛老頭子不但不能管束他的女婿簡直連他的女兒也不能多說一句他的話越說得潑刺他女兒和女婿越賭得起勁那錢莊米鋪和老頭子每月所收千把塊錢的利息都被少年夫妻賭得跑走了這一筆賭費裏面也夾着些大菜費摩托車費戲館費綢緞首飾費他們少年夫妻總覺得世間上的是很容易的始終沒有什麼希奇

薛老頭子住的洋房如今也貼上一張直條子好像從前萬安旅館門前差不多但是這條子上面寫的是「吉屋召租」四個字不是那「薛府喜事」了那老頭子不曉吃了什麼藥現在反老爲童仍是倒尿壺掃地板好像四五十年前做米店小夥計的樣子他住的房子又小又黑比萬安旅館茶房房間還覺狹小和他同住的有兩個老太太一個是他的老婆一個是他的親家婆倒也很不寂寞只是他跟前如花似玉的女兒和他親手訂定五條資格的新女

壻連影兒都沒有了。他每早提籃買米便咽不住的哭。他並不是哭他的女兒女壻，他是哭他每早上買的米。他從此不好意思走過他從前自己開的米鋪，只好遠遠地繞幾條小路。有一天早上，他走過老巡捕房門口，看見一個照相，便情不自禁的立住了脚。足足看了半個鐘點，好像是認識，又好像是不認識。這照相下面有幾行中國字，也有幾行外國字。他曉得與照相一定有關係的，但是他却識不得。一個他在那當兒也覺着一個人到底讀書便當點。他的不

教育主義以乎略爲打破一點。他又遠遠地回到家裏重新請他的老兄薛綺和去看那位薛老頭子，更是衰老不堪的遠遠地繞到巡捕房門口，把眼鏡一架，朗聲念道：

扒手白瑞麟，年二十歲，上海縣人。一九二一年十月，在北車站劫去西人克賽爾皮包。同年十一月，在萬安旅館騙取王張氏首飾五件，價值六百餘金。如經查獲，賞洋五十元，由本捕房發給。

薛綺和念完，把眼鏡收下一藏，問道：老兄還有

什麼事呢。薛寶和道。老兄白瑞麟麼——的確。
白瑞麟麼——但是我的女兒那裏去了呢。

◎聯話

鄭逸梅

趙公書城眠雲之嚴君也。今春作古胡師。
石予曾輓以一聯云。百年棗莖尋芳躅。一
水胥江招古魂。辭意雅雋。輓聯之上乘也。

香海有名妓。美李姿通詞翰而舉止沉靜。
復有大家風。某客識之稔。一日詢及其身。
世則固書香門閥之裔也。以家貧故。年甫。
妙齡。即爲其母鬻於烟花言時。並以所作。
詩出示中。有贈母二句。云骨肉眞情。甘作。
別賣兒。還剩幾多錢。語雖慘淡無奇。而一。
種悲怨幽憤之情。溢於言表。讀之令人淚下。

月笙

再嫁

吳調梅

有一天蘇州城裏一條狹弄內的賈姓家娶媳婦。新娘到了新房裏後衆人一聲鼓噪都嚷着要看新娘子。因爲這時新娘的臉上還罩着一層大紅綢的面幕。衆人便叫伴娘把新娘的面幕除去。伴娘扭捏了一回慢慢地把那面幕除了下來。衆賓客仔細一瞧齊聲喝采。都道是織女擅離銀漢界。嫦娥逃出月宮來這麼一說。這位新娘的美麗也就可想而知了。新娘是蘇州城外錢姓家的小姐。芳名叫做志琪。母親早已去世。父親是前清一位孝廉公。志琪排行最小。有一個哥哥和兩個姊姊。哥哥是個不成材的東西。便無形中和父親疏離了。孝廉公痛恨兒子。便更愛憐三個女孩兒。把一身本領一箇腦兒傳給他們。姊妹三位。志琪更是聰慧絕倫。雖

是一樣苦攻却比他兩個姊姊長進得多後來學堂漸漸趨時蘇州在東南各省裏本是文化發源之地新風氣打破舊風氣一直打進志琪的心坎他便慫恿着父親要把他送進女學校裏去父親愛女心切便依了他志琪便進了啟新女校讀上四五年居然畢業回家那時二個姊姊也已經出閣了他父親便漸漸打算志琪的親事原來志琪七八歲時他父親已經把他許聘在本城賈鄉紳的兒子賈如玉志琪在這當兒滿灌着自由平等的新知識暗暗思量着

未來的夫婿不知道品貌怎樣學問怎樣如果配不上我不是把我的一生送掉了麼心裏雖然想着却還不便告訴父親又想我是父親最親愛的難道肯難爲我不成出嫁的日子一天一天的近了他父親便有許多什麼孝順公婆敬重丈夫的訓言那裏知道志琪心事志琪勉強答應了到了這日便離了父親的膝下從吹吹打打的當中送到賈家當下那些賓客自不免在新房內照例的吵新房直到半夜裏纔漸漸的散去志琪這時心中更加上幾分忐忑只

見那新郎酒容滿面一步一跛的進來。伴娘服侍着上了牀便呼呼的睡着了。志琪看了就有三分不快。那伴娘也走近自己身旁把頭上的釵環耳鈿慢慢地卸盡也服侍他上床躺下。伴娘便走出去了。志琪兀自睜着兩眼瞧那如玉覺得心中便有五分不快。心腔裏滿裝着昏悶轉輾反側。眼見得玻璃窗上慢慢地透進亮光來了。便一骨碌爬了起來。想着夜來事情就如做了一場惡夢。不覺微微的嘆了一口氣。心中的不快更加上了三四分。一天一天的過。

去愈覺得如玉的言語無味。面目可憎漸漸的耐不可耐了。因此心中十分不快回到家裏見着父親時因為他的性情非常剛烈。便爽爽快快對他父親說道我不是賈家的媳婦了。賈家的兒子不配做我的丈夫。我今日便決絕了。請爹爹給我作個主。他父親吃了一驚說道什麼話。夫妻倆嘔氣亦是有的。你倒底做了人家的媳婦了。比不得在家裏時候可以一味任性的。快不要如此說。給人家取笑。志琪毅然道爹爹聽錯了。我們倆並沒有嘔氣嘔氣又值得什麼。

我同他實在沒有精神上的戀愛。只不過擔着一個夫婦的虛名。這個虛名剝奪人的自由。戕害人的幸福。陷人到悲慘的牢獄裏。孩兒不是那平庸無識的女子。可不能白白的葬送在這虛名之中。做那舊社會的奴隸。我已打定主意和這虛名分手了。爹爹懂得麼？他父親聽到此處。暗想這事糟了。便慢慢地說道：「好孩子。你是聰明有學問的孩子呀。怎麼說出這般糊塗話來？」他們學堂裏的學生們都是藉着那自由平等的好名詞做他們寡廉鮮恥的幌子。西洋鏡

拆穿了便一文錢也不值。我們是詩禮傳家。你是一個書香種子。往常你爹爹又向你說些什麼？難道你忘懷了怎麼學起他們下流的口頭禪。來開口自由閉口戀愛。要知道自由戀愛便是人盡可夫的意思。要照他們這話胡鬧起來。還成什麼世界？還成什麼體統？你現在中了他們的毒了。好孩子。你快快把這些邪說收拾起好的做起一個人家來。這便是你將來的幸福。你如今是姓賈的人了。就是有些委屈你爹爹。也無能為力。況且他們豐衣足食。決不能說到。

委屈兩字做丈夫又有什麼配不配姻緣都是前定的非人力所能勉强你是聰明人也不必用我多說你明白了麼只見志琪把雙眉一蹙臉上堆起一層毅然決然的顏色來把聲音提高了朗朗說道爹爹這話雖是正理但孩兒的主意也不見得如此不堪自由雖成了今日的通病名節却是個人的私德在從前沒有這自由戀愛幾個字的時候又何嘗沒有名教的敗類倫常的蠱惑要曉得這幾個字並沒有誤人原是那些敗類那些蠱惑將這幾個字的名譽

做壞了失了信用爹爹的教訓孩兒都已領會透澈但是孩兒的主意却和爹爹的意思不同從前舊式的社會都把那婚姻兩字當作前定付諸命數就有多少青年男女爲這婚姻淪在黑闇悲慘的地獄裏柔懦的憂憂鬱鬱齷恨而死剛強的軼出軌範便會做出多少不近人情的事情孩兒今日便是中了舊式社會的餘毒終身的幸福沒希望了斷不屑學那柔懦的女子悒悒自了更不敢做寡廉鮮恥的勾當辱沒自己孩兒的主意是千定萬定了今日回得家

來便沒有再去賈家的日子也。一輩子不作室。家之想仗着我自己的聰明智力去和那不良的社會奮鬥將那舊式和新式的惡魔都打敗了。方才了我心願。爹爹聽着泰山可移孩兒此志不可移他父親滿臉怒容大聲喝道志琪你真打定了你的主意了麼志琪朗然答了一個是字他父親大怒道你既打定了主意你就走罷從此你我就斷了父子之情各走各的路你不必來同我勞叨我也不來問你的信息志琪心中一陣難受險些掉下淚來便定了定神。

慢慢地說道爹爹孩兒爲着一生的安排也顧不得了孩兒的志氣爹爹到將來自然知道說罷走到父親面前拜了幾拜站起來慘然道孩兒去了决不怪爹爹的不是祇恨那萬惡的社會和害人的婚姻唉可恨可恨。

志琪走了心裏滿裝着悲憤抑鬱一口氣跑到啓新女校把這事情一情一節都告訴了校長。校長不勝感歎便勸他留在學校裏志琪從此一心一意做起教育的生涯來賈家知道了自免不了一番糾葛倒是賈如玉還欽敬志琪的。

人才學問懇懃切切寫了一封信勸志琪回去。志琪回復他說我們做了舊式婚姻的傀儡擔了夫婦的虛名實非愛情的結合要是我現在便回來了還是虛名的夫婦不是同不回來一樣。不過我既然擔了這虛名便也不能再用。情在別人身。我便把愛情犧牲了將一身供獻社會學堂便是我安樂的家庭學生便是我可愛的子女終身大事到此完了後來賈如玉心還不死又給了志琪一封信說是三年之內不更他娶等他回念時便迎他回家這一封信。

志琪便置之不復過了三年他還是勤勤懇懃做他教育的生涯直到今日忽忽已經十五六年造就的人材很是不少很有敬佩他的道德學問也有向他求婚的他往往報以慘笑。答道承你厚意實在感激得很但我已經再嫁了我已嫁給中國了中國是我的丈夫除了這個丈夫以外我不能再用我的愛情了。



◎賣娘

逸琴

甲甚嗜賭。屢賭屢輸。日前將妻某氏鬻於某姓。所得身價又復輸去。乃將妻之照片。又售於某姓。某姓曰。要此何用。甲曰。顏色如故也。某姓又叱之曰。僅有顏色。沒得身體。要他何用。甲沈吟曰。你既要有身體的。我尚有一七十外歲老娘。某姓又叱之曰。汝娘雖有身體。但已不能生子矣。甲憤怒與之辯曰。若說我娘不能生兒子。請問我從那裏來的呢。

□ 誰是愛情的酬報

章怡巖

造物最喜弄人。他在地球上面札了一個大大的圈子，專門引誘我們青年跑進去。說也古怪，這個圈子却有極大的本領和權力能夠改變人的性情，消磨人的志氣。要你活就活，要你死就死。任你怎樣鐵石心腸的人，只要一跑進他，就死。這任你怎樣鐵石心腸的人，只要一跑進他，就死。任你怎樣鐵石心腸的人，只要一跑進他，就死。任你怎樣鐵石心腸的人，只要一跑進他，就死。任你怎樣鐵石心腸的人，只要一跑進他，就死。任你怎樣鐵石心腸的人，只要一跑進他，就死。任你怎樣鐵石心腸的人，只要一跑進他，就死。任你怎樣鐵石心腸的人，只要一跑進他，就死。

了這個不可思議的圈子，便是那萬惡的情場。愈逸如是個活潑潑的少年，當他畢業大學的時候，他的父兄、他的師長、他的親戚朋友，誰不說他是個有作有爲，將來極有希望的人？就是他自己，也曉得他背的肩子很重，自己勉勵自己，要替社會做一番事業，不辜負父兄師長的界線，沒有一個不立刻的軟下來，再也掙扎不起。一生的幸福快樂，從此就和你脫離關係。親戚朋友的期望，可是現在呢？一縷魂絲早已

在黃浦江裏和屈大夫做朋友別說替社會做事業了咳這是誰害他的不用說就是那萬惡的愛情害他的了。

逸如的女友王靜波正可說是他生平唯一的知己他們倆戀愛着已經三年多了所以他們的愛情是逐漸逐漸積厚來的並不是和那些墮落的青年們突然發出來不能持久的愛情一樣任是什麼的障礙也不能打斷他們那濃厚堅固的愛情海會枯石會爛他們的愛情似乎終不會滅絕逸如常對人說我和靜波的愛

情光明純潔簡直沒有一點污穢夾在中間可是完全從心苗裏發出來的精神上的愛情我愛靜波固然不會中斷但是我也敢斷定靜波愛我也是永遠繼續着的我只要伊心裏有我愈逸如這個人就是叫我死我也情願因為我拿生命和女子的愛來權一權的確是女子的愛比我的生命重得多了。

王靜波的學問原是狠好再加上那副美麗的面龐簡直好和伊的學問並駕齊驅伊那潔白整齊的牙齒明媚流動的眼睛玫瑰花色的兩

頰好像都經過美術家的佈置一樣就是伊的同學誰也不愛伊要和伊親近別說是異性的男子了伊和逸如起初不過討論學問後來竟互相挾着跳進那個老天所設的圈子裏去了每天薄暮的時候黃浦灘中國公園的椅子上總見逸如執着他所愛靜波的手坐着講他們的情話來往的人經過他們的面前誰不恭恭敬敬的向他們行一個注目禮羨慕他們愛情的濃厚有一天夕陽西下的時候他們倆照例又坐在那椅子上了一陣陣的微風慢慢的從

江面上吹來送到他們的臉上去將靜波那美麗的綉頭髮吹得在那裏微微的顫動益發顯得伊美麗了似乎老天以爲他們已經進了他的圈子中了他的計了特地的起幾陣和風來表示他得意的樣子但是逸如和靜波却仍舊一點也不覺得還跑馬似的跑到圈子的中央去呢逸如笑着和靜波說我們應當感謝愛神他把他的小箭射到我們的心裏使我們的愛情正和現在夏天的寒暑表一樣一度二度的祇管升上去靜波也執着逸如的手說道我始

終。認。我。們。的。愛。情。是。固。體。再。也。不。會。流。動。的。我。
存。在。一。日。我。愛。你。的。心。也。存。在。一。日。就。是。我。死。
了。我。的。靈。魂。也。必。定。隨。在。你。身。邊。不。離。開。你。逸。
如。聽。了。將。靜。波。的。手。緊。緊。的。握。一。握。似。乎。非。
常。感。激。伊。的。樣。子。靜。波。看。了。看。馬。路。上。的。路。燈。
說。道。你。看。電。燈。都。亮。了。我。要。回。去。了。母。親。還。要。
叫。我。替。伊。裁。一。件。衣。服。哩。逸。如。明。天。午。後。你。如。
有。空。千。萬。到。我。家。裏。來。一。踏。我。有。許。多。書。裏。不。
懂。的。地。方。都。要。問。你。呢。說。着。逸。如。便。握。着。靜。波。
的手。立。起。來。一。同。走。出。公。園。送。了。靜。波。跳。上。

了。電。車。他。才。慢。慢。的。回。去。
第。二。天。逸。如。吃。了。午。飯。因。爲。那。猛。烈。無。情。的。太。
陽。光。和。火。一。般。的。直。射。在。地。球。上。實。在。跑。不。出。
門。他。正。坐。一。刻。預。備。等。陽。光。小。些。再。到。靜。波。
的。家。裏。去。忽。然。好。像。空。中。有。一。個。人。在。那。裏。責。
備。他。和。催。促。他。道。爲。了。所。愛。的。人。就。是。生。命。危。
險。的。地。方。你。也。應。該。趕。緊。的。去。可。况。熱。一。點。的。
太。陽。呢。快。去。快。去。你。心。愛。的。人。在。那。裏。望。你。許。
多。時。候。了。逸。如。的。腦。筋。突。然。一。清。他。的。良。心。
就。回。答。那。人。道。你。責。備。我。極。是。我。非。常。的。感。激。

你。我就去。我遲去。一刻可不叫。靜波多等。一刻。於是他就急忙跑出了大門。走了好多路。才叫了一部黃包車。就飛也似的拉到了靜波的家裏了。

靜波的家裏。逸如是常來的。所以他一直的跑進去。靜波的母親正在那裏縫衣裳。看見逸如進來。伊臉上就忽然罩了一個閻王的面幕。便帶着譏諷的說道。你少爺天氣怪熱的。你還跑到這裏來。真可算得要好了。接着又冷笑了幾聲。逸如急於要見靜波。那有心去留意伊的面。

色和說話。他就一面向樓上跑。一面高聲說道。我到靜波的房裏去了。這句話才出口。脚下已經跑上了樓。一直的便進了靜波的臥室。四面

一看。却沒有靜波的影子。正想退出來。忽然眼睛一轉。看見靜波正睡在牀上哩。他連忙放輕了脚步。跑到牀面前。一看。靜波還沒有醒。他便在牀沿上坐下。也不忍去叫伊醒來。靜波那副天真爛漫的睡態。真的更加比伊醒着的時候。要美麗得多。逸如看了。忽然衝動了他的愛情。再也忍不住。他俯下他戰慄的身子。抱着伊。

戰戰兢兢的和伊接了一個吻。因為這還是他們第一次的接吻哩。靜波已經漸漸的醒來。伊覺得了伊那玫瑰色的兩頰。益發顯得紅潤可愛。怪不好意思的樣子。但是伊沒有力量去拒絕他。一動也不動。任他緊緊的擁抱了一回。逸如又發出他顫動的聲音。輕輕的叫了一聲吾。愛靜波聽了向他笑了。似乎承認的樣子。他們倆你看着我。我看著你。約有五分鐘。這時他們精神上的愉快可說已經達到極點了。逸如放鬆了他的手。靜波就坐了起來。問道。逸如。

你爲什麼來得這樣遲。我等了你好多時了。坐着沒事做。所以倒在牀上。到不想就睡着了。說許多書來。一處一處的問。逸如。逸如就詳詳細細的和伊講。講了不懂。再用譬喻來解釋。現在的學校裏。那裏尋得出這樣盡職的好教員呢。不多一刻。早到了四點鐘。正是他們到黃浦灘邊的時候了。逸如說。我此刻還有一件事體要去做哩。明天再和你出去罷。靜波說。也好。逸如別了伊。走下樓來。和伊的母親招呼了一聲。

一徑的出去了。逸如是一個爽直的少年。靜波的母親平日又狠和氣的待他。今日伊忽然變了另外一副面孔。他那會注意呢。

往常逸如到靜波家裏去。靜波的母親總是非常歡迎他。但是今天見了他。爲什麼又厭惡他呢？原來其中有一個原故。靜波的母親有一個嫡親的內姪。叫張超然。不多幾時才從美國學回來。他來看姑母的時候。便看見了他表妹兀自的想和伊結婚。靜波的母親也曉得他的意思了。不用說伊自然是帮自己娘家人的。况

且張家財產又多。所以伊極望這件婚姻能夠成功。但是伊看靜波和逸如互相戀愛的情形。正是這親上加親的大禮中的大障礙物。自然先要去了。逸如那婚事才有希望呀。可巧這天逸如又趕了來。伊怎麼會不厭惡他呢？

逸如出了門。靜波的母親便走到靜波的房裏來。靜波正在那裏看書。忽然看見伊的母親走了進來。便叫了聲媽。接着說這樣的天氣還要縫什麼衣裳。當心做出病來。等到晚上我替媽做好了。伊的母親聽了笑着說道：這倒不要緊。

可是有一樁事體我却要和你講你要體貼我做娘的心才是呢靜波道媽有什麼話祇管說我總聽的伊的母親道這才是好孩子咧我也沒別話就是一樁你年紀也不小了男女之間也應該曉得避些嫌疑你看你和逸如天天的廝纏着給別人看見了也許說我們沒有家教咧好孩子你聽我的說話以後別再和逸如來往省得旁人說話靜波從來沒聽見伊母親講過這樣話突然之間叫伊和逸如絕交正好比是一個青天霹靂伊簡直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只將伊兩隻眼睛一汪一汪的朝着伊母親看後來才說道我和逸如完全是朋友光明正大有什麼不可以旁人會說什麼話媽你別管我們的事體伊的母親聽了非常失望似的說道老實和你說罷前天你表兄超然看見了你就和我說要和你定婚所以我叫你少和逸如去親近靜波聽了好像在伊頭上澆了一盆冷水全身到冷了半截臉上的血色也都被這幾句話趕跑了顫聲說道媽這更不能更不能我不能負逸如伊說到這裏聲音漸漸的底下去後

來竟說不下去了。伊的母親看了伊這種樣子。到嚇了一跳。但是伊仍舊拍着靜波的背說道。好孩子你別這樣不曉得好歹。你看逸如家裏。又不大有錢。你嫁了他可不是要窮一世麼。你一生的快樂可不是沒有了麼。超然是外國留學的。還得着什麼博士哩。就是外國人誰也不佩服他。整百的洋錢只要他一伸手就送到他手裏來。可不比嫁一個窮小子要勝得多麼。靜波聽見博士兩個字。心裏就動了一動。我想我嫁了逸如。不過是尋常的一個女子嫁了超然。

可不見就變了博士夫人麼。想到這裏伊的腦筋裏忽然又現出了伊表兄的照相。伊看他穿着洋裝。就那副神氣。逸如那及得他來呢。伊灰白的面色慢慢的復原了。伊的良心慢慢的變了。伊和逸如的愛情也就慢慢的降下來了。最後伊的虛榮心竟戰勝了伊的愛情了。

後來逸如又到靜波那裏去。靜波的面上總是。非常冷淡。伊的舉動也和逸如疏遠不少。待他和從前不同了。逸如伸過他的手要和伊握手。伊反將手縮了。轉來狠嚴厲的說道。逸如放尊。

重。些。逸。如。聽。了。真。是。莫。名。其。妙。他。想。我。不。是。常。
愛。！。這。兩。個。字。才。出。口。靜。波。的。面。上。已。經。滿。
和。伊。握。手。的。麼。伊。現。在。爲。什。麼。不。肯。呢。還。當。做。
自。己。有。什。麼。得。罪。伊。的。地。方。但。是。問。自。己。的。良。
心。簡。直。沒。有。一。點。錯。處。千。想。來。萬。想。去。再。也。想。
不。到。伊。的。心。竟。會。變。了。逸。如。半。驚。半。疑。的。問。道。
靜。波。你。爲。什。麼。這。樣。我。從。來。沒。有。看。見。你。這。樣。
冷。落。的。樣。子。你。究。竟。心。裏。有。什。麼。不。爽。快。假。使。
我。有。什。麼。得。罪。你。的。地。方。你。也。該。好。好。的。和。我。
說。何。必。做。這。個。樣。子。呢。靜。波。仍。舊。板。着。面。孔。說。
沒。什。麼。逸。如。看。伊。這。個。樣。子。不。禁。叫。了。一。聲。吾。

布。了。怒。色。罵。道。沒。有。廉。恥。的。東。西。立。刻。離。開。我。
這。裏。你。應。該。曉。得。女。子。有。高。尚。的。人。格。不。是。給。
你。們。男。子。玩。的。我。的。良。心。叫。我。絕。對。不。要。和。沒。
廉。恥。的。人。做。朋。友。我。狠。不。情。願。見。你。快。走。快。走。
并。且。我。也。不。情。願。以。後。再。見。你。！。逸。如。真。氣。
極。了。他。的。身。體。不。禁。瑟。瑟。的。顫。動。他。慢。慢。的。退。
了。出。來。含。着。眼。淚。向。靜。波。說。道。我。們。三。年。的。友。
誼。就。此。斷。絕。靜。波。女。士。我。希。望。你。得。着。比。我。好。
的。朋。友。前。途。保。重。後。會。有。期。說。完。了。他。才。慢。慢。

的。回去。覺得。有。依。依。不。捨。的。樣。子。但。是。他。一。路。
走。總。想。不。出。伊。是。什。麼。緣。故。

光。陰。不。停。的。跑。過。去。他。的。速。度。正。和。從。前。逸。如。
和。靜。波。的。愛。情。一。樣。靜。波。的。臥。室。裏。有。一。張。圓。
椅。向。來。是。逸。如。坐。的。現。在。却。換。了。一。個。着。西。裝。
的。少。年。坐。了。這。人。是。誰。不。用。說。便。是。靜。波。的。表。
兄。張。超。然。了。這。時。候。靜。波。的。腦。海。裏。只。深。深。的。
印。着。伊。表。兄。的。一。個。印。像。還。曉。得。什。麼。逸。如。心。
裏。的。悲。痛。呢。超。然。和。靜。波。說。得。正。投。機。的。時。候。
超。然。握。着。伊。的。手。後。來。竟。擁。抱。着。伊。但。是。伊。無。

力。拒。絕。他。讓。他。密。密。的。和。伊。接。了一。個。吻。超。然。
又。叫。了一。聲。吾。愛。伊。也。對。他。笑。一。笑。靜。波。的。良。
心。此。刻。忽。然。現。了。出。來。伊。想。從。前。和。逸。如。也。曾。
這。樣。的。擁。抱。着。接。吻。過。現。在。逸。如。不。曉。得。怎。樣。
了。他。常。說。知。他。的。心。疼。愛。他。的。人。只。有。我。一。個。
咳。我。現。在。丟。開。了。他。叫。他。還。有。什。麼。生。趣。呢。想。
到。這。裏。便。覺。得。太。對。不。住。逸。如。又。想。縮。轉。伊。被。
握。住。的。手。但。是。伊。的。腦。筋。又。給。雲。霧。遮。住。了。伊。
想。超。然。究。竟。是。個。博。士。所。以。仍。和。他。狠。親。密。的。
握。着。手。講。他。們。的情。話。

逸如原是一個狠活潑有志氣的青年。自從這次情場失敗之後，志氣頽喪，毫無生趣，什麼興緻也沒有。只覺得世界上能夠存在的只有虛榮和金錢。地球上的空氣也滿布了他們的臭氣。逸如的環境一天天的逼他到死的地方去。使他還能活着麼？有一天，他忽然跑到黃浦灘的公園裏，微微的涼風仍舊向着他的臉上吹。似乎老天在那裏慶祝他自己已經得勝了。逸如想起了從前的景象，他的心可真粉碎了。江裏滾滾的浪頭朝着他打來，似乎在那裏歡迎。

他的頭又進了水面以後，就沒有見他再冒出來。大約已經脫離了這煩惱污濁的世界去了。他哩！他微微的嘆了幾聲，又自己問自己道：虛榮便可換愛情麼？金錢便可買愛情麼？咳！愛情原來是液體，會流動的。接着便望江心裏一跳。跟着那雪白的浪頭去了。遠遠的他的頭又露出了水面。似乎要說什麼，可是江水已經充滿了。他的嘴裏和鼻孔再也說不出話來。他竭力的伸起他的兩隻手向天做了一個手勢，似乎說：愛情的酬報就是死。

逸如死的時候。靜波正挽着超然的手在南京。
路一個大公司裏購辦他們結婚的用品哩。

某甲常茹素而自稱。輒曰鄙人。乙戲之曰。
汝既茹素何可食肉。甲曰汝何所見而云。
然。乙曰汝不讀盲傳乎。肉食者鄙。然則不。
食肉。何以稱鄙人耶。

際雲

雖是愛情的醜報

方墨谷先生憤世嫉俗。杜門不出。自號半頰老花傭。憂時祈死。爲儼旬自輓徵作。輓言。何屏珊先生聯作問答體頗妙。絕記其一云。問君自號花傭。何忍遽拋花去。恨世多逢木魅。不如早就木居。又一云。九泉豈必太平。君胡祈死百歲終。歸同盡。誰竟偷生。

鄭籌伯

◎ 黛紅墨瀋

美·孫·

近來香烟的銷路興旺極了。上中下三等社會幾乎沒有一個人不口銜一枝的。上等的香烟差不多要一兩分大洋一枝。連得黃包車夫所吸的黃包車牌近年每枝也增到四文錢了。比上二十年前鴉片烟價錢便宜的時候每天的消耗也差不多。恐怕再過二十年香烟的癮越發深了。戒也戒不掉。價錢越發貴了。恐怕黃包車牌也要賣上五分大洋一枝。那才「乖乖不得了」呢。

小社會
小說

家庭現形記

鄭正秋著

(五)發妻財禍起城隍廟

娘姨接續前文講道我底嫂子在夏家做過娘姨好幾年了所以全本西廂記都在她肚裏她講給我聽講得很連貫所以我也說來很連串了再說那野鷄文卿的兒子養到六歲上有起肚子痛的病來了夏伯祿求神許願忙得個不亦樂乎後來病好了他同文卿夫妻倆到城隍廟去燒香還愿又順便在後面去玩玩帶老婆到得月樓泡茶聽沈廉舫的倭袍因為時候還早自己又下來買些木碗木燈檯各種小東西要帶回去給大因玩的新少奶奶說大因是那個何以很像女人名字。

娘姨道不……這是伯祿有意要這樣叫的據說當他女因用容易招得牢不料買買東西看見桂花廳旁尿坑邊頭許多人圍住一個長指甲的相面先生大家搶着要先相面伯祿也擠上前去等一個鄉下人相遇他就挨過去先把相金兩角提上去居然被他先相着了那長指甲道身材短手短腳短叫做五短成局請教年庚月份日子時辰伯祿告訴了他又看手看頭看過之後又說下半年叫我看的話相金起碼要尊鵠兩個椿頭因為照你尊相看來不久就有一注大大的妻財到手哩你是五歲起運一直好好歹歹跌倒爬起沒有長生運的祇有今年四十五歲起交脫之後可以一路順風到了六十五歲性命雖然難保家當許你有十萬左右命裏相上妻子三位兩真一假兒子兩雙一對收成下半年見了喜星不要忘記我長指甲

新姨奶奶問娘姨道這種話你怎麼會記得的哩娘姨說不瞞兩位奶奶我家親眷眷男男女女吃這種醫卜星相關亡看香頭各項江湖飯的很多很多所以格外記得清楚呀閒話少說再

談夏姑爺罷

伯祿得意揚揚奔回得月樓。忽見一個喜娘金嬌嬌同他老婆坐在一起。談得很親熱。他笑嘻嘻對老婆說希奇希奇。相面先生倒說我有大大的妻財。好發哩。他老婆紅一紅臉。低低的叫他不要惹旁人恥笑。豈知隔桌聽客已經好笑過了。聽過書後。金嬌嬌陪他們夫妻回去。伯祿又提起妻財。運來金嬌嬌同他尋開心說你要發妻財還該托托我。伯祿笑問有沒有人家託你做女家媒呀。金嬌嬌說被你一問。我倒想起來了。——昨天還承蒙烏家老太太抬舉。叫我去託我替她那位玉珍小姐做媒哩。咳！要是哪一家娶到這位小姐。真真前世裏不知敲破了多少木魚。才修得到這樣好福氣哩。慢說別的銀檯面。金檯面不必說。倒是私房。小伙足有頭兩萬花頭。在手裏……伯祿馬上插嘴道我要娶到她豈不是發了大大的妻財了嗎我就託你做媒看囉……他老婆文卿聽得笑道你還是猪八戒想發厭呢。你還是癩蝦蟆想吃天鵝肉呢。娘姨講。

到這裏看看新少奶奶。

新少奶奶聽到這兩句話居然微微地笑了一笑不過仍舊不大自然罷了——新姨奶奶說正當要緊關頭快快再說金嬸嬸到底怎樣呢——

娘姨又往下說

金嬸嬸道夏先生你不要見氣人家都叫你是哈叭狗兒的面孔要是我真真同你做了媒豈不是要吃媒醬了嗎……說也奇怪伯祿並不生氣反而對她說全爲這張哈叭狗兒的相貌生得好所以下半年要發妻財呀你要同我說成成功我好好的謝謝你媒人錢末百打百的送給你……金嬸嬸心動了但是看看文卿面色大不高興只好假笑道說說笑笑尋尋開心罷了不要當真啊我家裏還有事要回去了她回報一聲文卿就此走了——這位夏先生從此天天去許金嬸嬸好處銅錢銀子真是好東西果然把金嬸嬸買通了此地老太吃馬屁的哪裏經得起甜蜜密迷工天天來騙呢自然上了她的老當把庚帖給她了——伯祿拿到庚帖也用不着算了他

的歡喜是形容不盡的……文卿怎麼樣每日對那小把戲出眼淚祇有同她的娘姨就是我的嫂子談談心事她說做女人最倒霉了碰到這種日子還有什麼法子尋快活呢我們嫂子只好勸勸她總說命好不怕沒有好收梢命不好急死也不中用還是保重身體要緊——有一夜伯祿同文卿一本正經的說話了爬出了牙齒嘻開了嘴迷花了眼睛吞吞吐吐伸伸縮縮那種怪樣子連我們嫂子都看着難看自顧自走出來坐在客堂裏聽他對妻子商量他說烏家事情十成有九成靠得住祇爲哼哼哼——祇爲哼哼哼——這個這個……我們夫妻很那個所以要求你看錢財分上讓我發一筆妻財現在答應一聲我就可以去那個了——呵呵阿——對不對——文卿半天沒有開口伯祿又說你要什麼東西你只管說我總可以答應你的況且我發財還不是同你發財一式一樣嗎——文卿很悽慘的聲音說本來呢我們這種出身底的人是不配做你大老婆的但是進你們門口也已經有八年了你只要公公平平我就心滿意足

了。什麼東西不東西又何必說呢。——伯祿聽了馬上說好奶奶。好奶奶我知道你好奶奶心地好一定好說話的果然給我一猜着了當夜夫妻倆格外恩愛後來伯祿又把兒子過寄給金嬸嬸認做了過房親金嬸嬸自然拚命說親哩——冷不防老太太要看人金嬸嬸就來出主意用一個張冠李戴的法子把伯祿的外甥一張小照拿過來搪塞搪塞哪裏知道老太太原叫小少爺請客看看人的行動怎麼樣弄得伯祿只好懇求他娘來勸外甥代一代他外甥要求將來討親費五百元要舅舅拿出來的伯祿不能不答應……

新姨奶奶接口說啊原來相親相的是他外甥呵那末後來怎麼得了呢——娘姨說讓我抄抄近路不說他相親的事再講他娶過之後的發笑事情罷。

(六) 娘子軍大鬧和尚堂

玉珍小姐一堂嫁妝把夏家已經看得眼紅伯祿底娘歡喜到朝朝夜夜稱贊兒子有福氣所以

非常之防備。文卿不許文卿到新宅門口來探一探的。玉珍小姐做新娘娘的第二天就大發脾氣。碰檻拍櫈大罵其山門爲什麼呢？皆爲伯祿同她商量要把珍珠大頭面借給弟媳婦去吃喜酒裝裝場面。哪知道玉珍小姐早猜到這是借來的東西要還人的所以一把眼淚一把鼻涕對新姑爺大鬧其新房說什麼大姊姊嫁給趙家多門威風二姊姊嫁給朱家多門有插戴你叫喜娘來說鬼話騙老婆——好——好——我叫我二哥哥同你打官司問你個冒名相親掉包拜堂該當何罪？既然是窮鬼不該娶富貴人家的閨閣千金自己也不拿個鏡子照照看是一副什麼相道居然猪八戒想發厭起來了。我倒不曾先同你算賬。你倒先問我要起東西來了。你這種翻頭祇好翻不會見過大勢面的鄉下人的要想翻我叫做半夜裏呼貓阿咪咪想都不要想告訴你官司有得打哩。你不要瞓扁了頭癡子望天坍在我身上發妻財呀。伯祿急得滿頭大汗眼淚都急了出來但是究竟老資格向來替人家講抬頭講慣的急雖急法子還是不壞他只

管。受。她的。罵。一。聲。不。接。嘴。等。她。罵。夠。了。他。就。往。茶。几。上。拿。了。銀。茶。杯。在。銀。茶。壺。裏。倒。了一。杯。代。代。花。茶。熱。騰。騰。香。噴。噴。地。雙。手。端。過。來。笑。嘻。嘻。的。恭。敬。敬。送。給。老。婆。娘。他。說。帶。累。小。姐。費。了。許。多。口。舌。喝。點。兒。香。茶。潤。潤。口。再。說。吧。玉。珍。小。姐。一。接。都。不。接。把。身。體。側。了。一。側。分。明。不。願。意。受。他。這。一。工。伯。祿。只。好。把。一。碗。茶。擺。在。她。面。前。的。檯。角。上。呵——呵——她。發。脾。氣。了。拿。碗。連。茶。一。齊。攢。在。地。下。把。茶。潑。了一。地。說。也。好。笑。那。個。茶。水。在。地。上。會。淌。到。新。娘。子。的。紅。繡。鞋。底。去。的。爲。這。一。淌。淌。出。花。頭。來。了。伯。祿。來。不。及。的。趕。過。去。拿。自。己。手。巾。擋。住。了。茶。水。又。連。忙。把。玉。珍。小。姐。的。那。隻。小。脚。抱。起。來。把。自。己。的。袖。子。晦。氣。替。她。細。模。細。相。的。揩。

新。姨。奶。奶。忍。不。住。笑。了。新。少。奶。也。露。了。一。露。笑。形。兩。個。人。一。齊。問。小。姑。奶。奶。怎。麼。樣。呢。娘。姨。道。
千。穿。萬。穿。馬。屁。不。穿。古。人。說。話。再。對。沒。有。你。們。聽。我。說。呀。
玉。珍。小。姐。先。還。用。力。把。腳。抽。開。後。來。强。也。强。不。掉。索。性。由。他。去。揩。吧。這。位。新。姑。爺。一。邊。誠。誠。心。心。

地替她揩一邊口裏還要說！唉！咄！咄！淌壞了鞋子倒不妨事好拿摺子到畫錦里去拿幾百雙都容易不過水透進了鞋子裏面去浸着了小姐的貴腳可就推扳不起那是情願割掉我一塊肉不情願碰一碰小姐的金蓮腳的說罷抬起頭來嘻開嘴唇望着她一笑好像黃狗要討主人的歡喜搖搖尾巴等狗食吃的樣子是一式無二的玉珍小姐狠做狠狠到這個時候也會把狠勁一點一點的消掉的把上牙齒咬着下嘴唇不肯露出笑形來伯祿的門檻多少精看到新娘娘已經有點兒嘴硬骨頭蘇了自然格外的巴結有心把她的紅鞋子脫掉自己跪倒在她腳邊捏捏她的腳輕輕抓抓她的腳底又伸上去捏捏她的小膀不得不了個新娘娘弄醉了嘴裏雖叫不要吵喉嚨裏的聲音又低又嬌又慢了伯祿迷花了一雙老鼠眼睛抬着頭對她說你是天女下凡的你是仙人投胎的你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難的觀世音菩薩祇要你肯想到姻緣本是前生定不嫌我不好我就是死在你這腳底下也是情願的

新姨。奶。笑。得。嘴。都。合。不。攏。了。新。少。奶。反。而。嘆。一。口。氣。說。唉！假。使。玉。珍。是。一。個。小。工。人。家。的。姑。娘。那。是。伯。祿。還。肯。爲。她。顛。倒。嗎。恐。怕。男。的。要。高。高。坐。起。女。的。要。跪。着。替。他。脫。靴。了。就。是。不。說。此。方。的。話。單。單。想。想。文。卿。一。面。也。已。經。要。抱。不。平。了。新。姨。奶。也。笑。不。出。口。了。她。說。倒。底。靠。着。此。地。娘。家。有。財。有。勢。的。光。比。文。卿。佔。便。宜。佔。得。多。了。新。少。奶。道。哪。兒。話。你。看。看。是。玉。珍。便。宜。我。想。想。是。女。人。總。吃。虧。的。但。看。夏。伯。祿。三。分。不。像。人。七。分。倒。像。鬼。的。人。反。而。老。婆。可。以。討。一。正。一。副。玉。珍。離。做。離。究。竟。在。家。少。見。識。經。不。起。男。人。一。騙。就。此。投。降。了。豈。不。是。女。人。吃。虧。嗎。新。姨。奶。說。難。道。掉。包。的。事。情。從。此。不。追。究。嗎。——娘。娘。道。不。要。性。急。自。然。會。一。情。一。節。講。給。你。們。聽。呀。

玉。珍。小。姐。發。脾。氣。的。時。候。新。房。外。面。偷。聽。的。人。很。多。很。多。男。女。親。族。都。有。原。想。一。騙。就。能。到。手。一。到。手。就。可。以。拿。來。分。分。拆。拆。各。歸。各。取。還。原。物。帶。轉。租。錢。哪。曉。得。大。觸。霉。頭。一。個。個。提。心。吊。胆。怕。吃。倒。賬。聽。聽。越。罵。越。凶。聽。到。打。官。司。的。話。大。家。忍。不。住。了。都。走。下。樓。去。到。老。太。太。房。裏。逼。着。伯。祿。

的娘要還東西。旁邊坐着一個郁家太太。她立起來對大家說：「啊唷！現在的夏家還好？同從前比嗎？像這樣的活神財娶進了門，還怕缺少銅錢嗎？」唉！各位要還東西，未免忒煞性急了。夏老太聽到這兩句話，覺得神得勢，說道：「包在我身上。你們的東西一絲一毫一分一厘，不會少的。」大家不耐繁，把聽壁腳聽到的話都說了出來。夏老太聽到臉兒變色了。郁家太太又轉口道：「好嗎？我說財神娘子不見得這樣容易進門的。如今被我猜着了！」唉！我倒替伯祿擔着心思呢！夏家老嫂子啊！官司是免不掉的了。只怕你也逃不了罪名吧。滿屋子的人，都急得走頭無路。想不到烟鋪上一個朋友叫做郭師爺的，他一只手拿根煙槍，一只手裏還夾着一根烟扦子，慢慢地擰將起來，對着夏老太打一個拱，叫兩聲恭喜。大家弄得莫名其妙，問他緣故。他說：「我本來很替伯祿擔憂，怕這位新奶奶不肯放鬆他的。如今一聽可以高枕無憂了。倘然你們肯金錢吊玉蟹包你不到一個月，伯祿就一萬搭八千的庄摺到手了。」大家還不

信。他說一個人只怕一件貪心的事都沒有。若有一庄着重要有念頭可轉。你看她回門去後還肯回來。回來之後早不鬧。遲不鬧。獨獨爲首飾才來一場鬧。可見得她把錢財看來比終身還要重哩。我情願再放一筆本錢。再借三千塊錢給你們連着前頭的代借十隻元寶一齊算大加一的利息。你們要不要。旁人都笑他老顛倒。一個個還是逼債的逼債討還首飾的討首飾。把夏老太弄得上天無路入地無門。正在沒法忽然娘姨下來（她就是我的嫂子）告訴夏老太說夏先生工夫出出色。把新奶奶騙得服服貼貼了。現在把房門關起來了。我張來張去看不見人。只看見一個空房間。聽了半天只聽見我們先生說我號裏各色都有清本錢足足十二萬。你何必疑心哩……後來越說越低慢慢又有了笑聲了。我怕樓下着急所以趕下來告訴一聲。郭師爺跳起來道怎麼樣怎麼樣。

閑話少說。再說過了三個多月。小姑娘天天回家來。一趟行頭一套一套的換。顯得比姊姊們。

有錢她哪裏知道錢是出重利錢借來的後來弄假成真伯祿開起一爿字號來了教小姑娘奶奶樂得到娘家來弄些錢去許她存款作三分錢利息算照樣給她存摺她還說伯祿心思不錯所以把此地老太太的錢弄去不少又逼着老太叫老太爺替他保好幾家錢庄哩

有一天小姑娘奶奶在此地同老太出主意想不到我的嫂子來了是來送節禮的小姑娘奶奶因為有些兒疑心伯祿趁此拿十塊大洋錢送給她做衣裳問她少爺外頭有沒有姘頭的我嫂子貪圖錢財把文卿的事一五一十說了出來小姑娘奶奶鐵青了臉問現在這個賤貨住在什麼地方。嫂子回報她說今天在三昧庵裏替她娘做三週年老太一聽頓時立刻叫丫頭娘姨連我連轎班一齊跟着到庵裏去老太同小姑娘奶奶都坐轎子丫頭娘姨都是車子趕到庵門口剛剛大因在外頭看小馬夫滾銅錢瞧見小姑娘奶奶他是在做喜事辰光看見過的所以連忙奔進去對娘說新娘子帶許多人來了文卿知道不好連忙往屏門背後的樓梯上跑上去也顧不

得和尙房間好躲不好躲。一直走了進去。看見門窗都開着。不好馬上去關。關緊。不想我嫂子剛剛趕到門口。她以為自己人來了。把兩副鑰匙脫下來交待給她。她拿到了良心。發現讓她關門自己下樓回報說！唉！怎麼一點人影子都沒有呀？我們大家四面八方找。休想找得着。唉！也是她合該倒霉。丫頭當中會有小梅這個不怕死的人上樓揀窗門開的地方爬出去。

在屋面上走一間一間挨間探望。居然被她看見了。大叫一聲。在這裏大家來呀。

老太聽得叫聲。馬上帶領全班人馬趕上樓去。其巧不巧。會碰到一個和尚。這個和尚他看見來勢很凶。所以在當門口一立。他說我們和尚的房間。你們太太們有點不便呢。老太十分來得。隨口對他說！好！好！你們清淨佛門。敢大膽藏一個女人在裏頭。難道不怕王法嗎？和尚本來並不知情。吃了一口冤枉氣。祇得走開一邊。由得他們爬窗進去。拔去門閂。放進一羣人大家圍住了文卿。七手八脚。只打得她大叫救命。伯祿擠將進來。跪在老太面前。自己打自己的。

臉巴掌打得非常之响。連稱！媽媽！媽媽！千錯萬錯。總是我錯。請你留我一點面子罷。我到其時看不過了。叫丫頭們大家住手。老太又吩咐把她首飾除下來。可憐文卿頭髮給她們拉掉不少衣裳已經扯破一張又白又嫩的臉代兒給她們打得青一塊紫一塊頓時立刻腫起來了。眼睛哪裏還睜得開。倒在地。上倒反。一點哭聲都沒有了。伯祿橫求豎求。求老太。求老婆。又求丫頭們不知他前世造了什麼孽。會昏惱地同我也磕起頭來。好不容易把這班女將求退。出門。老太又逼着他在頭裏走。要他跟着回烏家講理。他哪敢強一強。祇好由她們調排打頭走下樓梯。小姑奶奶走。雖走嘴裏還是殺千刀殺萬刀千千刀萬萬刀的罵。不停的罵。

新姨奶奶聽到這裏笑不出來了。倒着實替文卿叫苦。新少奶奶本來是靠在牀上聽的。現在一骨碌坐了起來。她說這樣不公平的世界還做什麼人呢。有財有勢就可以無情無理。我想想將來。總歸是逃不了虐待的。你們還是讓我死了干淨。說罷就要伸手解去領頸裏的圍巾。娘娘。

連忙阻止對她說玉樹神油已經全倒在這塊圍巾上了你再躡腳掉恐怕再問老太那裏要一瓶是不會再有的了請你顧顧自己的肚子或者是喜也說不定的或者將來養出來是個男孩子也說不定的新姨奶奶忙問幾個月了娘姨代回答說不過五十天的樣子新奶奶也求她不要死說了許多話才算把她勸住了究竟新少奶有沒有遺腹子讓我慢慢地寫來罷

◎灰水

鄭逸梅

余幼年常見家中人洗滌衣服用灰水頗能去垢今不復見皆用肥皂矣按灰水洗衣其法最古漢桓帝時大將軍梁冀以火浣布爲單衣嘗大會賓客冀陽爭酒失杯面汙之爲怒解衣曰燒之布得火熒熒赫然如燒凡布垢盡火滅粲然潔白若用灰水焉

小社會
小說會

老殘新遊記

譙北楊塵因著

第四章 卜休咎揭穿大黑幕

捉妖怪怒要小紅拳

話說老殘隨同申子平林伯襄二人僱了三條毛驥兒一直奔向七家灣行路之間不滿一小时已到那褚恆發門首這日正是一個十五的日子祇見那姓褚的門首老少男女鬧嚷嚷的簇擁着一團大概都是提着幾串兒紙錢捧着一分香燭還有扛着一塊泥金橫匾匾上插了些金花紅綵也還有捧着一分猪頭三牲也還有攜男挾女打扮得如同花枝花朵兒似的紛紛都來求籤這願這一般剛擠出來那一般又擁進去真似那清涼山上七月裏大開孟蘭會也不能比他再熱鬧的當時他三人打發了腳程錢都慢步兒搖到褚恆發門首林伯襄便指着說道似這等

熱鬧你們可曾見過的咧。接着迎面刮來了一陣風從那風絲兒裏面帶來許多說笑的聲浪有的說今天這箇籤求得真靈我家裏的事兒都被仙姑太太看得清清白白怎麼我家毛團子的事兒他老人家也曉得咧有的說昨晚仙姑還托夢給我聽說仙姑太太他是很不容易光降的有的說這也是你們有緣活該這一筆財氣是裹在恁的身上可憐我那外甥兒女若論他的相貌那像是命苦的樣兒咧偏偏他與仙姑太太沒會結緣他在這靈堂裏面足足的守了三四夜香火始終還未見仙姑太太的影兒有的說你門說得好不容易仙姑太太他乃是一個神仙之體也不是平常的人好容易就肯給人見面嗎想我家三姑娘那一場病可真害得有日子啦我太爺又辦了一份厚厚的見面禮昨夜半三更我家三姑娘住在靈堂裏好不容易纔見了一面哎唷說來也真是古怪我家三姑娘自從見了仙姑太太一面聽說仙姑太太祇摸了他兩把

他的病可就好了。有的說仙姑太太真是一個活神仙。無論什麼毛病祇要見了他的面被他摸兩下子就可以好了。有的說仙姑太太雖然靈但是那一份見面禮真不容易籌備。最小說罷也得十元八元。你一言我一語真說得十分熱鬧。申子平聽着便向老殘說道：「你聽聽看罷似這等有靈有聖的活神仙他也曉得銀錢禮物都是好的。老殘笑道：「就有這些冤大頭去相信他。那能單怪活神仙惡作劇咧？」林伯襄也岔嘴說道：「咱們倒要去偵探，偵探看他們究竟要些什麼鬼？」他三人走到褚恆發門首。祇見門高八尺。那門頭上油漆得發亮。還釘了一對白銅獸頭的門環。光灼灼看得人刺眼。那門頭紅一條綠一條。什麼神符神籙都貼滿了。迎門設一香案。案頭端坐一守門的閻人。年約四十多歲左右。還站着四五個黑臉大漢。都是橫眉豎眼。生長得異常凶惡。老殘等夾在人縫裏向前走去。祇見那幾個大漢攔住問道：「你門可買了香火票嗎？」申子平道：「我們業已帶得有香燭。那案頭坐的閻人說道：「我們這仙姑太太他很愛潔淨不受外間香火的。」申子

平還要爭辨。老殘便向申子平使了一個眼色。接口問道：香火票要幾文？一張咧衆大漢道：一塊大洋。一張每人一張小孩兒減半。老殘伸手就掏出三塊洋來。搶着買了三張香火票。當時就有三個大漢向前引路。走進一道炕門。穿過一個大院落。又過一重正廳。再向東走進了一道月圓式的花牆門。又進了花廳。迎面就扑來一陣清烟。密密將那三間花廳布滿了。再穿過花廳。祇見走廊之下。又設一香案。也是一個五十多歲的老者。坐在中央。左右站了四個大漢。再進一重。就是仙姑太太的神壇。那引導的大漢便向他三人手中索取那三張香火票。交給案頭老者。老者一一驗罷。按票發給他等三分香紙。老殘留心一看。乃是一對長不盈寸的磕頭燭。一股粗不盈指的細條香。還有三串紙糊的锞子。一掛十八響爆竹。這一份香紙從最多處說。祇可值得五六十文。便暗自笑了兩笑。隨着申子平林伯裏等走進仙壇。原來那仙壇乃是三開間的一座敞廳。中央設着一座描金硃漆的佛龕。龕上高掛着二三十重幃幕。也有杏黃色的。也有硃紅色的。都

似湖綢杭綢等類被那些香烟線繞着一眼也分辨不清再向幕裏細瞧好像祇有一個木刻的牌位再看那些有求必應誠則靈種種硃漆泥金匾額重重疊疊把四壁粉牆遮得沒有一條白線神龕上的香燭燒作一叢也分不出來彼此的界限中樑高掛一盞神燈地上高架一座化紙爐棕結的蒲團一排擺了七個神龕左右還陳列着四個鐵筒幾本符籙那照應案頭上香火與招待一般男女香客也不是和尚也不是道士乃是四個不滿二十歲的童子都打扮得如花朵兒粉團兒似的他三人看了一會勉強完了各人的燒香手續祇見許多香客進來出去絡繹不絕真是九流三教亂得一時也分他不清老殘等就在仙壇裏面隨意勾留了一會比時也沒有什麼黑臉大漢跟隨他等接着有兩個童子笑嘻嘻的迎上前來仍是行那清代奴僕的禮節見着老殘等各自打了一抒柔聲曼語的詢問他等姓名老殘便向申子平等使了一個眼色彼此也都會意林伯襄也接着笑道你等是這裏什麼人你倆都叫什麼名字詢問咱們的姓名怎地

當頭一個童子說道咱們兄弟四人都是褚大人分派在這裏伺候仙姑太太白天招待各處來的香客夜裏就照應仙壇上面的香火小人名叫阿殊又指着剛來的說道他叫阿慧還有兩個同事叫做阿明阿寶今前來冒昧請教三位老爺的名諱這乃是仙壇上照例規矩要給仙姑太太留一假香火緣的說話之際阿殊笑嘻嘻從衣袖裏掏本簿兒簿面上寫着結香火緣四個大字申子平一見他呈上這一個本兒心坎上就老大的不滿意但是這一斧頭業已砍將上來要想躲避也來不及了祇好將那一本簿接過來打開一看見最前兩頁都是寫了幾個大閻老什麼黎元洪馮國璋還有各省的軍民長官足有十分之八都寫在上面那些什麼勳位寶星嘉禾章種種頭銜都寫得一字不漏還有許多清朝的大老官什麼頭品頂戴雙眼花翎一切花樣也寫得十分工整好像刻板似的但是那人名之下並沒有寫什麼募捐的字樣申子平看着笑道哎呀這都是許多閻人咱們怎麼能夠混在一處咧再說你們這簿兒上又未寫募捐字樣若

空。空。的。留。一。個。姓。名。似。這。等。就。可。算。得。是。結。香。火。緣。嗎。老。碌。林。伯。裏。等。也。接。着。笑。了。一。會。却。把。阿。殊。阿。慧。笑。得。臉。色。緋。紅。還。是。阿。慧。的。口。利。接。着。說。道。諸。位。老。爺。又。何。必。自。視。太。薄。咧。咱。們。仙。姑。太。太。對。於。人。類。是。一。視。同。等。沒。有。什。麼。階。級。分。別。的。再。說。這。香。火。因。緣。也。不。是。銀。錢。所。能。夠。買。得。來。的。那。募。捐。又。是。一。事。這。結。緣。又。是。一。事。再。進。一。步。說。罷。也。並。不。是。請。諸。位。老。爺。寫。了。台。篆。在。簿。兒。上。就。算。得。是。結。香。火。緣。不。過。這。乃。是。第。一。步。的。手。續。果。真。要。結。香。火。緣。還。得。諸。位。老。爺。虔。心。做。去。也。有。花。了。許。多。冤。枉。錢。始。終。不。能。見。得。仙。姑。太。太。的。影。子。也。有。並。不。花。費。一。文。錢。仙。姑。却。很。看。重。他。的。老。殘。聽。他。這。話。說。得。很。有。意。味。忙。攔。住。申。子。平。等。話。頭。搶。着。說。道。你。們。莫。要。誤。會。了。我。們。並。不。是。銀。錢。上。說。話。想。仙。姑。太。太。他。乃。是。神。仙。之。體。也。決。不。將。這。銀。錢。看。得。寶。貴。的。如。今。我。實。對。你。倆。說。罷。我。們。都。是。販。賣。米。糧。的。商。人。這。一。次。到。上。海。去。販。賣。糧。食。就。聽。人。傳。說。南。京。七。家。灣。諸。公。館。裏。有。一。位。仙。姑。太。太。乃。是。一。個。活。神。仙。真。可。算。得。求。財。得。財。求。子。得。子。並。且。還。能。與。凡。人。見。面。

談話。因此咱們同夥三人都抱着一片至誠心要來叩見仙姑太太的說時就在那簷兒上自己寫了梁鐵臣三個字申子平見他寫的乃是假姓名也就寫的王大發林伯裏寫的李源各自寫畢交給阿殊林伯裏接着又問道仙姑太太究竟是個什麼樣兒恁們想必相見的可能略說幾句。咧阿殊便將舌頭直伸復說道仙姑太太曾經吩咐嚴守祕密倘若洩漏一個字那是要遭五雷擊頂的老殘便說道我們也不一定要你爲難但是有一樁事兒須得你們說明白接着就問他等求見仙姑太太的手續比時天色業已將晚了許多香客都紛紛走去阿殊一見那些香客都走了大半阿明阿寶也走近前來招待阿殊復問道三位米客老爺可真是誠心來請見的嗎申子平道這還有什麼假意咧阿殊又與他們夥子裏弟兄等互視了一會彷彿都有爲難的模樣林伯裏道我們求見仙姑太太也沒有什麼別的用意祇求他老人家賞見一面咱們問一問自己的禍福就算得了阿慧接說道天色也不早就請三位老爺後堂坐罷申子平頓異道這又

是什麼意思。阿明笑道：「這求見的規矩咱們還不曉得。還得在老師傅面前請示的三人也不多說。就隨着阿殊等繞過仙壇，又到了一進房屋。阿殊等讓他們進了東廂，好像是一所內室的會客廳。陳設得還不十分惡劣。阿明阿寶二人又忙着燃火獻茶。阿殊又忙着去辦菓食。祇有阿慧一人陪着。他等直到燈火燃起來。阿慧又送上三張黃紙單兒。笑着說道：請諸位老爺親筆填寫。方好拿去請示的三人。一看原來是一份請見仙姑太太的志願書。當頭須要填寫自己的姓名。籍貫事業家產住址與本人的八字。接着就要寫請見的理由。最後還得請見的人每人須出五十元的香火費。這一條下面須得請見人親自簽押。老殘等見了這一張黃紙都暗自好笑。隨意就填寫完畢。阿慧便捧着去請示。不多一會阿慧方進房。說道：老師傅業已代請示了仙姑老爺。說三位老爺都有仙緣。但是今天的甲子不好。須得後天壬辰日纔大吉大利。請後天夜晚十點鐘。再來罷。三人聽了也不便多說。便起身辭去。再說老殘等出了褚家大門。一直都奔到老殘家。

寓所裏彼此胡亂喫了晚飯。大家又說到求仙的事。老殘道：「這事可不必再加討論。我已決定。他是一種騙局。恐怕這黑幕之中不盡騙人的金錢咧。如今咱們也不必再研究他的真假了。祇問這等機關是不是社會上的禍害。我們可有什麼力量打破這等禍害機關？」申子平道：「我也贊成。去打破他的。但是如何方能夠打破地？」我實在沒有把握。林伯襄道：「除非借重武力。老殘道：「你這個方法却很好。無奈這武力的人材又從何處尋找？果能尋找這等人材，我就可以去打先鋒。」申子平道：「這確很容易的。鄒長勝與我是至好的朋友。後天要他多派幾個人聽咱們指揮。那還怕辦不到嗎？」老殘道：「既然如此，這事就更外好辦了。三人復又討論了一番。次日各人又分頭去提兵調將。迨到第三天清晨，老殘便搖着串鈴兒就在褚公館的前後左右繞了一個圈子。復到晚間，又與申子平、林伯襄二人飽餐了一頓。約在九點鐘左右，直奔到褚公館。依舊買了香火票，進去到了仙壇。祇見一般香客紛紛散去。復見阿殊等，鑿頭鼠目般東張西望，好像盼望什麼。

人來似的猛地懾着。申子平、阿殊等便都直奔向前。圍圍將老殘等三人圍住，半推半擁，仍舊將他等擁進內室。那閒會客廳次第獻罷，烟茶老殘與申子平、林伯襄三人各人掏了五十元交給阿慧。阿慧將那款子捧去半晌，纔進房說道：仙姑太太已吩咐下來了。今夜三鼓方能與諸位老爺見面的。他等雖然很不樂意，但是已到了這個地位，也就不能急在一時了。於是靜心等候。此時阿殊等四人好似串走馬燈樣兒，在他就們左右繞個不住。良久，外面的香客都走盡了。忽見阿慧、阿明二人匆匆奔進房來，悄聲說道：仙姑太太傳三位老爺進見老殘等忙站起身跟着。阿慧等前去又穿了兩進房屋。他們正上台階，迎面撲來一陣風，就將阿慧手中的燈火吹滅了。再看正室之中，燈燄都作慘綠的顏色。阿慧等頓時止步，分列左右，悄聲老殘三人說道：仙姑太太快來了。請三位老爺注意，倘若仙姑太太吩咐些什麼，那是不可抗命。小心五雷擊頂咧。三人應着進了正室。祇見中央高掛着一張黑幕，室中祇掛一盞油燈，別無一物。三人剛行了跪拜禮。

忽聽腦後如霹靂般一陣怪響。他二人纔轉臉一看，并沒有什麼怪異。就在這一剎那之間，突見黑幕之前端坐着一個絕色女子。年紀約在十六七歲，真算得是天生麗質，美豔無倫。座前橫睡着一個黃色狐狸尾，還拖着幾根花翎，好像野鷄尾巴似的。可恨那一盞油燈光微，小如豆，不能看得清白。但是他們三人這時心坎裏大家也不暇再去分辨真假了。老殘他雖是一個好走江湖的人，驟見這等神怪，也就不敢自信。先時揣度的事都不錯啦！他三人正胡思亂想的時，忽聽那仙姑太太柔聲喚道：「李源，你休得瞞我。你乃是一個仕宦，大家並很愛做慈善事業的。你這一生可以榮華富貴到老不衰。我與你本有仙緣。今夜你可不必……」剛說到必字，驟聽前堂一陣喧嚷，再看那仙姑太太也不接說下去。舉動之間，狠現出倉皇的形狀。比時老殘的心裏明白，他也不驚慌，也不忙亂，仍向那女子問道：「仙姑的話兒說錯了。李源他乃是米商，全靠他一人做事生活，那算什麼？大家咧！」仙姑看我是一個什麼人咧？比時前堂喧嚷之聲越嚷越近，越鬧。

越。大。了。那。仙。姑。太。太。彷。彿。很。不。耐。煩。便。發。怒。道。你。不。是。一。個。好。人。我。要。去。了。剛。說。到。了。字。那。女。子。與。狐。狸。的。影。兒。頓。時。不。見。了。老。殘。這。時。實。在。忍。耐。不。住。一。奮。身。跳。上。案。頭。纔。舉。手。去。揭。黑。幕。忽。見。幕。裏。跳。出。一。個。長。者。乃。是。道。家。打。扮。仔。細。看。去。就。是。在。仙。壇。收。驗。香。火。票。的老。兒。怒。目。橫。瞋。覲。定。老。殘。劈。面。就。是。一。掌。老。殘。雖。然。是。一。介。書。生。文。弱。之。士。但。是。他。因。老。走。江。湖。恐。怕。受。一。般。歹。人。欺。侮。也。就。學。了。幾。手。小。紅。拳。准。備。護。身。禦。敵。的。此。時。他。便。大。顯。身。手。見。那。老。道。劈。面。打。來。他。就。側。身。讓。過。老。道。頓。時。撲。了一。個。空。向。前。栽。出。去。幾。步。老。残。趁。這。空。隙。就。在。老。道。背。後。反。擊。了一。掌。祇。聽。咕。咚。一。聲。接。着。哎。呀。哎。呀。的。叫。苦。原。來。老。道。一。時。自。不。小。心。被。老。残。一。掌。打。跌。下。神。龕。扒。在。地。面。上。祇。是。叫。苦。當。時。申。子。平。林。伯。襄。等。見。老。残。直。冲。上。神。龕。去。揭。黑。幕。復。又。見。一。個。雄。赳。赳。氣。昂。昂。的老。道。迎。出。幕。來。與。老。残。交。手。他。等。默。想。老。残。乃。是。個。文。弱。之。士。怎。麼。是。他的。對。手。咧。早。給。老。残。捏。着。一。把。冷。汗。不。因。不。由。那。兩。條。不。爭。氣。的。腿。幹。兒。瑟。瑟。價。抖。個。不。住。轉。眼。見。那。個。老。道。彼。老。残。

打。得。扒。在。地。面。連。聲。哼。着。叫。苦。他。倆。的。精。神。頓。振。也。不。似。先。時。那。般。瑟。瑟。作。抖。了。接。着。磨。拳。擦。掌。大。聲。嚷。道。打。……打。……這。些。混。賬。忘。八。蛋。原。來。都。是。些。騙。子。打。……打。……但。是。他。等。雖。然。這。般。耀。武。揚。威。高。聲。大。嚷。却。未。曾。進。前。半。步。誰。知。他。等。這。幾。聲。喧。嚷。可。把。個。事。兒。險。些。嚷。壞。了。接。着。就。見。前。堂。擁。進。來。四。五。個。大。漢。蜂。擁。般。前。來。捉。他。等。三。人。老。殘。一。見。來。勢。不。佳。也。顧。不。得。再。進。黑。幕。裏。捉。拿。妖。怪。轉。身。就。跳。下。神。龕。大。耍。他。的。小。紅。拳。伸。與。那。幾。個。大。漢。奮。鬥。起。來。左。三。右。五。上。七。下。八。亂。打。作。一。團。畢。竟。老。殘。乃。是。一。個。書。生。的。底。字。根。本。上。的。實。在。工。夫。總。覺。有。些。薄。弱。漸。漸。兒。鬧。得。眼。花。了。祇。有。招。架。的。工。夫。却。沒。有。還。手。的。能。力。正。在。兩。難。之。際。老。殘。重。閃。一。腿。跳。上。神。龕。一。脚。把。那。盞。油。燈。踢。滅。了。頓。時。昏。天。黑。地。大。家。抱。着。打。黑。拳。當。這。個。時。候。前。堂。擁。進。十。來。個。大。漢。大。聲。嚷。道。鐵。老。爺。多。賣。他。幾。拳。前。面。那。些。兔。崽。子。都。被。咱。們。打。散。了。那。與。老。殘。交。戰。的。幾。個。大。漢。聽。說。自。家。兄。弟。夥。子。都。被。外。來。的。人。打。得。落。花。流。水。誰。敢。再。戀。戰。呢。於。是。你。也。重。打。一。拳。我。也。重。掃。

一脚都從黑處跳出了戰線。老殘早已看得明明白白。因爲那些大漢雖然看若十份凶惡，却都是狐假虎威。供人驅使的爪牙，借此混一碗飯喫的便高聲嚷道：兄弟們，大家可辛苦了。那些敗賊不可窮追。咱們還是捉假妖怪。要緊。接着燃起了燈火，四處尋找老道與那什麼仙姑太太。那裏還有他們的影兒咧。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章分解。

◎ 豐箋緝珠

逸梅

君博工詩善書，又能繪事。嘗有驚鴻百影之作。朱左芬女士題之以詩，抱嬰云：盧家少婦不知愁，十六生兒字阿侯。秀髮明眸聰慧極，輕搖小鼓伏肩頭。理妝云晝長，無事起來遲一角。方窗透竹枝，姊妹情深相戲慣。朝朝替換理青絲，清麗有致與畫可謂雙絕矣。

上海乞丐的團體本是統一的。不久因爲討飯問題上起了爭端才分了南北兩派。彼此各守地盤不得侵越界限。遇着什麼紅白的事情。丐頭就備了些不值錢的禮物。每晚總結的成數着實可觀。故而丐頭走到人前都是衣衫漂亮。甚至家中還擁着幾位妖嬈的姨太太。誰也瞧不出他是畢三之王呢。說到丐頭手下的那羣小嘍羅。這種進項別想分潤一文。不過染了黨派的臭味。甘做他丐頭的傀儡。一有什麼事情的時候。幫着他丐頭搖旗呐喊。壯壯他的聲勢罷了。今年三月裏南北丐頭在新北門隙地上集過一次會議。不曉得討論的什麼大事。後來只因人數愈聚愈多。才被警察解散。有人猜度。這次南北丐頭攜手大約是關於統一的會議。我說那些乞丐吃了丐頭多少苦。自是想謀統一。只是一經統一了南北丐頭說不定保不住他。原有的地盤他又何必急急的唱那統一的高調。還是遇着人家有紅白事。登門叨擾。幾文的合算多呢。

小偵探
毒瓶

張碧梧譯

第八章 情場小刦

約翰和勞埃走到一個涼亭裏面坐在飛來椅上。這個涼亭果然很僻靜離開正屋也很遠。正是他們密談的好所在。勞埃點上一枝紙烟道：「你方纔說烏得維爾夫人原來就是他。試問這個他字又指着誰呢？」約翰道：「講起這段歷史來，很有些奇怪。但是也決非無稽之談。」他說時也點上一枝紙烟，吸了幾口道：「我到印度去有許多人說我是去遊歷。其實我是去辦地毯運回來做生意。你必然曉得這個情形。」勞埃道：「我常聽人家說起，豈有不曉得的道理？請你快說正文罷。」這時已將近晚餐了。約翰道：「你且聽着罷。話說我在印度的時候，住在薩須密爾旅館。有一天晚上，我剛

正吃過晚飯坐着吸煙忽聽見外面有一陣歌聲順着風吹到我的耳裏旅館中人就說是跳舞隊來了果然不多一刻旅館的大門就推開了走進幾個青年女子在客堂裏跳舞了一回許多旅客湊了些錢賞給他們他們隨即去了據旅館中人說這個跳舞隊每晚都得到各旅館裏跳一會唱一會討幾個錢去簡直就是他們的生意當時我見那個跳舞隊裏有一個女子容貌很好我不由得很喜歡他橫豎我本閒着無事就跟着他們走出旅館一直到了一所矮屋前面他們都彎着腰走了進去我却立在外邊呆呆的望着不多一刻工夫他們又從裏面出來各人肩頭上都扛着一個瓦罐子在附近的水坑裏各人汲了一瓦罐水勞埃聽到這裏笑着問道那時你還跟着他們麼約翰道正是我見那個容貌最好的女子距離我很近我就很命的賞覽了一會但是他並未留心我仍舊低着頭走他的路後來我挨到他的身邊拿出三個金錢給他看道倘若你在這裏歌舞一番我就把這個給你那時我嘴裏這般說心裏很怕他不肯答應不料他

竟答應而且用英語回答我。我又教他的同伴一齊走開去讓他一人跳舞。他就在月光之下歌舞起來。你想那時月明如鏡再有一個美人且歌且舞那種境界怎能不令人心動呢？勞埃道我想你既這般愛他想來定已見過他的面孔。約翰道我却不是那種急色兒。我等他唱完也就讓他回去。第二天我也就離開那個地方。他的消息如何我自然不得而知。但我時刻記念他。因為我和你雖無不道德的行為。但我愛他的心却如火之熾呢！勞埃道以後你回來的時候再經過那個地方當然還是住在那家旅館可曾看見他？約翰道晚飯之後雖也來了一個跳舞隊。但沒有那個女子我問旅館中人他們說自從上次來過之後就一直沒有來過或者已到克爾克。他去了我又打聽他的名字原來他名叫佛迪基勞埃。攔住他問道這個佛迪基難道就是烏得維爾夫人麼？約翰道正是。再說那時我既未看見他又不知他的去向心裏覺得很不快活誰知事有湊巧我到了克爾克他竟然遇着他了。當我初到克爾克他的時候本是向四面八方探聽。

他的所在怎奈竟打探不出有一天天色已快晚了我走干治斯河岸上閒逛忽然聽見後面有許多脚步聲音我回頭一看正是一羣年輕的婦人笑嘻嘻的走過來我一眼看見當中有一個婦人活像佛迪基我不由得喊了一聲那婦人果然聽見望了我一眼就走到我面前問道先生你呼喚我何事我見他果是佛迪基情不自禁就緊緊握了他的手又親了一親他見我這樣起初很現出驚慌的樣子後來却道哦我想起來了原來正是你先生又苦笑道有一次承先生的厚愛叫我歌舞一會給我三個金錢我至今還很感激祇可惜那三個金錢我並未曾用着那種淒苦的光陰真叫人不堪回首呢現在我已隸屬別人隊下這個隊長很爲和善准許我們自由出來行動當時我和他站在那干治斯河岸上談了好多一會直到夜深方纔各散這種風流韻事至今我還牢記着勞埃道第二天又怎麼樣了呢約翰道第二天我就回到紐約來了勞埃道這樣說來你自然是爲愛他現在可還愛他麼約翰道他己是有夫之婦我還愛他做甚麼

勞埃。你。且。聽。我。說。後。來。的事。還。格。外。有。趣。呢。後。來。我。可。到。克。爾。克。他。去。本。想。去。尋。他。怎。奈。不。曉。
他的。住。址。我。也。就。罷。了。不。料。一。天。晚。上。我。到。一。家。咖。啡。店。裏。去。見。有。許。多。人。有。的。喝。咖。啡。有。的。吸。
烟。還。有。的。躺。在。睡。椅。上。很。爲。熱。鬧。一。座。平。台。上。面。放。着。五。六。種。樂。器。我。知。道。是。跳。舞。也。就。揀。了。一。
個。座。位。坐。了。下。去。不。多。一。會。就。來。了。幾。個。跳。舞。的。人。又。過。了。一。刻。工。夫。忽。聽。得。有。人。喊。道。他。來。了。
他。來。了。當。時。我。不。知。道。他。是。誰。就。定。睛。一。看。見。右。邊。月。亮。門。裏。走。出。一。個。絕。世。佳。人。穿。着。跳。舞。衣。
那。件。跳。舞。衣。不。知。道。是。甚。麼。織。成。祇。覺。得。遍。體。發。亮。光。彩。奪。目。這。佳。人。的。舉。動。處。處。能。個。引。起。人。
的。美。感。我。心。中。暗。想。道。不。料。除。了。佛。迪。基。而。外。還。有。這。等。的。美。人。恨。我。不。是。詩。家。不。能。做。幾。首。讚。
美。詩。又。不。是。小。說。家。用。字。面。形。容。他。的。妙。處。祇。能。說。他。的。歌。喉。嘹。亮。好。似。鶯。聲。一。般。各。種。樂。器。不。
疾。不。徐。的。和。着。真。叫。人。聽。了。心。中。大。快。我。也。就。聽。得。發。呆。了。他。唱。完。之。後。就。坐。在。一。張。椅。子。上。離。
開。我。很。近。我。這。邊。一。看。清。他。的。面。貌。原。來。正。是。我。時。刻。記。念。着。的。佛。迪。基。他。的。姿。色。比。從。前。更。美。

我既看。清。是。他。心。中。好。似。小。鹿。一。般。突。突。的。跳。個。不。住。但。他。似。乎。並。不。會。注。意。我。勞。埃。道。大。約。他。已。忘。却。你。了。約。翰。道。他。並。未。忘。却。我。因。爲。那。時。實。未。嘗。看。見。我。他。坐。了。不。一。刻。這。纔。看。見。了。我。他。就。繞。到。我。的。面。前。低。低。的。說。道。你。隨。着。我。來。我。聽。了。這。句。話。好。似。得。着。命。令。何。敢。怠。慢。就。立。刻。跟。了。他。去。我。見。他。走。了。不。多。遠。他。站。在。一。顆。大。樹。下。面。和。兩。個。人。談。了。幾。句。就。走。過。大。街。進。了一。條。小。巷。我。也。就。跟。進。去。他。忽。然。回。頭。向。我。做。手。勢。叫。我。躲。起。來。我。雖。不。明。白。是。甚。麼。意。思。但。必。有。道。理。我。就。藏。在。一。道。短。牆。後。幸。而。那。路。燈。昏。暗。我。不。曾。被。那。二。人。看。見。我。等。他。們。已。走。過。去。方。纔。出。來。佛。迪。基。向。我。道。這。兩。個。人。是。我。的。老。主。顧。倘。若。他。們。看。見。你。跟。着。我。就。有。許。多。不。便。我。們。到。英。國。館。子。裏。去。罷。那。就。再。不。能。遇。着。他。們。了。我。們。就。一。直。到。了。英。國。館。裏。暢。談。了。一。會。曉。得。他。的。住。處。離。開。我。住。的。旅。館。並。不。多。遠。那。時。我。被。生。意。拖。累。着。不。能。在。那。裏。多。耽。擋。臨。行。的。時。候。祇。得。再。三。囑。附。他。時。常。通。信。如。果。搬。家。或。到。別。地。方。去。都。得。寫。信。告。訴。我。他。一。一。的。都。答。應。了。誰。知。終。

來。他。也。沒。給。我。一。封。信。等。我。再。到。克。爾。克。他。依。着。先。前。的。地。址。去。尋。他。但。已。門。庭。依。舊。故。人。已。非。了。勞。埃。道。以。後。你。就。沒。再。看。見。他。麼。約。翰。道。當。我。離。開。克。爾。克。他。的。前。一。天。我。正。走。在。一。條。很。熱。鬧。的。街。上。見。有。一。部。很。華。麗。的。車。子。走。了。過。去。我。從。車。窗。子。看。見。車。中。的。坐。客。正。是。佛。迪。基。勞。廸。道。他。那。能。這。等。闊。綽。約。翰。道。當。時。我。原。不。解。如。今。看。來。那。時。他。或。已。和。甲。克。結。婚。了。約。翰。說。到。這。裏。抬。頭。看。見。烏。得。維。爾。夫。人。正。站。在。客。堂。裏。許。多。客。人。圍。繞。着。他。有。一。人。高。聲。道。務。必。請。夫。人。唱。一。齣。印。度。歌。勞。埃。聽。了。這。話。就。挽。着。約。翰。的。膀。臂。說。道。我。們。走。近。些。也。好。聽。聽。呀。二。人。就。離。了。涼。亭。站。在。一。個。窗。子。外。面。又。聽。得。烏。得。維。爾。夫。人。道。我。唱。就。是。了。你。奏。琴。便。了。那人。道。好。烏。得。維。爾。夫。人。就。放。開。喉。嚨。唱。了。起。來。甲。克。站。在。旁。邊。笑。嘻。嘻。的。望。着。他。夫。人。又。用。他。那。雙。大。手。一。起。一。落。替。他。夫。人。拍。板。約。翰。聽。了。這。段。譜。就。向。勞。埃。道。我。在。印。度。聽。他。唱。的。也。就。是。這。段。歌。了。

第九章 意外遭逢

當這個時候那些客人各尋各的朋友三人一叢五人一堆在那裏說笑勞埃和約翰却仍舊站在園裏勞埃道我們既不進去不如散罷約翰道我們既已擋起正事跑到這裏來又何必急急忙忙的回去我料烏得維爾夫人必還有新奇的事勞埃道祇願這裏好頑我們的正事就得停頓了約翰道不必多說我們到客堂裏去罷看官們約翰起初不願意來既勉強來了又不願到客室裏去和那些客人周旋如今又不肯走前後好似兩人這是甚麼道理難道他見了烏得維爾夫人就是佛迪基觸動舊情不能捨去麼我敢斷定約翰決非這個意思他必然另有用心這時却未便說出請你們看了下文便可明白了

約翰拉着勞埃走進客堂方纔跨進門限烏得維爾夫人已經看見他們就道你們躲到那裏去的何以我尋了半天總尋不着你們這個時候他的神情已不像先前很爲鎮靜一會已到了晚餐的時候那許多客人部圍繞餐台坐着玻璃酒杯裏盛滿了黃色酒大家痛飲了一會就高談

闊論起來。聲音嘈雜。好似一羣野鶴。他們所談的都是烏得維爾。最後在瓦兒搗夫的舊事。烏得維爾夫人果然長於口才。隨着衆人侃侃而談。他的口氣很為闊大。甚麼跳舞隊呀。甚麼隊長的。好歹呀。自然一字不題。本來照他現在的情形。縱然說出那番話來。又有那個去相信他。慢說別。人就是勞埃。也不相信。以爲約翰方纔說的那番話。怕是無中生有。或是言過其實。他想探探烏得維爾夫人的口氣。就問他道。夫人現在所處的地位。比較在印度的時候。自然是大不相同了。烏得維爾夫人聽了。笑了一笑。就說出一大篇話來。非但不羨慕現在的境遇。舒服還說印度的風景怎樣。幽秀真個說得淋漓盡致。後來又談到他的家世和家產。叫旁人聽了。自然承認他是貴族的公子。這時甲克坐在旁邊的椅子上。聽他夫人說一聲。也不響。臉上滿含着笑容。聽到痛快的地方。忽然站起來。走到一個少年旁邊。復又坐下。這少年面孔略長。皮膚帶些紅色。鼻上架了一片眼鏡。就是方纔請烏得維爾夫人唱歌的那人。他見甲克在他的旁邊。就咕咕嚕嚕。

和甲克說個不了。約翰很注意這少年，又假意和他周旋，問明他的名字叫做佗里。晚餐吃完，衆客都紛紛散了。這個客堂裏除了主人夫婦和佗里外，就是約翰和勞埃。約翰向主人道：我們也要告辭了。烏得維爾夫人好似不會聽見，還是滔滔的談個不住。一會甲克和佗里也走出客堂。烏得維爾夫人又向約翰道：我收藏的絲織品很為精美，我怕你從來未曾賞識過，請隨我來。我給你賞鑒一番。他說完就在前面引路。約翰也就跟着他到了一間小房裏，祇見四壁都裝滿刺繡品，五光十色，很為悅目。約翰誇贊了一回，仍和烏得維爾夫人回到客堂，說道：像這樣的精品，真是不可多得。又閒談幾句，就和勞埃告別。主人走了出來，勞埃道：他請你去看刺繡品，必是託詞。他必和你談了許多祕密話。約翰道：你這就冤枉人了。那些刺繡品當中有一件繡花羅衣，還是他在克爾克他穿着跳舞的勞埃道：你說他在印度的時候，不過是個普通的跳舞女郎，那有財力穿上繡花羅衣？約翰道：但是他後來在咖啡館跳舞的時候，衣服也很闊綽了。他們談着走着。

不多一會已到了勞埃的門口。勞埃道我們必須用盡力量積極進行快將法靈唐兄弟倆救出。纔好。約翰道這個自然我刻刻放在心上。勞埃笑道你說得這般懇切何以又肯耗廢光陰（句）約翰接着說道這個不能算是耗廢光陰。今天晚上我們幸而到這裏來和我們很多益處。因爲那個烏得維爾夫人很能幫助我們緝拿凶手呢。

第十章 夫婦勃谿

光陰過得很快不知不覺已過了幾天。約翰和勞埃雖各處去打探也沒得着一些消息。放眼瞧過去前途有無希望毫無把握法靈唐家中自然是急得甚麼似的最傷心的事就是從前常來常往的那班親友們現在都不上門來偶而在街上遇見也都掉頭不顧世態炎涼本來如此莫說他人且說勞埃的父親和里斯利的夫人雖在街上撞見幾次但勞埃的父親好似不會看見連正眼也不瞧他一瞧他既這樣輕視里斯利的夫人他兒子想和納麗結婚他自然是十分反

對。但勞埃常和他父親說道納麗的父親現在雖已入獄，但確是冤枉。不久必有伸冤的一日。他的家聲仍然很好，即或里斯利果是真凶，子納麗也無關係。我和他的愛情仍很堅固。我和他結婚的心已經決定不可改變了。他父親雖很不贊成，但也奈何他不得。祇得隨他去罷了。至于約翰，本是光棍漢也，沒人來管束他。他祇有一個老姑母住在腦烏特，但他從不看報，不曉得這件事。所以約翰的行動倒很自由，能個隨着自己的意思比較勞埃好得多了。

一天晚上，約翰正坐在自己房裏，勞埃推門走進來，就說道：我們忙了這幾天，也沒得着一些結果。這便如何是好？說完又嘆了幾口氣。約翰很冷靜的一聲不響。勞埃又道：你爲何不開口呀？你可曾得着些消息麼？約翰慢慢的回答道：我自然得着些消息了，但是此刻不能告訴你。勞埃望着他，道：據我猜來，你所得着的消息必是從烏得維爾夫人那裏得來的。約翰指着桌上一封信道：你且慢亂猜。你看了這封信自可明白了。勞埃就拿起那封信，只見上面寫道：「自遇君後，吾時」

刻。不。能。忘。懷。君。如。仍。念。舊。情。請。于。今。晚。來。此。一。談。座。中。別。無。他。人。僅。吾。二。人。而。已。昔。日。干。治。斯。河。岸。上。之。景。况。今。晚。大。可。重。題。矣。佛。迪。基。啓。」勞。埃。看。完。把。信。仍。舊。放。在。桌。上。說。道。這。不。過。是。封。情。書。算。得。甚。麼。消。息。你。去。不。去。呢。約。翰。道。他。既。來。約。我。我。何。必。不。去。呢。勞。埃。道。我。以。爲。他。舉。動。離。奇。說。不。定。另。有。用。意。依。我。勸。你。以。不。去。的。爲。是。約。翰。道。這。個。何。必。多。慮。你。怕。他。另。有。用。意。難。道。怕。他。害。我。麼。我。答。應。他。去。却。有。兩。個。意。思。一。則。他。既。來。請。我。必。有。道。理。且。看。他。和。我。說。些。甚。麼。二。則。我。或。能。利。用。他。探。出。些。消。息。勞。埃。聳。起。肩。頭。道。你。既。不。聽。我。的。話。我。也。不。必。多。說。也。不。願。多。坐。就。此。和。你。告。別。了。說。完。他。就。走。了。約。翰。也。不。去。留。他。到。了。晚。間。就。到。佛。迪。基。那。裏。去。及。至。到。了。那。裏。他。見。室。中。的。情。形。和。前。次。大。不。相。同。屋。裏。都。是。漆。黑。祇。有。樓。上。的。窗。子。露。出。很。慘。淡。的。燈。光。看。見。洋。台。上。站。着。一。個。婦。人。穿。的。白。色。衣。服。故。而。看。得。清。楚。正。是。佛。迪。基。這。時。佛。迪。基。也。已。看。見。約。翰。不。等。他。敲。門。就。連。忙。把。門。開。了。讓。約。翰。到。客。堂。裏。坐。下。就。說。道。約。翰。先。生。你。還。記。念。我。麼。約。翰。道。直。

到如今我沒一刻忘却了你佛迪基道。前天晚上客人衆多我不便和你多說話免得惹起人家的議論。約翰道你如今已是烏得維爾夫人當然有這種顧忌但是你怎樣做了甲克的夫人呢請你告訴我佛迪基道你問這句話定是以爲我不過是個跳舞女子如今竟然夫人身分高出十倍境遇自然也很舒服但是你錯了約翰很詫異道這是怎麼說難道你還不舒服麼佛迪基道那能說得上舒服兩個字且待我把這幾年中的歷史講給你聽你就可明白了我和甲克結婚是在克爾克他說到這裏忽然低下頭去兩手不住的絞弄衣帶約翰道我看甲克和你的愛情很爲密切這頭親事自然很美滿的了佛迪基嘆了一口氣道然而我却惡嫌他極了因爲他的能力僅能使我衣食無憂其餘精神上的快樂我沒得着他一點呀說時縐着雙眉似乎很爲懊喪約翰道你這兩句話我可有些不懂請你說個明白佛迪基道然而細細想來又何必去多說反而惹起傷心我還是跳舞一回引你開開心罷佛迪基當即拿出一件跳舞衣裳的四周

都有金銀線的花邊。很爲好看。他慢慢的穿好。又道：「回想我一個人在你面前跳舞的時候。不知不覺已過了好幾個年頭。不想今日還能如此舊事重題。令人可喜又可悲呢。」

佛迪基跳舞之後。約翰不免稱贊了幾聲。佛迪基又忙忙的走到室的那邊。揭開一重繡幕走了進去。一會又走出來。手裏捧着一個盤子。盛了兩個玻璃杯。一大一小。杯中盛滿紅色酒。笑嘻嘻的向約翰道：「這兩個杯子。還是我在克爾克他用的。你還記得麼？」約翰點頭答應。正要拿起杯子。喝酒。忽聽得外面階石上有很沈重的脚步聲。佛迪基急忙從窗子朝外一看。臉上就露出很驚慌的神情。低低說道：「壞了！我丈夫回來了！」約翰直跳起來道：「你好！你好！」佛迪基道：「這是怎麼講約翰？你爲何有意作弄我？」佛迪基道：「我何嘗作弄你？你敢是發瘋？」約翰道：「我已識破你的好計了！」佛迪基道：「此刻和你糾纏不清。你暫且躲到那幕子後面停一刻。和你再說。」約翰道：「我躲在那幕子後面。你丈夫就不曉得麼？」佛迪基道：「他從來不進去。你快去躲罷。」約翰無可奈何。祇得躲。

在那幕子後面佛迪基睡在睡椅上假裝睡着以爲沒有形迹被人看破了不料甲克早已看見進到裏面就把佛迪基搖醒高聲問道那個人那裏去了他夫人道你問的是誰甲克道方纔和你講話的那人他夫人道我和誰講話你可是神經紊亂這樣胡說亂道麼甲克道這是我親眼看見你還想瞞過我麼那人究竟是誰你把他藏到那裏去了他夫人道你這種不倫不類的話我却不能回答你甲克忽然笑起來露出他那嘴凹凸不平的牙齒道你以爲我真個不認識那人麼老實說罷他的名字我都曉得他可不是約翰哀那爾得麼那天晚上我看見你們的神情本就有些疑惑了他夫人道那天是你要去請他不是我叫你去請的呀甲克道我特地請他來也有個道理他夫人道是甚麼道理甲克道這個不要你問當時我見你們的神情委實使我非常疑惑這兩天我不到非爾代而非去也就爲的此事當那人進來的時候我恰巧在園裏故而看見並不見他出去想他必還在室裏你雖想賴個乾淨然而也賴不過去我已把一道道門上

都已上了鎖。料他也逃不出去。不如你叫他出來罷。這時約翰躲在繡幕後面。他們說的話。本聽得明白。恐怕甲克來侮辱自己。又怕他難爲他夫人。心中好不發急。想再聽下去。怎奈他們又說起印度話來。約翰雖也略懂印度話。但僅能聽出個大意。只聽甲克的夫人說道。我想你的意思。定是以爲那個約翰是我的情人。我老實和你說罷。莫說他不是我的情人。我縱然有了情人。也不必怕你何必這樣遮三喚四的騙你呢。甲克聽了這番話。就伸出他的大手。似乎要來打他夫人。但是他夫人一些也不懼怕。從腰裏拔出一柄短刀。高高舉着道。你何必裝腔做勢來嚇我。你要曉得這種恫嚇手段。毫不適用了。慢說你是空手。我固然不怕你。你就是手拿刀鎗。我也有抵抗你的能力。且而你也不及拿手鎗。我早就一刀把你殺死。甲克很爲發怒。道你這無禮的婦人。這還了得麼。但是你有一天在我的掌握中。你留神些好了。他夫人道。你不必如此發怒。你既說這屋裏藏着生人。你儘可去報告警察。叫他們來搜。又笑着說道。倘若搜不出生人。那就是你冤。

枉自己的妻子偷人看你還有顏面出去依我勸你你有這種好精神還是用到營業上去或能多賺幾個錢和我亂鬧有何用處甲克被他夫人說得不則聲坐在椅子上用手遮着臉道我奈何你不得但我能個殺死那人也可出出我的恨氣他夫人道他有甚麼罪你能殺他麼倘若他和你爭鬥起來你自問打得過他麼甲克烏得維爾你還是安靜些好你若不來干涉我的事我也替你守着那件祕密不然你可莫怪我了甲克聽了這話也高聲道難道你沒有騙人的事麼他夫人道我有甚麼騙人的事你不妨說出來甲克道你在克爾克他的歷史那人完全曉得倘若他宣佈出來你看怎樣去做人這樣看來那人對於你本身似乎是害無利他夫人道這個我儘可放心因爲他必然不肯宣佈出來密司脫烏得維爾我們也不必多說了我有一個很簡單的問題請你答覆你若不傷害那人我自當替你謹守祕密否別我就一一說將出來看你可不能安然無事甲克低頭不響他夫人又道密司脫哀那爾得我信他是個誠實君子他決不洩露

我的歷史。我問你的话。你以为如何。这时他们兩人已站近些。說話的聲音也低了。但約翰還能聽見甲克說道。你願意那人不死麼。他夫人道。他爲甚麼要死呢。甲克道。他究竟在室中麼。如果還在室中。請他趕快出去。他夫人道。你不必多問。甲克道。那麼他真個在室中了。又嘆了一口氣。道。我爲情勢逼迫着。不得不讓他一步。他夫人道。你快出去罷。甲克道。我到臥室裏去。他夫人道。也好。等那人走了。你再到這裏來。我還有話和你說。呢。甲克也不答應。垂頭喪氣的走了出去。他夫人聽得他的脚步聲音。確已上樓。這纔揭開繡幕。道。你出來罷。約翰走出來。道。你的手段真辣。但若我走之後。他再和你爲難。你將怎樣對付他呢。佛迪基道。他非常愛我。他不忍打我。方纔。他是氣頭上的話。不能作數的。約翰道。但是他愛你的心必然及不上恨我的心。而且愈愛則妬。心愈重。你要防備些纔好。佛迪基道。我自有辦法。你請放心。方纔我們說的話。你都聽見麼。約翰道。我祇聽見幾句。你說他有祕密事。究竟是甚麼事呢。可以告訴我麼。佛迪基向後退了一步。道。

我不過這樣說了嚇他並沒有甚麼祕密事說着就引約翰出了大門他隨卽反身進去約翰自言自語道祕密事祕密事我必打聽清楚我想甲克必然做下甚麼犯法的事忽又轉了一個念頭道他也是老印度或者和邁生被告的事竟有關係如果真個這樣前日我有些疑心他却非我神經過敏了。

●論相

楊在茲

客有迷信相術者偶與風鑑術士遇術士曰尊格貴甚客大喜請相術士曰相君之頭疊也相君之眼鼠也相君之鼻鷹也相君之口狗也相君之耳猪也客聞言而大怒欲飽以老拳術士曰何怒爲君之相類於禽獸者此其所以貴也相書云相隨心轉君之心吾不敢言客詰之術士曰吾不敢言客固詰之術士曰君之心其毒如蛇客聞言轉怒爲喜大笑曰此吾之所以貴也

欲求書寫工整

世界書局新出的

名人真蹟字帖精華

▲結構謹密筆勢挺拔
▲奇偉瘦勁各擅其長
▲人手一編專心臨摹
▲用功百日揮毫如意

下列各書每冊之首俱附有一文
學書學法一章，用具篇學書學
外埠函購折價低廉，碼七
郵票代洋一元，足通用。

楷中楷中楷顏真卿
楷柳公權
楷歐陽詢
楷褚遂良
楷虞世南
等慈寺碑
衛景公碑
精華

(新書出版)

生 世 界 書 局

上海四馬路中市紅屋

目 次

□ 快活第十二號要目預告

◎ 特刊名著 ◎

園中 江紅蕉

瓜棚下 沈禹鐘

雪浪春痕 王蘊章

新婚避暑記 張碧梧

清涼世界 程瞻廬

三度避暑 張舍我

◎ 短篇小說 ◎

林中（法國小說大家毛柏桑名著）………張枕綠

白馬生………吳哲圃

賣錫婦………徐夢漁

如此良人………陳蟄庵

大律師………唐忍庵

雙鈴………嚴芙孫

賣花姊妹………姚民哀

盜穴尋妻記………李鏡安

◎長篇小說◎

社會近十年目覩之怪現狀………李涵秋

小說哀情燕雁離魂記………徐枕亞

口紳商士女……行號公司……欲辦

『婚喪喜慶的禮品』

『廳堂臥室的裝飾品』

『逕秀工整的書法文件』

『精美雅麗的美術畫圖』

『維妙維肖的西法放大照像』

莫不精益求精 應有盡有

請到上海四馬路中市紅屋世界書局選購

各界諸君如欲購辦禮品請駕臨上海四馬路紅屋世界書局信託部禮品件參觀如蒙賜顧定價蒙道

